

## 仲秋随感

白东芹

感觉夏天还在昨天，转眼却又与秋不期而遇。心中纵有万般不舍，亦要与它说一声，明年再见。

朴素的日子，在时光里匆匆流逝。而我们亦是像个陀螺，不停地在柴米油盐，与人来人往中旋转，穿梭。

立于夏末秋初的渡口，看水天一色，看茫茫鸥渡，不禁回首，那些笑过痛过的往昔，到最后，都在写字台上的手稿里落字为安。那些忙于生计的朝夕，且让它们融入在云水之外的灵感，岁岁年年。而我，只愿在每一个静好的日子，沏一杯秋色，安静地品味风起云落。

曾经那些与夏相守的日子，沾雨带香。电风扇旁落下的文字，亦是有着火热的痕迹。面对夏日的灼灼阳光，有时候真的无法平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热浪。只希望，炎热快快褪去，迎来秋凉。其实，无论有多炎热，都不会忘记给自己寻一片清凉。于是，自己就追逐着清凉，纵使脚下并未生出莲花，心中亦是向往着诗和远方。

岁月的脚步，从来都是这样匆匆。而我，被时光的魔轮，推着一路向前。即使偶尔停滞，也不会辜负韶光。

秋窗外，一切依然是葱茏的模样。满树的叶子葱茏着，人群依旧熙熙攘攘着。迎面而来的风，却有了些许凉意。不过是一个朝起暮落，转眼就变幻了季节。

有些仓促，有些不舍。夏天，就这样与我们不告而别。春暖花开的心情，慢慢淡了，淡的如那一池依然婷婷的白荷，淡的如那空山的一场雨，敲开了秋的韵。

其实，隔着许多个冒着热气的暑天，已经听到了秋天哒哒的脚步声。推开那扇关闭许久的心扉，看世事如流，看过客匆匆，看南飞的雁捎走几许牵念。刚刚沏好的这一杯秋色，你可曾闻到它的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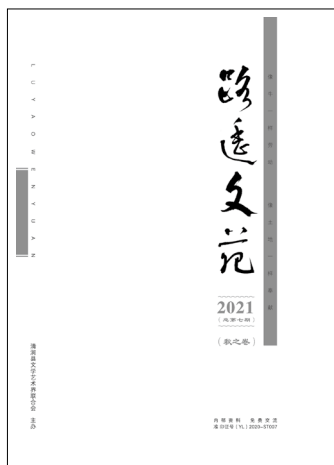
昔日走过的那一条小径，不再鲜花满布，却是秕草离离，秋树葱茏，还有郁郁青藤爬满的篱笆墙。迎面而来的风，像个故人，轻轻来，又慢慢去。

我向来是喜欢秋的。如果说春天属于百花齐放，美轮美奂，夏天属于蝉鸣蛙叫，绿意葱茏。那么，秋天便属于果实累累，草枯叶黄，斑斓丰满。无论是从浅秋到仲秋，还是深秋，无一不被岁月静好而不争的样子感动。

浅看仲秋的眉眼，不必问稻香熟了几多，亦不必问大雁飞走了几只。那些一叶知秋的萧瑟，又何必一一细数。

走在秋天，笑在秋天，爱在秋天，每一天都是新鲜，每一天都是喜欢。临窗，仿佛听到了檐角的风铃，浅吟低唱着经年的过往。那些安静走过的时光，宛在袖底，生了香，透着暖。让我们一起把秋天养在心间。等到秋浓时，在一湾秋水里平分秋色，在郊外的山上共看凝在枫叶的沧桑。

#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刊名题字：温江城  
编辑出版：《路遥文苑》编辑部  
准印证号：（YL）2020-ST007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三号楼六楼  
电 话：0912-5261052  
印刷日期：2021年9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01 仲秋随感（卷首语） 白东芹

## 小说走廊

004 亲密原告（外一篇） 王 丽  
017 山路弯弯 白保林

## 散文空间

041 清涧的清 曹 洁  
046 烟尘往事 岳 静  
053 清涧石板巷 任 静  
056 嫂 子 刘桂莲  
059 中秋情结（外一篇） 白东芹  
063 家乡的变化 白小兰  
065 吴堡黄河大同碛 王振权

## 诗歌手冊

070 留世事留下个人爱人（信天游） 郑光前  
076 清涧颂歌 张文彦  
078 在人间（四首） 杨 贺  
080 怀念野草（外一首） 王文涛  
081 留守老人 贺志勤

- 082 清涧（外二首） 刘 龙  
 084 虚构一场雪（外一首） 秦 容  
 085 秋天的野火（外一首） 白建平  
 086 追蒲公英的孩子（四首） 李 博  
 088 幸福的声音 李嘉懿  
 089 坐在高墙上吹夜风（外一首） 杨 宛

## 剧作工场

- 090 暖 春 胡 图

## 路遥研究

- 099 致敬路遥 党虎虎  
 104 忆路遥 姜茂林

## 文艺评论

- 106 霍竹山与信天游 PK 骑手与黑马  
 ——读霍竹山诗集《无定河》 李 犁

## 清涧河文化圈

- 111 吃穿二字 庞春燕

## 《路遥文苑》编委会

总顾问：孙利斌 贺 敬  
 顾 问：白春田 刘志龙 白晓强  
 刘建华 曹 晨 惠清俊  
 慕为森 韩波兰  
 编委会主任：曹 晨  
 编 委：霍兵娃 李 伟 彭晓波  
 刘世平 韩尚文 高世雄  
 杨 贺 李延胜 邓世荣  
 张 平 贺永军 张世卫  
 韩昀泽 刘雪峰 惠东莲  
 师欲晓 高光生 黄建雄

主 编：曹 波 陈旭晔  
 执行主编：贺志军  
 副 主 编：张文彦  
 编 辑：刘小涛 惠胜利  
 李嘉懿 李 联  
 秦小平 许 艳  
 白林鹭 惠超笑  
 苏佳君

## 亲密原告（外一篇）

◇ 王 丽

从这座城市的西北方向走过去，穿过智慧大厦西边的红绿灯，沿着一条灰褐色的马路往前走，就是恒安巷。下午五点左右，正是下班高峰期，各种车子从巷子里迅疾驶过，旋起一股股风来。风吹乱了刘婶额头的白发，有一缕，粘在她的左眉处，眼睛便有些酸涩。刘婶抬起右手将头发捋了捋，又赶紧放回到轮椅的扶手上，吃力地调整一下稍显歪斜的身子。

每天在这里坐多久，刘婶不记得。反正她是个闲人，也是个没用的人。小女儿上班前，伺候她吃喝拉撒，然后拖上外孙坤坤急匆匆走了，把一个空落落的家留给她。她睡醒了，躺够了，便吭吭哧哧地将笨重的身子移到轮椅上，吱吱呀呀地将轮椅摇到电视前，看一会儿电视剧。说是看电视剧，其实是在打发

时间。看得烦了，她就推开门，把轮椅摇移到大门口。这样的生活，就是刘婶的一天。巷子里的人看见刘婶也会打声招呼：“刘婶，看风景呢？”刘婶也就笑着回应：“看风景呢。”其实巷子里没有什么风景，即便有，天长日久，也看厌了。

刘婶是想着看孙女呢。

孙女娇娇是小儿子建平的闺女，她没生病以前，一直是她带着的，祖孙俩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现在儿子跟他彻底断了关系，连孙女也不让来她家了。她开始还倔强地告诉自己，狼崽子生的，不想也罢。但时间长了，她还是抗拒不了那种揪心的惦念，就每天算着孙女的放学时间点，守在门口处，等着孙女过来。有时候，孙女一个人，便会停留下来，

跟她拉上一两句话，就急忙跑开。有时候，孙女被儿子或媳妇拉着，在她身边匆匆走过，连眼神都不会转过来。刘婶知道他们记恨自己，但她心里坦荡荡的，一点也不后悔。如果说后悔，她只后悔年轻时，只顾着做生意，没有教育好儿子。这是刘婶唯一亏欠建平的地方。刘婶这样想着，眼睛就一直盯着巷口处，盯得久了，眼神就有点迷离。她知道，自己又走神了。

刘婶嫁过来的时候，刘叔在一家豆腐坊做小工，家里赤贫。刘婶的娘家是郊区一个富足户，刘婶人又长得漂亮，父母非常反对这门亲事，但刘婶是铁了心的。她看中了刘叔的温厚老实，有着一手做豆腐的好技术。

刘婶的父母虽然反对女儿的婚事，但真正看见女儿要进刘家门的时候，也就随了女儿的愿，把两个红漆对门大衣柜陪嫁过来，柜子上下八个角各压了二百块钱，称之压箱钱。那一千六百块钱就是刘家豆腐坊的启动资金。

刘叔果然不负刘婶所望，凭着做小工这几年勤勤恳恳学下的做豆腐技术，仅一个人就把“刘家豆腐”做得风生水起，家中颇有盈余。更让刘婶心情舒畅的是，她那个争气的肚子，短短十年时

间，就生了下了两双儿女。刘叔不识字，给娃娃起名就成三年级文化的刘婶的特权。她利用给娃娃喂奶的时间，翻看好多报纸小人书，最后终于搜集了几个让她感觉最好听的名字：刘建强、刘建美、刘建平、刘建琴。

四个孩子大了，离得开人，刘婶就把自己也加入到豆腐坊。两个人的力量自然是翻倍的，十多年过去，他们积累了一笔小财富。两个人一合计，就把恒安巷这块地皮买了下来。后面的几年里，她和刘叔省吃俭用，先后盖起来了身后这栋小居民楼。

这是一座传统风格的居民楼，共三层，二层三层分别隔成两套两居室的套间，第一层左面是楼梯，右面分隔成一个单间和一套两居室套间。唯一区别就是，这个院子看起来像是个整体，但在正大门旁边，有一处侧门，侧门上去就直接通向院子的二楼。也就是说，这个看起来好似一体的院落，其实是完全分隔的两个部分。

这不是房子最初的模样。最初的房子是三层楼房，上面两层分隔成两套两居室的套间，第一层分隔成一大一小两个套间，小间的一半空间做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做这些设计时，刘婶和刘叔是

有打算的，自己老了，爬不动楼梯，上面两层两个儿子住，第一层老两口住。

又有一辆摩托车从远处驶来，车速飞快，骑车人的头发被风吹得鼓起来又向后扬起，远远地就像戴了一匹栗色的丝巾。从头发颜色上，刘婶认出来那是后院的小米。小米人长得漂亮，天生一头栗色头发，显得她脸蛋白净。小米是多年的老邻居，每次见刘婶都要问好。想到这里，刘婶将腰直了直，清了清嗓子，并堆起一脸笑意。

果然，小米开始减速，并扬起一脸灿烂如花的笑：“刘婶，看风景呢。”“是呢，小米，下班了？”“还不到下班时间，今儿我约了建平嫂子做头发去，所以回来得早。刘婶，回见哦。”小米说完话，加一脚油门，人便消失在刘婶的视野里。

听小米说跟建平媳妇一起做头发，刘婶就想象着两个女人在一起的情景，也许是手拉手，也许是勾肩搭背，总之是亲密的样子。可是她跟楼下的建琴，却是冷眼相待，甚至连正眼都不给彼此。想到这里，刚刚堆起的笑意，刚刚酝酿的一丁点好心情，又一点一点冷却下来。刘婶想看孙女的心情也随之暗淡，她用劲儿把轮椅掉头，沉重地向屋子里移去。

小女儿没下班，屋子里自然一片冷

清。刘婶把自己笨重的身子从轮椅移到沙发上，伸手拿过遥控。她能做的事只有看电视，不然这么长的时间，她该如何消磨。

电视启动了，她把遥控器握在手里，反反复复按压着键盘，最后确定了自己平常喜欢看的一部生活剧。然后调整身子，靠在沙发上。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今天总是进入不到剧情。她的眼神从开始的飘移不定，最后终于定格在挂在沙发对面那堵墙上。墙上，一张被放大装帧好的全家福，每个人都笑得灿烂。尤其刘叔，一脸幸福安详。“你这个死老头子运气好，走在了我前面，把我一个人留下来遭罪。”看着看着，刘婶不由自主地喃喃出声，两行老泪从浑浊的眼眶里黯然流下。

说起刘叔的死，刘婶一直感觉愧疚。刘叔走得前几年，儿女都已经成家。老大建强在环卫所上班，虽然单位不算体面，但儿子是坐办公室的，也不受那风里来雨里去的苦。最重要的是，儿子被单位的一个女女看中了，两个情投意合的人很快成家，也算了却了老俩口的心愿。

老三建平从小性子顽劣，不爱学习，还时不时地闯祸。两个人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好的办法，最后只有把他送到部

队去接受锻炼，三年后转业到地方，在一家企业上班。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带回来个姿色出众的女孩来，让刘婶和刘叔好不欣慰，不多时，就给两个人举办了婚礼。

大女儿建美，一直是刘婶刘叔的骄傲，这个从小乖巧懂事的女儿一直没让他们操心，高考那年顺利考上一所重点大学，这个喜讯在当时的恒安巷里风云了好一阵子，也让没文化的夫妻俩腰杆子从此挺直了起来。让他们最窝心的是那个从小被他们宠在心尖的小女儿建琴，学业不好也倒罢了，后来还和一个家境贫困的小伙子走在一起，任刘婶磨破嘴皮，也点化不开小女儿的死脑筋。想想自己和刘叔走在一起的旧事，刘婶最后也就默许了。她宽慰刘叔说：“当初我跟你时，你不也是一贫如洗，年轻人，量不住的。”

四个儿女纷纷成家立业，刘婶刘叔多年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按刘叔的意思，几个儿女都已经成家，两口子可以放松一把，就把豆腐坊转让出去。可是刘婶偏不答应，刘婶说：“咱俩还不算老，再拼几年，攒些钱给儿女贴补，也可以给自己养老用。”看刘婶说得有理，刘叔也就打消了转让豆腐坊的想法，

反而做得比原来更卖力。后来刘婶脑中风偏瘫了，刘叔仍然家里豆腐坊两边跑，为的是多赚些钱。老两口把什么都打算好了，把什么难都抗过了，唯独没有想到意外。

那是五月二十八晚上，刘婶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城市的黑暗在霓虹灯面前早已隐遁得无影无踪。但在刘婶的感觉中，有一种黑暗深深驻扎在她心底，不肯离开。刘叔突发心绞痛走了。走得毫无征兆，让人毫无防备。这样的打击让一家人一下子乱了套。

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相守相伴三十多年的刘婶，刘叔在世，几乎就是刘婶的保姆刘婶的拐棍，刘叔突然离开，刘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那种痛撕心裂肺。从此以后，刘婶便怕黑，怕那种半夜醒来听不到枕旁有呼吸声的心惊肉跳。刘婶从此认定了生命无常，说不定哪天，自己也和老伴一样，一觉下去，就再也醒不过来。这种生命的紧迫感，让她决定趁着自己还活着，而且活得头脑清醒，她想把自己该处理的后事处理了——给子女们分配财产。

对于分配财产这件事，刘叔生前和刘婶两个人有过合计，刘叔的意思就是

把整栋楼一分为二，给两个儿子，两个人的私房钱留给两个女儿，也算是给女儿一点小小的补偿。但刘婶不这样认为，刘婶觉得，自己虽然有两个儿子，但建强生了两个双胞胎女儿，建平生了一个女儿。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财产都留给儿子，舍不得给女儿，而儿子将来会把这些东西都留给他们的儿女。做妈怎么都觉得别扭。毕竟女儿也是自己生的，尤其小女儿建琴一家三口日子过得苦巴巴的，她想想就揪心。但是具体怎么个分法，两个人最后还是没有定论，在他们当时的感觉中，背后的日子长着呢。

说好来日方长事，却因为刘叔的意外离开变得迫不及待。刘婶一个人思量再三，决定趁这个机会把房产分开，也免得自己步了老伴的后尘，让儿女们乱了方寸。

虽然刘叔走前有过自己的分配意见，但现在真正实施方案的人是刘婶。在刘叔走后的这段时间里，她越发感觉到女儿对自己的重要。刘叔刚走，她再也不敢一个人面对一间空旷的屋子，于是建琴母子便留下来陪伴她。从此建琴代替了刘叔，变成了刘婶的保姆刘婶的拐棍，让她终于从最初的欲生欲死中走了出来。现在，她是时候给建琴做个弥

补了。再者，她也做过咨询，按法律上，女儿和儿子同样具备遗产继承权。这也意味着，在自己的这套房产分配上，女儿和儿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刘婶便想着，自己这几年把积攒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以后还要生活还要开支，这个钱暂时不能分。要不，把楼下的这两套房子留给两个女儿，这样，还是儿子占的份额大，儿女们应该能接受的。

刘婶反反复复思量之后，又跟建美通电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谁知建美却很无所谓的样子：“妈，我家在外地，你们的房产我不要。爸爸走了，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你的身体。如果可以，把房子给建琴分一套，既可以让他们方便照顾你，也省得他们一家颠沛流离，到处租房住。”建美那边说得很动情，刘婶这边听得很宽慰。这也越发坚定了她的决心，儿子女儿都是自己生的，应该人人有份。既然建美一点不在乎房产，那就把那间小的留给她，把自己住的那套大间留给小女儿，楼上的那两层归两个儿子所有。

刘婶的分配方案被建琴写了下来，听建琴一字一句地念完遗产分配方案，刘婶终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俩口子辛辛苦苦打拼了几十年，挣了这一院子房

产，终于可以体体面面坦坦荡荡地交到儿女们手上，这是为人父母的尊严与成就。

那年过年时，建美一家人也赶回来陪刘婶。一大家子十几口子人聚在一起，一个年过得好不热闹。正月初五晚上，想着建美明天就要走了，刘婶便当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的面宣布了财产分配方案。

让刘婶没想到的，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二儿子建平。

建平没有直接反对刘婶的财产分配方案，而是说刘婶虽然有脑中风后遗症，但其他方面还好，没必要现在就急着分配遗产，他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听建平这样说，建强也随声附和。说：“就是，就是，爸走了，妈再把遗产分配了，感觉一个家就散了。”儿子们的话让刘婶听得暖心，但她决心已定，原因很简单，刘叔的离开就是例子。看刘婶这样执着，两个儿子再不说话，也不附和，也不反对，但脸色上能看出一万个不情愿。建琴不是笨人，看见哥哥嫂子脸色难看，嗫喏着说：“既然大家都觉得分财产有点早，那就不分吧……或者，我的那部分……就算了吧……”当妈的心疼女儿的为难，用眼神制止了女儿的话，提高

了嗓音，说：“反正迟早也得这一回，万一哪天我也和你爸一样走了。”刘婶把话说的直截了当，做儿女的也就不在吭声，分配方案就算通过。几个人在签字摁手印的时候都默不作声，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

刘婶本来预想的赠与时的满足感被砸了个稀巴烂。

财产分配结束，刘婶找机会跟建平聊天，她想听听这个小儿子对自己的分配方案究竟有什么想法。因为在当娘的感觉中，对比两个女儿，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偏向，应该是心满意足的。对于母亲的问话，建平吭吭哧哧半天后，嘟囔出一句：“咱这里传统上女儿都是不分财产的。如果分了财产，那以后妈的养老他们两个女儿也要负担。”

建平的话让刘婶大感意外。自从自己脑中风以后，两个儿子都以单位忙为由，先后伺候了几天就奔着赶着上班去了，把自己丢给刘叔，后来是没有单位的建琴接手了刘叔的担子，他们也并没有说自己是儿子，没工夫伺候但有钱送来也好，毕竟自己的吃喝拉撒都是要钱的。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提过钱的事。好在自己早有积蓄，一直支撑到现在。没想到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他们倒想起

要女儿分担她的养老了。刘婶那个心寒呐。想到这里，她也不顾儿子情面，反问道：“按你这个道理，将来你老了，你的财产也不给你女儿了？”建平没想到母亲这样问自己，一下子噎住了，再没说话，悻悻地走了。

儿子走后，刘婶陷入无限悲凉之中。四个儿女，都以两岁之差出生，从小亲密无间，携手长大。下雪天，建强背着建琴，建美拉着建平，四个小人儿一步一步走着去上学，雪地里留下的一串串小脚印；每天自己从豆腐坊回来，四个孩子相依相偎坐在大门口等待；建平为建琴上学路上受了欺负而大打出手，被学校通报……他们懵懂的时候相亲相爱，却在成年之后心生嫌隙。

更让刘婶没想到的是，从此后，建平由原来的不照顾变为不登门，每次下班从大门进来，便匆匆上了楼梯，即便看见刘婶在门口处，也不打招呼。三番五次以后，刘婶憋不住，跟建琴聊起这事，建琴哭丧着脸说：“妈，你就不应该给我分房子，我哥我嫂子现在跟我碰面时，连正眼都不看我。我怕你伤心，一直没告诉你。”

刘婶心里很郁闷，但她真的想不出来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每次建琴一家人

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对着照片里的老伴絮叨：“他爸，你说我该怎么办？如果把建琴的房子收回来，不但伤了建琴的心，也料定暖不热建平的心。我从这件事上看出，建平就是一个贪心的人，你这次随他，下次不随他，他依然会闹腾……他爸，都怪你，太宠着儿子，把儿子都宠得不懂事理了……他爸，要不，你把我带走吧……”刘婶每每说到这里，便双泪交流。但不管她这边怎么哀怨无助，照片里的老伴就那么浅浅地微笑着，一副满足平静的神色。

刘婶在电话上跟建美说到这些情况时，建美也很是气愤。她印象中的弟弟一贯任性霸道，原来以为当兵锻炼几年会好些，没想到一遇到事情，他又原形毕露。但想着自己远在外地，远水解不了近渴，她只好安慰道：“妈，没事的，等我跟弟弟谈谈，也许他只是暂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会好的。”

几天过去了，又几天过去了，刘婶总等不来建美的电话。每天看着儿子媳妇黑着脸从窗口处走过，刘婶的心就像油锅里煎着一样难受。终于熬不住了，她主动给建美打电话。电话里，建美无奈地告诉刘婶：“我之所以没回电话，是因为我跟建平沟通得并不顺利。建平

在电话里语气很激动，觉得你之所以这样分配财产，无非是嫌他们两兄弟都没生出儿子来。不然周围亲戚哪有把房子分给女儿的先例。”建美接着说，“我提出要不把我的那套让给他，但建平拒绝了。说他不是针对房产，他是针对这个理儿。”建美叹了口气又说：“建平话里话外还透出对建琴的不满，说建琴一家人在母亲家混吃混喝。他看不顺眼。”

听建美说完这些话，刘婶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建平，我什么时候嫌他们没生儿子了？咱亲戚里面是没有人给女儿留房产，但是他就没想过咱亲戚里面有那个能给儿子留两套大居室？他怎么尽挑自己的理呢。”听刘婶这样说，建美那边也长吁短叹：“妈，我也没想到建平会这样。”母女俩在电话里感慨了半天。刘婶气归气，但儿子这样执拗，她还是放心不下。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说恨，那都是一阵子的事。她思前想后，决定亲自找儿子谈谈。

让刘婶没想到的是，没等她找建平，建平那天竟然从门里走了进来。看见儿子的那一刻，刘婶心底的所有阴霾都烟消云散。也许建美说得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这不，儿子又来看她了。她忙

欠着身子，笑着看向儿子：“你下班了？”建平看见母亲跟他说话，也挤出一丝微笑。“嗯，妈，我今天过来呢，是想给你看个东西。”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文件样的东西。

刘婶感觉很奇怪，“这是……妈又不识多少字。”建平把那个文件放在茶几上，转向刘婶：“妈，这个文件上说，国家放开生二胎了。我们可以生二胎了。”“啊？这是好事啊。那你们赶紧生吧。”刘婶听见儿子说的这个消息，高兴得眉飞眼笑。她自己生了四个子女，虽然受苦受累，但从来没觉得哪个多余。后来政策不允许生二胎，她还经常觉得孙女孤单呢。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没想到建平这时候突然变得吞吞吐吐起来：“那你能不能把房产协议收回来，万一我生了儿子呢？”儿子的话让刘婶联想起上次建美电话里说的，一下子醒悟过来，原来建平这次登门，还是冲着房子来的。

刘婶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原来这套房子的分量，在儿子的心里远远超过了亲情甚至养育之恩。那个被自己一手抚养大的儿子，在利益面前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性情，也或者小时候那个显得霸道任性的儿子，骨子里就有

着这样的秉性，只是平常缺乏一个东西的催化而已。看着眼前的儿子一脸期待神色，刘婶强忍住脱口而出的责骂声，将脸别了过去。看见母亲的表情，建平知道又是无果而终，也不跟母亲告辞，甩门而去。

一切如刘婶预料，这次建平彻底表示对抗。那天，她把建强叫到自己跟前，她要问问建强的心思，他是长子，也许他会在这件事上做些周旋。听母亲说了建平最近的表现，建强的表情很平静。他沉默了很久，才告诉母亲：“妈，你分房产的事上我没意见。但建平那性子，你也知道的，他是个认死理的人。”

“你的意思，妈做的事情没理吗”听见儿子说“认死理”，刘婶下意识地感觉到，建强的心底也是认同建平的做法，而这样所谓的死理，其实说到底就是利益。他们都为了利益在用传统上所谓的“理”来绑架自己。看来，让建强做建平的工作也是没可能的事。

刘婶失望地看住建强，却听见建强又说：“我已经尽力劝建平好好处理这件事。上次他跟我商量，要砸了院墙，重开一道门，从此不在进出这个院子，跟你们彻底隔绝，我当时还责备了他。”自己的儿子要跟自己决裂，是刘婶始料

未及的事，现在谁也靠不上，刘婶决定自己跟建平好好谈谈。建平自己不登门，她就喊他来。

这天下午吃过晚饭，建琴进厨房去洗刷。刘婶看见坤坤正出神地看电视，心思一动，便指派他上楼叫小舅去。坤坤听见姥姥吩咐，便蹦跳着跑了出去。突然，刘婶听到楼上响起狗和坤坤发出的混杂的声音，一声尖锐的哭声传入耳膜。听见坤坤的哭声，建琴风一样从厨房冲出去。待刘婶笨拙地把轮椅摇到门口，看见建琴抱着坤坤从楼梯上快步跑下来。坤坤大声哭叫着，举起的小手上沾着鲜血。

刘婶吓呆了。刚才是她使唤坤坤，让他去喊小舅的，也就眨眼功夫，怎就成这样了？

她对着建琴喊：“这是怎了？这是怎了。”建琴气急败坏地喊了声：“被狗咬了。”便急匆匆地冲出了大门。刚刚还好好的坤坤被建平家狗咬伤了，刘婶又急又气，她使劲儿向前摇动轮椅，没想到轮椅竟然神出鬼差地卡在门槛上。她只能直着嗓子对着楼上喊——“建平，建平，你给我下来！”让她没想到的是，也就一层楼板的距离，任她喊破嗓子，建平愣是没有半点动静。

刘婶的声音从高到低，直到喊得气喘吁吁，才看见建平从楼梯上慢慢悠悠地走下来。刘婶看见建平，一边指向轮椅，一边问：“坤坤究竟怎么了？”建平看见卡在门槛上的轮椅，伸过来一只手，对着轮椅扶手一用力，轮椅后退了一下，便退进了屋子里。刘婶问他话，他只轻飘飘地回了一句：“小孩子逗狗了，被狗咬了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看见建平的反应，刘婶越发上火，她对着建平喊到，“自己外甥被狗咬了，你就没有一点反应？你怎么现在变得跟狗一样无情？”听见母亲说自己像狗一样，建平腾地转过身来，眼里喷着怒火。“妈，因为你的外孙，你竟然骂我是狗？我现在无情吗？就是无情，也是你逼得！”对着儿子一脸仇视的眼神，想着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刘婶突然安静下来。她把自己浑浊的眼睛迎向儿子的脸，想着捕捉一丝儿子小时候的影子，可惜，直到儿子在“咣当”的关门声中消失，她也没有看到想看到的。

所幸的是，坤坤伤得并不重，大夫给做了简单包扎，打了破伤风预防针。建琴娘俩回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刘婶看着建琴，急切地查问情况。没想到建琴先自哭了起来：“妈，自从这房

子分到我手上，我就被哥嫂嫌弃。我想过了，这房子我不要了，我回老家去。”建琴那边哭得伤心，刘婶这边无言以对。只剩下坤坤一脸懵懂地一会儿看妈妈，一会儿看姥姥。

第二天早上，刘婶是被一阵惊天动地的坍塌声惊醒的。等她手忙脚乱地起床，建琴已经急匆匆地从卧室门走进来，扶她坐好，推她出门。原来是外院墙角处，有几个工人正轮着锤子砸墙。刘婶明白了，建强说的另开出路，建平已经在行动了。

看来，这个浑儿子是决定一条道走到黑了。想着事情的前前后后，刘婶觉得自己很委屈。她是给女儿分房产了，但前提是她的儿子得到的更多，他们怎么还不满足呢。做儿子的怎就这么贪心呢？都说养儿防老，刘叔走得仓促，他的晚年没有享受儿子的一杯水甚至一个拥抱。可是她呢，她不知道她的生命之路究竟还有多长，但在她瘫痪的这三年的时间，建平没有为她付出过一点，没有尽过一点赡养的义务。反而一场遗产分配，便将他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他口口声声强调传统的财产分配，却没有遵从传统的养老模式。这样的儿子，她还有什么值得寄托可以寄托呢？

刘婶对着窗外静静地看了好一会儿，墙角处坍塌的声音在她听来分外刺耳。那一阵阵升腾起的尘雾里，她仿佛看见老伴正一脸悲怆地看着她：“怎么办？怎么办……”

她缓缓转过身来，对着建琴挥挥手。

“建琴，帮我写个东西。”

“妈，你又要干啥？”

半个月后，一份法院传票，递到了建平手上……

### 李四儿其人

李四儿者，李老汉的第四个儿子。

李老汉一辈子粗枝大叶，就连给孩子起名字也是大而化之。他眼看着那个刚刚产下的小家伙蹬着小腿儿直着嗓子哭叫着，两腿间的小鸡巴一颤一颤的，便皱着眉头吧嗒了两下烟嘴，不耐烦地丢给老伴一句话，就叫四儿吧。于是乎，“李四儿”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李四儿虽为李老汉嫡亲儿子，性格却与父亲截然相反，凡事认真较劲。他读过一些书，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中途而废，但那一副书呆子的劲儿一直保留下来。

那些年，农闲的时间，村民常常会

趁着饭前晚饭后的零散时间，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凑在一个方便的场所打打麻将玩玩扑克。大家的手头都不宽绰，一根烟或者一颗糖都可以成为赌注。一个人赢了，全场人有烟抽有糖吃，既消遣了时间，又丰富了生活。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人开始觉得赌注太小，渐渐地用零钱来代替其它物品。再后来，零钱被更大的赌注代替，一圈麻将下来，输赢竟然在一百元左右。玩麻将从开始的消遣变味成真正意义上的赌博。村里那些个爱玩的人，逐渐沉迷于麻将桌，就连一些从来不玩的人也经受不住这样的诱惑，参与进来，赌博者从几个上升到几十个。眼看着到了阳春三月，这些人既不上山务农，又不出去打工，整日整夜地聚集在村口老光棍家里，吆五喝六地玩通天。对此，村民们无不怨声载道。

一个很平常的下午，三个身着便服的警察似乎从天而降，将几个正贪恋在麻将桌上的赌徒抓了个正着。那些从来不知道派出所门在那个方向的赌徒们，面对警察手里明晃晃的手铐，一下子吓得面如土色六神无主。那次行动，除没收现场的五百多元赌资外，还每人罚款二百元。周围围观者也受到了口头教育。

村民的思想真是奇怪，平日里对沉迷赌博的人厌恶得要死，但当同村里不是沾亲就是带故、不是同族就是邻居的村民受罚，心里竟然感觉不受用起来。大家私下里琢磨警察是怎样获取的信息。最后一致认为是四儿所为，因为四儿有“前科”。

那是发生在九十年代末的事情。村里有两个从内蒙打工回来的人，带回了一样奇缺的东西——花籽。他们都不说那究竟是什么花籽。更奇怪的是，他们竟然将这些花籽和西红柿玉米之类的植物混杂种植在一起。从春到夏，花儿渐渐长大开花，那花果然鲜艳非凡。上了年纪的人看着那花就开始交头接耳，慢慢地，村里的人都知道那花原来就是罂粟花，花色艳丽，却是毒品，是国家禁种作物之一。

知道了这些外来之物的神秘，村民除了偷偷议论议论，没有人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一个偏僻乡村，山高皇帝远的，即便国家禁止又如何？听老人们讲，那东西对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还有相当好的疗效，说不定那天自己也有用着的时候。还有些脑筋活泛的人，甚至也开始打这东西的主意。

让大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就

在罂粟花刚刚结壳尚未成熟的时候，几个警察在村干部的带领下，直接走进了罂粟花的种植地。除了正值长势喜人的罂粟花保不住外，处罚更是难免的。这事在村里曾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村民们就开始犯嘀咕，这罂粟花虽然是毒品，但就那样悄悄地长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既不污染空气又不骚扰四邻，怎么就引来了警察。如果不是有人告发，那有这样蹊跷的事儿？于是，茶余饭后田间地头，村民就一直议论这个话题。最后，终于有人确认是四儿告发的。因为有人曾看见四儿从镇子上的派出所大门里出入。

这个四儿，接二连三地干这些在村民们看来很龌龊很卑鄙的勾当，他在村里的威信可想而知。村民们在他跟前走过的时候，从不给他一个正眼，就连大人教育爱告状的小孩子也是这样说：“你可别学得像四儿。”陕北方言中，“四儿”跟“事儿”读音相似，而且在大家的感觉中，这“四儿”也实在太好“事儿”了，于是村里几个捣蛋鬼私下里给他更改了名字，从此“四儿”就成了“事儿”。

“四儿”成了“事儿”，四儿很无所谓。但他那个一贯直爽的老爹受不了。几次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这个

不成器的东西！把老子的脸都丢尽了！难道不告发人你就活不成？”对着老爹的痛骂，四儿只是一声不吭外地蹲在墙角，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些谁也看不懂的东西。

话说时间进入了2000年后，政府开始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也就是把土质肥沃、地势较好的土地留下来种植农作物，把一些土质不好距离偏远的土地用来植树种草。这对于村民是再好不过的耕种安排，而更让村民兴奋的是，按照植树的面积，年底给与现金补贴。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啧啧称赞，说真是赶上了千年不遇的好政策。

然而让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从年头盼到年尾的枣树补贴竟然一分也见不到。有几个胆子大些的村民，鼓动村长到乡里跟乡长做了几次讨论，最后才象征性的给每户分发了一点钱。乡长在这几个人面前一再强调，县上没有给乡上拨下款来，才导致村民领不到补贴，就现在这些也是乡上从其它资金里挤出来的。乡长说到情绪激动时，竟然拍了拍桌子。几个讨论者也被乡长的情绪煽动起来，回到村里后马上组织村民大会。村长在会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感谢乡政府，现在这些钱都是人家乡长

从其它地方挤出来的。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村民们个个点头称是。唯有四儿站在村民们中间没啃声。

村民大会后的第二天，四儿就搭了一辆拉木料的四轮上县城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干什么去，就连他媳妇也只知道他带了一擦前些天烙好的大饼和几件换洗衣服，说要出去好些日子。

四儿离开村里的日子，除了他老爹和他媳妇一天天的翘首等待外，没有人关心他的去向。这个四儿，除了时不时的给村民捅一个不大不小的娄子外，太不起眼了。不起眼到村民们忽略了他的存在。

但四儿终究是四儿，他在沉寂了半个月之后，突然回村了。而且带来了县上的工作组，他们是专门针对村里的枣树补贴而来的。经过一番调查核实，原来是乡上扣压了县上补给村民的款项。工作组的介入，不仅将属于村民们的补贴一分不少地发到手上，而且将乡长等相关责任者都进行了问责。

从此，事儿又变成了四儿。更有年纪小辈分小的人，开始喊四儿为“四哥”“四叔”。听着这些称呼，四儿生平第一次脸红了。

## 山路弯弯

◇ 白保林

### 1

山，一座连着一座，灰蒙蒙的，一眼望不到边；路，盘山而绕，曲曲折折，像一条绸带缠绕在大山之间。一辆小型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缓缓向前颠簸着……面包车后座正中间坐着一位神情恍惚的姑娘，双眼浮肿，嘴唇干巴巴的，裂开几条血缝。她时而垂下头像是沉思着什么，时而目光呆滞地望着车窗外层峦叠嶂的群山。她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把自己拉到哪里去。

她叫柳青青，陕西关中的一位乡下女孩。高中毕业后，为了给父母减轻负担，给正在上学的妹妹、弟弟挣些学杂费，她一直在市区过着飘摇不定的打工生活。两天前，刚从针织厂辞职的柳青

青，一大早就来到市区人才市场找工作。正当她毫无目标心生失望的时候，一位陌生中年妇女凑了过来：“一个陕北人拉了几车红枣，路上淋雨腐烂了，要雇几位捡枣的妇女。一天六十元，至少能捡五六天。愿意干不？”

青青估算了一下，五天就能挣三百，这已经接近针织厂一个月的工资了。她想去挣这笔钱，只是觉得面前的女人完全是个陌生人，有些不敢相信，迟疑着一时拿不定主意。

“到底去不去？老板还等着呢！最多再要两个人，我看你像农村人，能吃苦。”女人附在青青耳边催促着，生怕别人听见抢了活计。

经女人这么一说，青青跟着她来到偏僻的郊外，走进一幢闲置的厂房，却并不见哪里有红枣。外面停一辆小轿

车，黑色的玻璃窗根本看不到里面。立刻，疑云在青青心底油然而生。她环顾四周，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跟着女人走进一间房子。一进门，青青就感觉不妙，猛转身刚要跨出门，只见女人使了个眼色，房间里三位彪形大汉一齐朝自己扑来。

“救……”青青刚喊出一点声音，一只大手便捂住了她的嘴巴。另一个男人用事先准备好的白布条，很快就把青青的手和脚绑起了。青青挣扎着，一口咬着那只捂着嘴巴的手。“啪”地一声，青青白嫩的脸蛋上顿时烙下了血红的手印。那位自称关中老乡的女人，阴着脸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块毛巾，死死塞进青青嘴里。青青愤怒地瞪着人面兽心的女人，却骂不出声来。一位小眼睛汉子从腰间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在青青白净的脸蛋上拨拉着——冷冰冰的匕首闪着寒光：“给老子老实点！不然，在你脸上剜几个眼，叫你这辈子见不了人。”青青吓得浑身直冒冷汗，赶紧闭上眼睛，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

青青听出他的口音不是关中人，也不像陕北人，同时也听出他们并没有杀人害命的意思。

“大妹子，老实点。再不听话，就让三位弟兄……然后呢，把你拉到黑老山，卖给又糙又丑的老男人。”

这时候，青青方才明白他们就是传说中的人贩子。她恶狠狠地瞪着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恨不得一把把她掐死。但知道自己此时已难以逃脱，就用心记着每个人贩子的体貌特征，想着有朝一日让他们受到法律的严惩。

“小六子，把眼睛蒙上！张五子，收拾现场准备出发！”女人向几个男人发号施令，随手脱下外套，从提包里掏出一件黑色风衣换上，又戴上一副墨镜。

青青的双眼被蒙上一块黑布，眼前一下子变得黑暗无比。她彻底绝望了，明白女人就是头领，几个男人的名字也是他们的作案代号。青青长这么大，今天才领略到：人一旦突破道德底线，会比野兽更阴险更狡诈。稀里糊涂地被他们带上车，青青感到车子一直在疾驰着，却不知走了多久，多远。忽然，青青感觉一只邪恶的手，从自己的衣领处伸了进去，向胸脯前摸索着，抓捏着……青青发了疯似的挣扎着，慌乱中，用头猛烈而盲目地朝对方乱撞。

“张五子，规矩点，还怕弄不出动静？”女人从副驾驶室回过头来制止道。女人绰号叫“黑狐”，是这个团伙的头领，只要她瞄上的女人，很少能在她的魔爪下逃脱。其中，她的男人“文智子”，也不得不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青青想哭，哭不出声，只有眼缝下

溢出的泪液浸湿了蒙在脸上的黑布。她想起了爸爸妈妈，也想起了妹妹和弟弟。他们还等着自己给家里寄学费呢。这一别会不会是永别呢？家里人知道自己失踪的消息，又会怎样悲痛欲绝呢！青青恨人贩子，更后悔自己为一点小钱，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文智子，联系下家。问，哪里交接？”车子疾驰了约摸四五个小时，女人忽然说。

青青害怕那样的生活，却又期盼着能快点交接。她嘴里塞着毛巾又蒙着双眼，四肢被绳子牢牢捆着，浑身酸疼麻木。一路上，青青扑腾着，挣扎着，喉管里时不时发出低沉而愤怒的“唔唔”声，然而，她更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无休止的反抗，只能不断地消耗自身的体力。

话筒里传来一个陕北方言的声音：“三道口……西拐五百米……松树林北。”

大约半小时后，车子终于停住了。柳青青被人抬上另一辆车。她听见女人还在和对方交涉：“兄弟，少给五百，做买卖得讲诚信！”

“黑姐，再没有啦，还不知你这货称不称那么多呢？”

青青听出陕北人也是二倒贩子。此时的自己像一件贩卖的商品，被人贩子

公然叫卖、讨价还价！

买主是陕北红枣经销商贺伟伟。枣树崾村的姑舅叔张德胜，给他安顿了好几回，说有个户家侄子二十大几岁还没个媳妇，委托他帮这个忙。贺伟伟不好推辞，通过层层关系才联系人贩子。

车子又启动了，贺伟伟解开青青脸上的蒙布说：“先别睁开，操心强光刺眼。”听到关切的话，痛心入骨的青青心里不由泛起一丝暖意。

“嘿呀！好女女，长得还挺俊。”贺伟伟欢喜地说。

过了一会，青青慢慢拉开眼皮，只见一位年轻司机驾驶着小型面包车，两位中年男人把自己夹在后座中间。车子驶出人迹罕至的林荫小路，在宽敞的柏油大道上飞驰起来，朝楼房林立的城镇方向驶去。

“妹子，这一路让你受罪了。你别喊，也别跑，我们就把绳子给你解了。”伟伟说。

青青感激地看着伟伟，使劲地点头。等抽去嘴里的毛巾，又解开身上的绳子，青青活动了下僵硬的手脚，向贺伟伟哀求道：“大哥，行行好，放了我吧！家里人联系不到我，会急坏的。你们花了多少钱，我一定还给你们。”

“嘿嘿，大妹子，竟说傻话，你想这可能吗？”贺伟伟说着从袋子里掏出

一袋面包、一桶饮料递过来。

青青抽泣着一把推开了。

坐在身旁的男人是贺伟伟的姐夫，也好言相劝道：“好娃娃咧！给你就吃吧！人是铁，饭是钢，天塌下来，饭还得吃嘛！”

青青转念一想：“哭不起作用，还是先填饱肚子。等有了力气，再伺机逃跑。”于是接过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进去，又喝了一桶饮料，顿时感到肚子不再空得难受了。她打定主意，只要进了县城，在人多的地方大喊救命，引起路人的注意，或许就有获救的机会。或者在哪里住宿时，再想办法逃脱。

望着即将笼罩在暮色中的陌生城市，青青似乎看到了一线逃生的希望。

车子并没有开进县城，而是沿着一条山区道路向群山突兀的深山驶去。刹那间，青青仅有的一丝希望又破灭了。突然，她又生出主意，“大哥，停一下……我要方便。”

司机回头看了眼老板贺伟伟，伟伟毫不犹豫地说：“停在前面平坦处。”

青青被伟伟和姐夫扶下车厢，感到双腿僵硬得厉害，颠簸着走到一个土堆后面。伟伟和姐夫紧跟过来。

青青有些气恼地嚷道：“我要方便，能不能避开点？”

“黑乎乎的，能看见个甚？”伟伟

不在乎地说，根本没有回避的意思。

望着黑乎乎的山峦，高耸突兀地矗立在面前，像一群凶神恶煞的怪兽，正朝自己龇牙咧嘴，不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青青从小在关中平原长大，没走过山区，面前的地理环境不免让她更加恐惧起来。在这陌生的山区，自己竟连方向都分辨不清了。何况身上仅有的几十元，也被人贩子们搜光了，想要跑出去恐怕比登天都难。青青又一次绝望了，但她坚信，只要活着，机会就一定会有。于是，她站起来老老实实在回到车上。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心里坦然了，坐上车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 2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剧烈的颠簸把青青惊醒了。她睁眼一看，早晨的太阳爬上山头，照红了山岭。青青才认定那一定就是东方。车子正沿着曲折陡峭的石子路，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进着。公路修在陡峭的石壁上，石壁下就是汹涌澎湃的黄河，黄河水喧嚣着、奔涌着，看一眼就让人感到眩晕。车窗外一片荒芜，仿佛走进了旷古久远的原始部落。青青真担心车子一下子翻下公路坠入黄河！

她哭喊着问：“你们到底要把我拉到哪里去？”

“到了，到了，马上就到了。”王伟说。

车子艰难地翻过几座大山，在一处小土弯里停下来。路畔青杨树下坐着四五个年龄不等的山里人，跟前有一堆烧过的篝火。显然，他们在这等了很久，见车子停住了，都缓缓站起身凑过来。

张德胜老汉走过来笑呵呵地说：“伟子，辛苦你啦！”

“大叔，人带来了，保你们满意。不过，要让你户家侄子给我打个条子，以免有什么意外再跟我要人！”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汉笑着说：“嗨，哪能哩，你情我愿的事情，结了婚还有离婚的，难道还能怪介绍人？”

“暖，叔，理是这么个理，但做事还得按程序来！”

“噢，好……好。”说着，来有老汉从内衣里掏出一沓子钞票递给贺王伟，“八千，一分不少。”

贺王伟抽出两张百元大钞递过来说：“你是我叔的户家弟兄，就收七千八吧！但条子必须要打。”

“暖，王伟这娃做事就是精明，不愧是经商的大老板。”张德胜夸奖着王伟，言下之意也想让来有老汉把条子打了，以免日后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也要跟

着受牵连。

“唉！大叔，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才不干这昧良心的事，提心吊胆受些什么罪。怕得一路店也不敢住，看把我们司机累的！”

青青的心凉透了。她想，如果他们把自己卖给这位五十多岁的陕北老汉，她就跳下悬崖一死了之。

“山牛……愣甚？还不快打个条据。”来有老汉向一位二十几岁后生吼道。

“大，买拐来的媳妇犯法着咧！”山牛阴沉着脸，皱着眉，不情愿地说。

“犯你大的脑！要不，你能问下个婆姨？穷山僻壤的，还怕你小子当不上光棍！”来有没好气地朝儿子骂道。

众人被来有老汉的话逗得呵呵直笑。山牛涨红着脸，极不情愿地把贺王伟的帐本子放在汽车后座上，俯下身子象征性地写了几句保证。一撇一捺中流露出刚劲的笔锋，尤其落笔处“张健华”三个字写得更显优美。

柳青青听不懂浓重的陕北方言，但从他们的表情上言谈中，领会到自己已成为这个后生的媳妇了。她不由得又瞄了后生一眼：大概有二十七八岁，个子高高的，身体壮实，皮肤被山风吹得粗犷黝黑，长相还算端正，看上去挺和善的。青青的家境也不富裕，但她心目中

的意中人要比他强一百倍。然而，令青青意想不到的，在这荒芜的山野之地，一个相貌平平的农家小伙竟能把字写得如此遒劲有力，着实让她感到有些意外。想到此，青青不由得又瞟了山牛一眼，感觉胸口扑通跳了几下，脸上也随之一阵燥热。蓦地，她为自己这种怪异的表现羞涩起来，甚至埋怨自己怎么能对他产生出这样的反应呢？

“兄弟，媳妇能不能留得住，则要看你的手腕高低咧！”贺伟伟接过笔和记账本拍着山牛的肩膀笑笑说。

柳青青被他们拉下车，蹲在地上呜呜哭起来。她觉得自己像风中的稻草——任由摆布。她厌恶这里的山，厌恶这里的水，更厌恶这里的人。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一刻都不想呆在这里。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隔着一条深沟向对面山岭远远望去，山坳里的村庄显得僻远而幽静。一条细长蜿蜒的井路，如同一根细长的瓜藤从沟底蔓延到山顶，一孔孔窑洞，正像那藤蔓上结出的一只只大葫芦。站在陕北山区这方陌生的土地上，曾经电镜头里那种优美质朴的画面感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苍凉和荒芜的感觉，仿佛一下子与世隔绝了。青青蹲在地上绝望地哭着，在众人拉扯下才勉强站起来，可是，她双腿僵直，又不会走山路。望

着山路下面陡峭的悬崖，青青闭上了眼睛，一步也迈不出去。

“山牛……你个瓷脑！你的媳妇让谁背？”来有老汉气急地朝儿子吼道。

“这……这……”山牛红着脸看着叔父、喜娃和二蛋，一时手足无措，似乎这媳妇来得太突然了。

“山牛哥，你不背……我背了哦。”二蛋做着鬼脸，撸起袖子跃跃欲试。

山牛扭扭捏捏地走过来朝青青腼腆地笑了一下，俯下身双手刚掰住青青的两条腿。不料，被气愤中的青青就势一推，猝不及防的山牛一骨碌倒在地上。二蛋“噗哧”笑出声来，抬眼看见来有叔紧绷着脸，吓得赶紧掉转头把笑憋了回去。

山牛红着脸从地上爬起来，羞怯地望了眼叔父和弟兄们，掸掉尘土又固执地蹲在青青身前。

青青哭泣着，推搡着……

德胜老汉是枣树岭村少有的文化人，每每村里发生些民事纠纷，大家都请他出面协调。只要张德胜出面，再棘手的问题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村里的老老少少都特别敬重他。张德胜见状忙走过来劝慰道：“好娃娃咧，别，事情已经这样了。山牛也是个好后生，上学时书念得特别好，却因那几年母亲害了场大病，欠下不少债，没办法才退

得学，没参加成中考。而今虽说是农民，但这娃又勤快又实诚，不会让你受罪的。仔细想想，女人这一辈子，只要能找个合得来的男人，哪里过日子还都不一样的！”

青青听不大懂、也不愿听他们说的话，她狠狠地盯了一眼张德胜，心想，我决不会让你们得逞的，总有一天要让你们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时，山牛乘势一把掰住青青两条腿，稍一用力就把青青背在背上。青青气恼地抡着拳头擂打山牛的肩膀、后背，山牛任凭那拳头雨点般落在身上，在山岭上的小路上迈开稳健的步子。说真的，山牛长这么大还从没有接触过同等年龄女孩，面对这位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外地姑娘，他感到欣喜，感到幸福，也感到深深的不舍和心疼。他想：如果这位姑娘能接受自己，就一辈子对她好。

青青停住了拳头，伏在山牛背上痛苦地啜泣着。说来也怪，悲愤中的青青在山牛宽厚结实的脊背上，竟对山路下陡峭的悬崖少了些恐惧感。走下陡峭的山岭，跨过小溪，山牛头上的汗滴“啪哒啪哒”地滴在地上，开始“呼哧呼哧”地喘起粗气。他走得又快又稳，竟把上了年纪的父亲和德胜叔远远落在后面。

“哥，要不我替你背一会？”二蛋

故意试探着问。

“没事……不累……快到了。”山牛喘着气说。

喜娃说：“二圪蛋，你小子不老实，山牛才不放心呢。”

山牛涨红着脸笑了笑，站住脚喘了一会儿气，又大步向村里走去。青青心头掠过一丝怜悯感，突然间又消失了。她恨人贩子，也恨这些买媳妇的山里人，恨不得压死他。山牛越累她似乎越解恨，但她不得不佩服这些山里人在恶劣环境里的生存能力，自己少说有一百多斤，而山牛背着她在崎岖的山路上竟走得步履轻快。

山牛家的硷畔上站满了枣树岭村看热闹的人，大伙见山牛背着媳妇从坡底上来，善意地笑了。山牛的母亲与几个等不及的婆姨女子、碎娃娃们跑下硷畔，来看新媳妇。山牛母亲赵秀英看着白白净净的儿媳妇，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觉得花八千元太值了。本乡田地就是有人给，也得花两三万，还不一定能遇上这么灵秀的女子。她既高兴又心疼得撵在山牛跟前，撩起围裙给儿子擦拭着脸上的汗水。

陕北，青青在书籍与电视上片面地了解过，当她真正依靠在山牛家炕沿边，望着深深的窑洞，大大的一盘土炕，以及满屋子的陕北人，做梦也没想到仅仅

两天时间，自己的生活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世界，谁也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但青青绝不会安于现状，她的生活与未来永远在广阔美丽的关中平原。她不愿做陕北人的媳妇，她要与他们抗争到底。

“叫个甚，哪里人？”一些女人们好奇地问。

青青漠然地站着，不吃也不喝，更不回答她们的问话。

“听不懂，肯定是听不懂咱陕北话。”赵秀英替媳妇向大家解释着。看着买来的媳妇不吃不喝，赵秀英既心疼又担心，不知怎样才能让她高兴起来。

枣树崙村的每一位村民都知道，连山牛媳妇算上，这是村里买回来的第三个外地媳妇：喜娃媳妇从关中拐来后，见喜娃高高瘦瘦，相貌英俊，为人和善，也就和喜娃搭伙过日子了。去年秋后，还和喜娃领着一对儿女回了趟渭南，认了亲。张虎子媳妇却与喜娃媳妇不同，被拐进张虎子家就开始又哭又闹，寻死觅活，闹腾了好一段时间。脾气火爆的张虎子开始还哄着，疼着，时间长了他就忍不住了，媳妇跑一次就被他狠狠地打一次。甚至把媳妇锁在窑里、用铁链拴在院子里……直至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媳妇的心才似乎被孩子给拴住了。

想到此，村里人不无担忧地提醒来有老汉和赵秀英，说：“上厕所要多留意，操心跑了。屋子里不安全的家具物件都拾掇了。夜晚把门反锁上，等生米煮成熟饭，事情就好办咧。”

### 3

时钟“嘀嗒嘀嗒”地响着，夜深了，村里看热闹的人都已散去。赵秀英把擀面杖、菜刀、斧头、剪子、绳子之类的东西统统拿到自己窑里。这才把崭新的被褥铺在炕上，又把一只新便盆放在门后面墙根处，走出屋把门反锁起来。

青青看在眼里，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气恨恨地扯起赵秀英刚铺上的花单子，放在嘴里，用牙齿咬开一处豁口，双手使劲扯起来。她扯下一根一米多长的布条，双折起来，当着山牛的面，穿在裤子上，连着打了几个死结，轻蔑地扫了山牛一眼，嘴角扬起一丝不屑的冷笑。

山牛没有阻拦，也没有埋怨她扯了炕单。青青对自己采取的防范措施他视而不见，只是默默端起锅台上那碗冒着热气的饭菜，递过来说：“趁热吃了……热过几次了……不吃饭咋行？”

青青气恨恨地一把接住饭碗，吃起来。是的，太饿了，几天没吃一口热饭

菜了，她感觉嘴角火燎般的疼痛，胃里空荡荡的，也早有些经不住饭菜的诱惑了。青青想：“当下急需为自己补充能量，有了力气才能保住自己的身子，有了力气，晚上才能跟力壮如牛的山牛对抗。”

深夜，窗外窸窣窸窣的动静让人心生厌恶。山牛走到水缸边噙了一大口凉水，鼓着腮帮子蹑手蹑脚地趴在窗户边，“噗”地一声喷了出去。外面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嘻嘻哈哈的叫骂声：“嗯呀——这么个坏种子——吓老子一跳！”

山牛听见二蛋在院子里辱骂自己，不好意思地朝青青“嘿嘿”笑了一下，从炕底翻出一本书，和着衣服躺进被窝。看到这滑稽的一幕，青青差点笑出声来，赶紧咬住嘴唇强忍住笑。整夜，青青害怕山牛像野兽一样扑过来，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然而，出乎她的意料，山牛根本没越雷池半步，一直在看那本《电工识图自学通》。

青青不禁对朴实的山牛有些另眼相看。

这天夜里，山牛根本没有睡意，虽然手里捧着书翻看，却连一个字也记不进去。她与自己近在咫尺，屏住气就能嗅到她身上散发的气息，也能听到她那细微的呼吸声。她长得白净端庄，虽然

神情有些憔悴，还是遮掩不住她的一身清秀，不由得让人心生喜爱。然而，在她面前，山牛总有些胆怯和拘谨。山牛觉得：这媳妇来得有些猝不及防，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和自己躺在一个炕头了。山牛不敢多看媳妇几眼，但媳妇的影子像着了魔似的在眼前晃动。山牛切实感到自己幸福着，也惶恐着；喜悦着，也忐忑着。这一夜，山牛失眠了，直至窗户蒙蒙亮起，才觉得头脑犯困，有了睡意。

当山牛睁开眼时，朝霞映满了窗格子。睡眼惺忪中他下意识地掉转身，蓦然惊觉青青的被子空了。他倏地爬起来，看见青青正站在地上披散着头发啜泣着……

山牛赶忙叠起被褥，站在青青面前有点手足无措，他惴惴不安地问：“你……咋啦？”

青青昂起头来，布满血丝的双眼狠狠地瞪着山牛，脸上的泪水骨碌碌地淌着。她嘴唇上裂着血缝，嘴角边肿起豆大的燎泡。山牛怯怯地伸手摸了下青青额头，感觉烫得厉害。山牛的心瞬间如刀绞般难受，他一下子意识到她一路遭受了多少罪，内心又经受着多大的苦痛煎熬！山牛轻声说：“一定要多喝水，你放心，我不会趁人之危占你便宜。”说完，山牛赶紧叫母亲开了门锁，和父

母翻箱倒柜地翻找退烧泻火之类的药，可惜整个家里找不出对症的药来。山牛让母亲服侍青青，不要再锁房门，青青病了，肯定不会逃跑的。

他从空窑里推出自行车，直奔镇卫生院而去。

在山牛和母亲赵秀英的精心服侍下，青青的烧退了，嘴唇上的裂缝和燎泡也结成了痂皮。看着忙前忙后的山牛和赵秀英，青青的心里只有恨。要不是这些人，自己就不会来这里，哪怕是生病，围在床前的人会是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和弟弟，而不是这些不相干的陌生人。想到这，青青更想爸爸妈妈了，更想念美丽平坦的秦川大地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偷跑的念头始终萦绕在青青脑海里。然而，山牛一家以及村里每个村民都对自己特别警惕，虽然不是天罗地网，但也是插翅难逃。深深的忧虑困扰着青青，她知道这里山大沟深，距离县城也不知有多少里路，即使知道了又如何跑出去呢？如何弄到回关中的路费呢？一连串的问题像一连串问号，使青青感到困难重重，如陷深潭。但，青青相信，办法一定会有的。

青青的到来，就像村里来了外星人，无疑又给枣树峁村民带来了新的话题，一些好事的人有事没事总爱到山牛家串门，目的是想了解山牛媳妇是否会真的

成为山牛媳妇。自打青青来到山牛家，无论别人说什么问什么，她始终闭口不言，甚至连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变成哑巴。

从村民们的闲谈中，青青了解到所处的镇子离枣树峁村仅有十二华里，走小路仅有九华里，自己来时的那条石子路正是通往镇子的，镇上逢四逢九的集。真可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青青脑子里灵感忽现，既然跑不进县城，何不到镇上派出所求救呢？有了这样的想法，青青就开始为自己的行动做好了。每当赵秀英和来有老汉监视着她在院子晒太阳、溜达时，她就仔细观察着周围的逃跑路线。

青青暗下决心，找机会，一定跑出去。

初夏的日头总是那么高，好不容易才等到暮色四合，正好山牛被喜娃叫去维修电路还没回来。这正是出逃的难得机会。趁着赵秀英还尚未将房门锁上，青青悄悄溜出门，飞一样地跑下硷畔沿着井路，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青青的身体比之前硬朗了，可毕竟没走过山路，况且又看不清路面。她踉踉跄跄地走着，跑着，摔倒了赶紧爬起来再跑，也顾不得哪里磕破了擦伤了，心里只有一个目的，快点跑出这个村庄，爬上对面那道山岭，或者搭上通往县城的车辆，或者

到镇上寻求派出所解救。只要跑出去，自己就有救了。

青青一边想一边高一脚低一脚地跑着，还未跑下井坡，就感到额头冒汗，气喘吁吁，心怦怦直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蹿出。青青不无担心地扭头朝村子里望了眼，只见村口灯光闪耀，人声嘈杂。青青急了，忙乱中有些慌不择路，在黑黢黢的暮色里不顾一切地向下跑去。突然，脚下一扭，重重摔倒在凹凸不平的石头路上。她准备站起来再跑，却发现右脚踝疼痛钻心——脚崴伤了。

青青又绝望了，气恼得捶打着自已失声痛哭起来。身后纷乱的叫嚷声、脚步声越来越近。青青挣扎着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向路边的石岩下跳去，眼看就要跳到石岩下了，突然，石岩下发出“嘎呀”一声尖厉的哮叫，黑暗的岩壁里一双泛着蓝色幽光的眼睛惊恐而凶恶地瞪着青青。青青吓得寒毛直竖，打了个冷颤，“妈呀”一声跌坐在乱石丛中。那只野物也似乎受了惊吓，箭一般冲出岩壁，拍打着硕大的羽翅转瞬间消失在暮色苍茫的苍穹中。

就在野物振翅飞翔的一刹那，一束手电光已将青青牢牢锁定。

“快，在这呢！”跑在人群前面的二蛋手里拿着手电筒，旋即向后哗哗忽闪了几下喊道。

片刻功夫，山牛、喜娃、张虎子以及村里的年轻人将青青团团围起来。张虎子喘着气抖落着手里的绳子厉声喊道：“听话不？不听话一把捆起来，让她再跑。”

喜娃制止说：“别。”

几束电光聚集在青青身上。山牛蹲下身看着青青，她早已吓得面无血色，缩成一团，浑身颤栗不已，双手抱着右脚踝嚶哭泣着。山牛这时才发现青青崴了脚，脚踝肿得鼓鼓的。他心疼地帮青青揉搓着，喃喃地说：“黑天夜半的，路又不熟，就不怕跌下悬崖？”

听山牛这么说，张虎子故弄玄虚，夸大其词地编着故事吓唬道：“我们这里山大沟深，不同你们关中。这深山里不光有鹰，胳膊粗的蟒蛇，还有狼，豹子，黑夜里出来吃鸡吃羊，有时还咬人哩！几年前，我们村有个人黑夜赶路，不小心踩在蟒蛇身上，硬让蟒蛇活活缠死。”

受了惊吓的青青已是骨软如泥，听了张虎子的话，后背一阵阵发凉，心想：“这犄角旮旯的，还是人生活的地方吗？”

山牛给青青揉了一会，把青青搀扶起来。众人又把青青扶在山牛背上。虚惊一场，相安无事，大家有说有笑地朝村里走着。

喜娃说：“咱陕北夜晚是不敢乱跑

的。关中那地方，这大的壁虎一整天在屋子里乱窜，怪吓人的。我女儿一见就哭，我拿棍子赶壁虎，壁虎跑了，那尾巴却掉在床铺上翻着筋斗打着滚儿，吓得孩子们扑在他妈怀里直哭。谁知我岳母说——甬怕，怕啥嘛——喔是壁虎给娃擀长面哩。”喜娃说着搞笑的话活跃气氛，手里比划壁虎的肥大，说到最后竟学起了关中岳母的腔调。

听喜娃模仿关中人说话，青青差点笑出声来，又见众人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下朝自己看着，赶紧绷起脸。

喜娃又说：“我到渭南岳母家住了段时间，也了解了关中人的生活习俗：面条像裤带、辣子一道菜、饼子像锅盖……关中人喝酒，没喝几盅就推让说——你喝，你喝——俄喝了头晕哩；关中人一块下馆子吃饭，付账时又推脱说——你出，你出——俄的钱还有用哩。”

虎子问喜娃，说：“喜娃，那和你妻哥下馆子，谁出的钱？”

“妻哥出得么，我吃完把嘴一抹说，哥，你出，你出——俄的钱还有用哩。”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青青也禁不住哧哧笑了，赶紧把头埋在山牛脊背上。二蛋说：“这关中人还挺有乐趣的，虎子哥，你也抽空带嫂子回趟关中？”

“你这瓜怂，俄这机会还没成熟

么！”张虎子也学着媳妇的关中口音朝二蛋奚落道。

众人听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有人说：“山牛，你个瓜娃，咋还没给你媳妇开包呢？看人家虎子，媳妇之前也跑，现在不过得好好的。”这人前半句模仿关中口音，后半句模仿不来了又用陕北土话说。

张虎子见有人夸，就更得意了，笑着说：“嗨嗨，婆姨女子嘛！有时候你得惯着她，疼着她；有时候还得捶打捶打——就像烂羊圈门子，时间长了不捶打，它就松垮了。”

青青伏在山牛背上，听着这些山里人说荤话，有些想笑又不敢笑出来。她听村里人说喜娃和张虎子媳妇也是关中拐来的，听说张虎子对他媳妇可狠了。但青青希望张虎子所说的是玩笑话，不要真的对媳妇拳脚相加。虽然张虎子媳妇还没见面，但她更同情这位关中老乡。

#### 4

柳青青逃跑未遂，村里人建议山牛学习张虎子的办法，把青青白天也锁起来。山牛却死活不依，反驳说，那是囚禁，于心不忍。反倒每天细心地给青青的脚踝上擦药抹膏，冷敷热洗，搀扶着青青

锻炼。

其实，自打被枣树崮村民认定为山牛媳妇以来，山牛的一言一行，青青已看在眼里。十多天来有名无份的夫妻生活，让她看出山牛的确有些与众不同。每天早晨为自己打来洗脸水，吃饭时总把热腾腾的饭菜递在自己手里。彼此还是和衣而睡，夜半，即使自己尿急了，山牛真的信守诺言，没有趁人之危。

日子久了，夜晚听门的人见山牛还是没有动静。村民们便聚在一起，戏谑山牛身体结实，性功能严重障碍，别看来有花钱买了个媳妇，到头怕连个孙子也抱不上。看人家虎子，那叫先下手为强。

“照这样下去，人家女女肯定会走的，谁愿意守活寡！”一些村民替山牛担忧着。

“啊呀呀，肉在那摆着了嘛！猫不吃。你说这个山牛哥哥，急死人啦！”二蛋急躁地在人群里嚷嚷着。

“看把二坨蛋爱坏啦！”喜娃风趣地说。

“要是我的话，哼哼……”二蛋摩拳擦掌越说越来劲。

听着村里人的风言风语，来有老汉实在憋不住了，走出走里，凶巴巴地瞅上山牛几眼，却一句责怪的话也说不出口。赵秀英也由不得暗骂儿子不懂夫妻

生活，也开始冷落起儿子，而对柳青青却更是照顾有加。

对村民们的讽刺与嘲笑，以及父母的冷落，山牛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但他依旧不为所动。他觉得婚姻不是占有，爱情需要感化。他当然喜欢俊秀的媳妇，可是他没有多问一句青青不愿说的话，至今，他还不知道媳妇姓甚名谁，他清楚媳妇刚刚经历了生死离别，几千里路上被绑架到陌生的环境，眼下最应该做的，是让她适应这里的环境与生活。他喜爱她，但不想用玷污的方式接近她，而是尽心尽力地来关心她，呵护她，慰藉她。可是，谁又能明白自己的心呢？

近日来，山牛闷闷不乐。这天黄昏，心情郁闷的山牛感到生活百无聊赖，他取出那把半旧不新的二胡，坐在脑畔后面的枣树地里拉起来。那曲《二泉映月》幽怨如泣，听得人心潮澎湃，思绪难平，似乎所有的烦恼苦闷都从胡弦下释放出来——

憔悴琴魂作漫游，  
平生事啊难回首。  
岁月消逝人烟留，  
孤苦伶仃无亲友。  
风雪泥泞怎忍受，  
荣辱沉浮无怨尤。

年少青丝，  
转瞬变白头。  
……

在陕北，在这最偏远的穷乡僻壤，也会有一些热爱艺术的农民，每逢天阴下雨或冬月寒天，聚集在一起吹、拉、弹、唱，借助歌曲或琴声来抒发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尽管有时候他们搜集不到词谱，甚至有些唱词走调，但一点不妨碍他们对信天游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来有老汉拉得一手好二胡，山牛自小耳睹目染，也跟着父亲学会了二胡。上学时又经过音乐老师的指导，学会了倒把、颤音、揉弦，比起父亲，他拉二胡的技巧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自打青青来了，他再没动过二胡，可是，当他的心里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他的举动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二胡——也许就是他唯一的知音。

半个月过去，赵秀英的关心和疼爱，青青似有所动，开始主动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并没叫一声“妈”，也不喊一声“姨”，更别提与人交流，所以大家还是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不过，这并不重要，只要青青不绝食，不逃跑，已经让大家安心了不少，对她的监视也相对松懈了一些。

晌午过后，太阳不那么毒了，农人们忙着上山营务庄稼。村里很少有人，山牛跟着父亲在离家不远的地里打掐棉花。为以防不测，这两天他们选择离家近的地里干活，来有叔望着绿油油的棉花的欣喜万分，山牛的媳妇来得有些突然，等秋后棉花收了，给娃们好好缝两床棉被。

“山牛，山牛哥哥，嫂子——又跑啦！”邻家一个八九岁的娃娃一边跑，一边向棉花地里的山牛父子呐喊着。

来有惊慌地看着山牛，脸色唰地白了，八千块买来的儿媳妇一下子就要人财两空了！山牛几步奔出棉花地，趿拉上鞋向村里跑去。山牛判断媳妇还是从沟里下去的，山上的大路她没走过，况且大路上人多，她肯定是避开人走的。山牛赶回村见母亲与几个婶娘焦急地在村子里寻找着，母亲见山牛跑来哭着说：“她和我正在空窑里熬猪食，说要上厕所，一眨眼又不见啦！”

山牛顺着驮水的井路跑下沟底，沟里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只有水鸟几声清脆的鸣啾以及溪水淙淙流动的声音。山牛“暖暖”地吆喝着，跨过小溪向对面的山岭小道跑上去。

山牛一边跑一边喊，他不知媳妇叫什么，只能“暖——暖”地叫喊着。他知道爬上这条山岭就是通往乡镇和县城

的石子路，若是媳妇搭上去县城的车，那就麻烦了！但他也知道媳妇害怕走山路，不会走得太远，可是又会在哪里呢？上次就扭伤了脚，他不得不担心地向山路边的悬崖下望去，声嘶力竭地向幽深的山谷呐喊起来：“喂……喂，关中——关中——你在哪？”

山牛的呼喊声在山谷里激荡起一阵阵崖娃娃的回应：“关——中——关中——”多么亲切地呼唤，多么深情地呐喊，那声音听得人肝肠寸断。

蜷缩在玉米林里的柳青青，听着那一声声爱的呼唤，听着山谷里一阵阵绵延不断的浑厚回音，突然，一头扑倒在散发着热温的黄土大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慈祥博大的陕北大地啊！一如慈祥的母亲敞开了温热的怀抱，把那委屈，把那伤心，把那痛楚，都一并容纳。

山牛顺着哭声冲进玉米地，跑到青青面前。他有力的双手把青青从地上扶起来，泪流满面地说：“关中——不要走好不好？我——舍不得你！一定要走，我——送你回去！”

柳青青激动地望着山牛，终于哭着说出了这么多天来的第一句话：“我是——关中人，我叫柳……青青。”

山牛再也无法遏制情感的冲动，有力的双臂一把把青青深深揽在怀里，想

要把她融入自己的体内。青青没有拒绝，偎依在山牛宽厚的怀抱，像一只失去航向的小船躲进了避风港湾。

人生中，如果有一个人值得一辈子去依靠，那我们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青青感觉山牛像一头勤劳而笨拙的牛，闯进了她少女的芳草地。终于，她向他敞开了心扉，静静的玉米地里，她向山牛诉说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以及被拐骗的过程。

山牛听到人贩子的残恶行为痛恨的攥紧拳头，可是，他又羞愧得不敢拿正眼看青青。

山牛说：“过段时间我陪你一起到关中认亲。”

“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去？”青青明知故问。

“怕你们家人不让你再回来。喜欢一个人，就会变得自私。”山牛直率地回答。

不远处放羊的二蛋，听到山牛的叫喊声就知道外地的嫂子又跑了，撂下羊群朝这边跑来。听到青青的哭声，就停下脚步，远远地观望着玉米地里的动静。他看见山牛和青青偎在一起，青青温顺的样子似乎再没有了要走的迹象，这才放下心来，站在埂畔上扯开嗓子唱起来。高亢嘹亮的信天游，挟带着山谷的阵阵回音飘荡在山山峁峁间、沟沟岔岔里。

芦花的那个公鸡呀格呱呱格呱呱  
呱飞，

睡梦中想起了妹妹你。

比不上哪面来照几回，  
多少天那没吃下半颗颗米。

想妹妹我抱上那个枕头睡，

亲口我亲了一嘴荞麦皮。

哎哟哟哎咳哟哟，

亲了一嘴荞麦皮。

白肚肚的那个鸭子呀耍呀么耍  
水水，

游来游去一对对一对对。

母鸭上岸远远飞，

撂下那个公鸭谁搭理。

绣鸳鸯双飞，

死死哪活活呀不分离。

哎哟哟哎咳哟哟哎咳哟哟哎咳哎  
咳哟，

死死活活不分离。

……

青青和山牛静静地听着，青青听得似懂非懂，疑惑地问山牛：“二蛋唱的是啥？很好听的！”

“陕北民歌《想妹妹》。”山牛也故意把《想哥哥》改成《想妹妹》。

青青的脸霎时羞得绯红，说：“二蛋这娃——活泼得很。”

山牛笑了，用普通话把歌词一字一句念给青青听。此刻，山牛似乎在借着陕北民歌，向心爱的人传递自己的爱恋之情。

“噗哧”，青青听着听着就笑了，红着脸说：“没想到你们陕北民歌还挺有意思的，你二胡也拉得不错。”

“嗨，业余爱好，农闲时拉着解解忧愁！”

“你的爱好还挺多的，你还自学电路安装？”

“没事的时候学点知识，好为以后的生活寻求出路。地里活不忙了，可以到县城工地安装电路，挣点生活费用。”

透过山牛朴实的身体，青青感到他身上潜藏着一股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青青不解地问：“你这么优秀，为什么不娶本地姑娘呢？”

“唉！山里穷，交通封闭，问个媳妇彩礼一般不低于一万八，屋里的家当还要样样俱全。山里的女娃娃长大了，都往城里跑，都盼着能嫁到县城找个好婆家。所以条件不好的山里人家，只能买外地贩来的媳妇。喜娃和虎子媳妇就是渭南那边的，都生小孩了。父亲见我年龄大了还找不下媳妇，就背着我和张德胜大叔找了贩枣的贺伟伟。说起来也真对不起你！”

柳青青昂起头望着蓝瓦瓦的天，度

诚地祝愿每一位拐进山里的外地妇女，都能遇上如意郎君，过上幸福的生活。

“来，我再背你回去。”说着山牛俯下身子。

“不用，你拉着我就行。我要慢慢适应山里的生活。”

山牛拉起青青的手走出玉米地，顺着山岭朝沟底走着，闻声而来的枣树岭村民们，看到山牛牵着媳妇的手从山坡小道上走下来，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山路依旧很陡，山牛挽着青青的手走得很慢。但此刻青青却感觉没有了之前那种恐惧感，她感到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似乎都变得亲切起来。

## 5

晚上，村民们都散去，细心的赵秀英还是把那只便盆放在门后面，照例反锁了房门。

青青关了电视，山牛习惯地和着衣服躺进被窝，继续研读《电工识图自学通》。

“不早了，休息吧！”说着青青关了灯。

山牛合起书本放在枕边，黑暗中他看不见青青，却听见她正窸窣索索地

脱着衣服。山牛不禁心头一热，他觉得青青终于对自己解除了戒备，可是自己不敢当着她的面脱衣服。夜沉沉的，山牛怎么也睡不着，从呼吸声中判断出青青也没有睡，山牛想和她说些什么，又没有合适的话题，更没有勇气打破这份沉静。

青青年龄比山牛小几岁，却接受过三年高中教育，文化比山牛高出很多。然而青青觉得，山牛身上有一种有别于人的东西。她欣赏他的稳重而又不乏细腻，敬佩他对情感的把控，青青也看出山牛爱自己，但没有丝毫侵犯的意思。爱——更多地体现在对自己细微的关心与呵护中。遇到山牛，她似乎才懂得：“一个男人的真正魅力，不是长得多么帅，文化有多么高，而是更多地体现于自身的内在修养。”

天色已经泛白，羊圈里的羊“咩——咩——”地叫唤着，赵秀英哗哗清扫院子的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青青坐起身，似乎已无所顾忌，山牛看到她那单薄的内衣下，两只乳房更显挺拔。山牛装作咳嗽的样子背转身，耐心等待青青穿好衣服。青青溜下炕，略微整理了一下头发，破例把那只便盆端了出去。

山牛暗自高兴，青青已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从早晨开始了，青青甜甜的一声“爸——妈——”。赵秀英与来有老汉叫得心花怒放，他们惶惶不安的心瞬间得到了空前释怀。山牛上地的时候，青青也跟着，来有老汉就去另一块地里；山牛和青青闲在家里，赵秀英和来有躲着到邻居家聊天。他们要给儿子与媳妇留下足够的私人空间。

这天下午，青青早早和了面，为山牛一家做了她拿手的关中拉条子面。晚饭过后，他们都坐在硷畔枣树下面的石凳上，拉闲话。天幕上繁星点点，银光灿灿，一轮满月悬在天际，皎洁的月光洒满院子。沟底的浅水池里蛙声四起，一阵晚风轻轻掠过，让人倍感舒心惬意。

青青站起身从屋里拿出山牛的二胡说：“拉几首陕北名歌让我再听听。”

“老头子，你不累？我有点瞌睡！”赵秀英向老伴招呼着。

“累，累，也正想睡啦！”来有老汉说着起身和赵秀英走回屋里。

山牛没有推辞，调试好胡弦，拉了一曲《赶牲灵》一曲《三十里铺》。

“调子很优美，就是听不懂。”青青喃喃地说。

山牛又耐心地用普通话把歌词念了一遍。

“这歌词耐人寻味，我以后一定要把你们陕北民歌收集起来。”

“这好办，只要你有兴趣，我会拉不会唱，歌词倒记得不少。”

“嗯，懂了歌词的意思，听起来就更有味。”

望了眼天空中那轮满月，山牛说：

“这首你一定能听懂。”

山牛说着胡弦下一首《十五的月亮》婉转悠扬的旋律缭绕在耳畔，青青静静地听着，突然，她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山牛赶紧收住弓，后悔自己太过鲁莽，勾起了青青的思乡之情。

“离开家这么长时间，家里人至今还不知我是死是活！”听了这首《十五的月亮》，青青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也有些乐不思蜀了！

山牛一时觉得无言以对，心里像毛毛虫蠕动般的难受。

“我应该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青青泪眼蒙蒙地说。

“那等你把信写好，我们就寄出去。”山牛安慰着。

那晚，赵秀英再没替他们端便盆，也没有反锁房门。

青青铺好被褥，把两只枕头紧紧挨在一起，也没有关灯，大胆地在山牛面前脱下了衣服。山牛当着心爱女人的面却不敢宽衣解带。他关了灯，也脱掉好久没有解开的衣服，躺在软绵绵的被窝里，着实让山牛感到一种久违的舒坦。

窑洞里很静，静得仿佛能听出发落地的声音。忽然间，山牛感觉一只酥软脚，灵活的脚趾轻轻触碰在自己腿上。山牛再也无法控制，一把把青青拽进自己的被窝。

女人的感觉是细腻的。早晨起来，出来进去之间，赵秀英从青青白皙的脸蛋上，看出了一抹羞红。喜悦的情绪不由得跃上心头。她和老伴深爱着儿子，儿子的幸福就是他们老两口的幸福。

语言不通，是沟通交流最大的障碍，青青与山牛父母的对话总是“伊伊啊啊”，与山牛却心有灵犀。山牛耐心地在他们中间一句一句翻译着。

在陌生的大山深处，山牛是青青唯一的精神寄托，情感依赖。她黏着山牛，田间地头有山牛的地方，总会看到青青的身影。青青爱上了山牛，同时也爱上了陕北，尽管听不懂，见了村里人她总是甜甜地笑着，或者礼貌地打个招呼。枣树崂的村民不禁羡慕起来有老汉的福气，觉得外地姑娘有礼貌懂人情。

为了让青青早日走出远离故乡亲人的阴影，山牛决定带青青到镇上，把写好的信寄出去。他深信青青的父母不会拆散相爱中的他们，顺便也想给青青买些换洗的衣服。

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时。来有老汉压低声音说：“老子看你是个糊

脑忖！人家大人把青青接走了，你还能有婆姨。信就别寄，衣裳倒是应该买。再说，你把她带到镇上，操心再跑了！”

“大，没事的，我知道。”

赵秀英看着山牛对老汉说：“老头子，相信咱娃，牛子考虑过应该不会有问题。”

“到镇上给老子放机灵点。”来有老汉不无担心地安顿着。

山牛从空窑里推出自行车，掸尽灰尘，载着青青向镇上走去。车子一会儿上坡，青青扶在后面帮忙推着；一会儿下坡，青青坐在后座上吓得抱住山牛的后腰不敢睁开眼睛。

上一道道（那个）坡坡（哎哟哟），  
下一道道梁（哎）。

载上我（那个）亲妹妹（哎哟哟），  
（哎）心（呀么）心儿醉

……

听着熟悉的音调，山牛停下车子循声望去，看见喜娃双手扶在锄把上，站在山路上面的塄畔上，望着他俩“嘿嘿”发笑。

青青像是听懂了，向山牛会心地笑起来。

“喜娃哥，你还学会编歌词咧。好好唱么，青青正想听呢！”山牛向喜娃

叫道。

“不唱了，你们早去早回，哪天有时间你拉我唱，让青青听个够。”喜娃笑嘻嘻地说。

“不唱我们可走啦！”山牛说着跨上车子，刚走一会喜娃又朝他们唱开了。

鸡蛋壳点灯半炕明，  
烧酒盏盏淘米不嫌你穷。  
哥哥你人穷心不穷，  
妹妹就爱这号人。  
……

歌声越来越远，转过一道山湾便听不到了。青青说：“渭南的嫂子一定也过得很幸福。”

“嗯，夫妻感情倒是很好，就是日子过得有点紧巴。”

青青又说：“不管穷与富，夫妻之间能合得来比什么都好。”

“嗯。”山牛接着又说，“喜娃爱唱信天游，最爱在山里唱。我们陕北民歌最大特点就是拦羊嗓子回牛声放开吼，隔着黄土高山，喊出喜怒哀乐，这就是信天游的独特韵味，粗犷豪放而不乏细腻。”

“还说你不会唱，你对陕北民歌还懂得不少。”

山牛笑着说：“好多歌词都能背下

来，但我嗓子不好，唱不来。念初中时，我们音乐老师对陕北民歌颇有研究，时常给我们讲这方面的知识。”

“我发现你们陕北人都会唱，不光男人们唱，有时听到一些女人也在唱。”

“嗯，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着，山里人见景生情，用歌声为自己排解忧愁，用歌曲为繁重的生活解压，每一首歌曲都是来自陕北人内心深情而悲怆的呐喊。如《走西口》这类型的歌，就是女人们唱给男人的叮咛与嘱咐，也唱出了对男人外出的不舍和担忧。”说着，山牛觉得这个话题有些沉重，话锋一转，又说：“再如，男人和女人关系暧昧，就唱酸曲表达情感，有这么首，我念你听：“小米稀饭慢火火熬 / 唱酸曲就为那点酸味道 / 甜格盈盈苹果水格淋淋的梨 / 酸不溜溜才有一点人情味……”

青青坐在后座上认真地听着，不免哑然失笑。蓦地，山牛也想起青青刚来那天晚上，为防范自己，扯了炕单在裤子上系了几个死疙瘩，第二天上厕所连她自己都解不开，最终还是娘用剪刀剪断的。想到这里，山牛禁不住“嘿嘿”笑出声来。青青立刻心领神会，嗔怒地在山牛后腰轻轻扭了一把。刹那间，乡间小路上回荡起他们欢快地笑声。

一路欢声笑语，行程似乎也很快，说话间他们来到乡镇邮电所。

“你是枣树崮村张来有的小子吧！朝哪里寄信，也不逢集，大老远跑一趟。”邮电所老周说话间瞄了几眼青青。

“关中。”山牛说着替青青填写了信封。

从邮所出来，他们又在服装门市买了些衣服，青青也是农家子女，总是不选太贵的。山牛又领着青青买了一些妇女生活用品。其实，山牛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彻底拨动了青青的芳心。

信寄出去了，青青等啊盼啊，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久久地收不到家人的回复。她实在等不及了，又写了几封寄出去，三个月过去了，四个月过去了，青青还是没等来家人的信，而她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

## 6

一天中午，二蛋心急火燎地跑到山牛家，喘着气说：“大叔——不好了，县公安局的人到了咱村……专门走访买媳妇的人家，要把这些拐来的妇女送回去！”

来有与赵秀英一下子呆了，这可怎么办？他们把目光投向儿子，好像儿子总能在危难时机化解掉生活中的难题。山牛也望着父母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切

被屋里的青青听到了，她走出门说：“爸、妈，不用怕，我不走。”

青青的话，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也是他们最想听到的。不一会，三位穿着制服的警察，在村长的带领下走进山牛家院子，其中一位亮出工作证说：“鉴于近年来拐卖妇女案情严重，我局成立了专案组，协同其他省市捣毁了多个贩卖妇女团伙，并一举成功抓获了涉案的犯罪分子。现在我们征求受害人意见，如愿意回去，将由我们护送回家。”

“我暂时不回去。”柳青青坚决地说。

“那……”几位警察看着青青的大肚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青青迟疑了一会，又说：“其实，对我们这些被拐妇女来说，能否被解救出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应该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村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山里人就不会再找不着媳妇。”

青青的话太让人意外了，带队的警察惊愕地望着这个文静的女孩，下意识地点点头。

山牛一家热情地挽留警察喝过茶再走，那位年长的警察说：“公务在身，不便久留。”说完，让村长带他们去张虎子家。

枣树崮的村民远远望着虎子家院

子，知道虎子要麻烦了。果然，只一会儿，虎子媳妇提着包袱跟警察走出院子。虎子尾随出来，扯着媳妇的衣襟苦苦哀求着，女儿也跟在后面哭喊着。虎子媳妇跨上警车的一刹那，迟疑着站住了，泪眼汪汪地回头看一眼那个生活了三个年头的窑院，看着满脸鼻涕泪水哭喊着的女儿，顿时泪如雨下。

二蛋望着呆在硷畔上失魂落魄的虎子，气急地骂道：“虎子哥，你个瓷人！”

虎子听了二蛋的话似有所悟，也不再顾警察的阻拦，抱着孩子向警车扑来。虎子媳妇丢下行李，跑过去从虎子怀里接过孩子，脸贴着女儿的脸，叫着女儿的名字，禁不住肝肠寸断。想起张虎子对自己的曾经过往，却又咬紧了牙。张虎子看着痛哭中的媳妇和女儿，愧疚地说：“媳妇——我以后一定对你好！”说着也呜呜地哭了。

警车沿着曲折的村路徐徐开走了，枣树崂的老老少少望着离去的警车都不免为虎子叹息着。柳青青没去看热闹，但她和枣树崂的每一位村民一样，希望虎子媳妇能留下来，正如，枣树崂的村民当初希望自己留下来一样。

时令已到了大寒。青青的肚子越来越大，走路的时候也得一手叉在腰里支撑着。勤快的赵秀英正在为即将出生的小孙子准备棉被和一些婴儿的小衣服。

可是，青青还是没盼来关中老家的回信。青青和山牛都有些纳闷，山牛担忧地琢磨着，猛然想起那天邮电所老周的问话。

“对，一定是老周做了手脚，一定是父亲的主意。”山牛急匆匆地走进父母的屋子焦急地问：“大，你给邮电所老周说甚来？”

来有撇转头故作镇定地说：“甚也没说。”

“大，肯定是你的主意。老周只晓得我是枣树崂的，又咋晓得我是你儿子？不然，寄了几封信，几个月怎连一封回信也没收到？”

青青听到信的事，也从隔壁屋子赶过来说：“爸，你也看到了，我不走，这辈子就是张健华的人了。”

“死老头子，你做甚来，看把娃们急得！”赵秀英过去扶住青青朝老汉骂道。

来有老汉望着青青叹了口气，说：“那天晚上听你们说要给关中寄信，我怕你们家来人把你接走，就提前到镇上给老周说了你俩的情况，让老周把你俩寄往关中的信都压了。大没别的意思，就是怕失去你这么个好媳妇。”

谜团终于解开，山牛为父亲的举动感到可气又可叹。他能理解父亲在儿子婚姻上的良苦用心。

深夜，青青提笔重新写了一封长

信，把离家后的全部遭遇仔仔细细写在信里，并让远方的父母等孩子满月时一定要来陕北。山牛同样以女婿的身份，在青青的信笺上给未见面的岳父岳母写了些问候的话。信笺中夹了一张山牛与青青的合影。

第二天一早，山牛骑着车子飞快地向镇上驶去，寄去的不仅是青青的思念与心愿，也有山牛一份深深的期盼。为了不再有什么闪失，山牛决定多花几块钱，寄了一封挂号特快。

关中平原到陕北地区并没有十万八千里，也就几天时间，他们终于盼来了回信。青青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和山牛挤在一起读。来有和赵秀英坐在跟前，心咚咚直跳，不知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家会是什么反应。

亲爱的姐姐：

你好！收到来信才知道你还活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看到你与姐夫恩爱相处的消息，我们也感到很开心！知道你快要生宝宝了，爸爸妈妈都高兴得哭了，孩子满月时，我们一定来陕北看你们，看我们的小外甥。

……

妹妹：柳小青

从他们欢喜的表情里，来有夫妻对

关中亲家所有的顾虑也云烟雾散了。

虎子媳妇走了。虎子家一下子空了，冷冰冰的，似乎闻不到烟火味了。自媳妇走后的二十多天来，平日里说话做事虎虎生威的虎子，一下子蔫了。两岁多的女儿整天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喊着要妈妈。孩子撕裂的哭喊声搅乱了虎子的心，同时也搅乱了枣树崙村民的心。枣树崙的村民们隔三差五地去虎子家，帮虎子照看一会孩子或者料理一下家务。尤其喜娃、二蛋、山牛，一直给虎子出主意：要虎子带上女儿去关中找媳妇。

这天晚上，喜娃对虎子说：“虎子，趁现在冬月寒天不忙，赶紧把媳妇找回来。人常说母子连心，这娃，就是娘心头上的块肉！”

“警察刚送回去，我再去找，恐怕不行吧？”虎子不无担心地嗫嚅道。

二蛋气急地拍着炕沿说：“之前是拐来的，警察送回去是执法。现在咱上门去找，这叫婚姻自由，政府不是还提倡婚姻自由吗？只要嫂子愿意回来，谁也拦不住。”

山牛附和着说：“对，你要拿出诚意，去了关中，即使娘家人骂你、打你，也要让着、忍着。为了孩子，为了家，可不能再使你那暴脾气。”

“就是嘛，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它凉，它就是冰的；你对它好，它就是

热的。你看喜娃和山牛咋对媳妇的。”二蛋虽然是虎子户家弟弟，但一番话说得虎子信服地沉默了。

喜娃说：“易早不宜迟，我看明早就动身，多带些咱陕北小米、红枣之类的特产。”

翌日早晨，天还未亮，虎子和女儿换上干净的衣服，喜娃和二蛋帮忙提着几包行李走出院子。青青也早早起来，腆着肚子跟山牛来到村口。青青给虎子细心地叮嘱了去关中的相关事宜和一些风俗民情。见虎子他们走远了，青青又叫了一声：“虎子哥，一定把嫂子接回来啊！”

虎子怀里抱着女儿，掉转身朝青青点了下头，刹那间，这位性情刚烈的汉子，眼眶里溢满了热辣辣的泪水。

时间啊！当我们在痛苦难过的时候，它的脚步总是那么细碎而缓慢；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它却是那样的稍

纵即逝。转眼间，冬去春回，陕北大地又迎来了草长莺飞的新春季节。青青的肚子越大了，胎动也越来越频繁，离预产期也就二十来天。赵秀英为安全起见，让山牛带青青到乡镇医院做B超。赵秀英让他们早早吃了饭，送他们出门，说：“骑车子太颠，对胎儿不利，还是步走安全。”

来有老汉要套上驴车去送，被赵秀英白了几眼，说：“亏你还是过来人，孕妇临产要好好锻炼，骨盆撑开才好分娩。”

通往乡镇医院的山路上，山牛挽着青青的手缓慢地走着。青青望着连绵的大山，望着眼前曲折的山路，心里默念道：“这雄伟的大山啊，多么像山里人憨厚的胸怀，这蜿蜒的山路啊，多么像山里人的情路，坎坷缠绵……”

（栏目责编 曹洁）

## 清涧的清

◇ 曹 洁

一千多年前的某个清晨，太阳刚冒花子，光色柔和，刚刚好。天地纯净如初生之婴，一座生长在蓝石头之上的古城也刚刚醒来。就在她睁开眼睛的那一瞬，一股清泉从石头底部冒出来，冲天而上。一时间，水花四溅，碎银子一样，洒落在一群凿井人身上。水珠子雨点一样淋下来，淋湿了头脸和衣裳，却没有谁想着去挡一挡。他们被这奇异之象惊呆了，谁也没有想到沉寂亿万年的蓝石头竟然一下子泛活了，像一口巨大石锅装满了清水，水波沸腾，汩汩作响；锅底那层层青石板，仿佛一束被神明点燃了之火种，熊熊燃烧，不止不息。

一个名叫“种世衡”的宋人，爆发出一声长啸，声闻数里。

这浑厚饱满、喜极而啸的男中音，

将大家从惊诧失神的状态中拉回来。他们睁大双眼，屏息敛声，只见种世衡双脚一跺，伸出一双大手，掬了一捧清水，向天空用力扬起。晶莹剔透的水花洒落大地，一座老城，遍地开泉，青青涧水，汩汩而流。

这是发生在1040年的史实。北宋司马光笔记体史书《涑水纪闻》第九卷中如实记载：“城中无井，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世衡曰：“安有地中无水者？”即命工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钱。凡过石数重，水乃大发，既清且甘，城中牛马皆足。自是边城之无井者效之，皆得水，诏名其城曰青涧。”

这座宽州故城，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青涧。

种世衡戍边筑城，从凿井出水后，人尊称之“种公井”。

种世衡，祖籍河南洛阳，乃北宋大儒种放之侄，西夏闻风丧胆的“种家军”开山之人。宋仁宗时期，种世衡奉命招抚羌人，戍守西部边地数年。他有才略，重气节，积聚谷物，流通货物，种家军所到之处，赏罚严明，秋毫无犯，也从不劳烦县官增兵添粮；他宽容博爱，善抚士兵，倘若有人生病，就派一个儿子专门视其饮食汤剂，极得人心，人人皆愿为其拼死效力。种世衡的军事指挥才干，为当时总领西北军务的范仲淹所赏识，称其“国之劳臣”。

当年，种世衡筑城安边，守备不足，便向王朝建议：兴建延州东北二百里原已废弃的宽州故城堡垒，以抵挡西夏兵锋，右可固延州形势，左可致河东粟米，北可图取银州、夏州旧地。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言，并命他负责这项大工程。期间，西夏人多次出击争斗，种世衡带领将士们，一边战斗一边筑城，不敢有丝毫懈怠。

他遇上了未曾预料的大难题——宽州地处险境却无泉水。

大家认为此地缺水，不可防守，想要放弃。种世衡力排众议，坚信地下有

水，命人全力开凿。可惜凿地一百五十尺之后，才碰到石头。石工们认为石头坚硬，绝不可凿穿。

种世衡严正下令：一畚碎石付酬一百钱！

或许是金钱的威力，或许苍天不负有心人，一座即将沉睡的老城，终于冒出清冽泉水，城堡顺利筑成，被朝廷赐名“青涧”。“种公井”之名，由此成为后人对种世衡最高的称誉，也是最好的纪念。种世衡守御青涧期间，开垦营田，通达商贾，结好四周羌族。每当西夏军来袭，羌民即先通报，故每战有备。1045年，种世衡去世，羌人酋长早晚来哀悼，青涧城人画其像，立祠祭祀。这位北宋戍边名将，一生功业，不言其他，单凿井取水一例，已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北宋中叶，宋夏永乐大战，宋军因被困无水而大败，就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故而，从军事意义上讲，种世衡于宽州旧垒凿井取水，为西北戍军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具有筑城拓荒的国防意义。

每一座老城都深藏着成长的故事。清涧历史悠久，文明远播，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安居于此，繁衍生息。这道先秦时的“全秦要户”，北魏太和十一年首置“朔方”，而后历代隶属纷繁，多

次更名移址。直至大唐贞观年间，方筑起“宽州城”，北宋康定元年“种公”凿成而被赐名“青涧”，金大定二十二年改设为“县”，明洪武四年定为“清涧”。明、清、民国年间，清涧县先后隶属绥德州、延安府、榆林道。1935年1月清涧县苏维埃人民政府成立，1940年2月清涧县人民政府成立，自此，这片红色的土地开启了新征程。

清涧地处晋陕峡谷西岸，山环水绕，地理独特，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顺治《清涧县志·地理志》记载：“清涧，东据黄河，西绕黑水，钟楼、官山前后耸峙，延安扼险之地，冈陵重叠，溪谷深阻，左可致河东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势，北可控沙漠之地，屹为麟延之冲。”这段文字极具画面感，仿佛一幅简笔素描，画出清涧的古老和神奇。

清涧的确是古城佳地，物华天宝，钟灵毓秀。老城东西都是高山，如铜墙铁壁，护卫着清涧城子民世代繁衍生息；清凌凌的秀延河水，如一弯玉带，从城中穿流而过，绕过笔架山，淙淙而南。前人《笔架山》诗云：“何年大笔写宽州，拼得珊瑚作架留。涧水淋漓频染翰，山川景物一齐收。”笔架山底，秀延河与东沟水交相融汇，流淌不息。

旧时，清涧城只有西沟砭一座浮桥往通秀延河两岸，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清涧人自发聚合，参与修禊等多种活动。相传“三月三”是黄帝诞辰，古称“上巳节”，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人们结伴去水边沐浴，祈福消灾，后代沿袭水边饮宴、郊外游春、曲水流觞等活动。悠悠岁月数千年，一代代清涧儿女，在这里诞生，在这里成长。他们以山为笔，以水为墨，墨不干，笔不尽，抒写着老城的前世今生，如雪的宣纸上，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清”字，刚直不阿，顶天立地。

清涧的清，清于亲和之民。清涧城四道城门，护卫着北关、南坪、东街、西街，日夜生息，彼此安宁。一条南北主街道，最热闹处当是红巷口，会友、说媒、买卖、杂耍，赶集市，或走亲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十字街口，连通着府厅巷、霍家巷、石板巷、白家巷、马家巷、郝家巷、周家巷、柴市巷、南坪巷等，巷内多个姓氏营建多处窑洞四合院，独门独院，又互相连通，邻里和睦，彼此亲和。

清涧的清，清于清流之风。清涧城东边前寨山和后寨山，既是清涧的地理制高点，也是世俗人望的制高点，寨山

王家，高门大户，人才济济，王扬院门匾书“王国褚英”，由太学生王耀祖立于清乾隆三十二年；王锡臣院门匾刻“积善读书”，王仁书于道光岁次，前庭、后院、转角楼，格局独特，饱含着王家经营数代的处世之道，经世不散，历久弥新。多年之后，老宅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官宦人家的大门形制，砖木石结构，五脊六兽，富丽堂皇，砖雕精致，细腻如绣。

北稍门有一座虎头王家宅第，乃光绪年翰林王宪故居。王宪出身官宦世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为官京城，宦声显赫。老宅青砖碧瓦，中西合璧，中式大门五脊六兽；院内一座西式尖顶月门，匾额书篆体“刚正不阿”，小字“癸酉孟夏”，“冰如题”；背面隶书“谦益”，小字“癸酉年初夏”，题款漫漶。环顾院内，举目之处，一砖一瓦，一匾一题，忠孝悌义，谦虚有益，以德配天，天人合一，尽显清流之风。

清涧的清，清于清白之儒。清涧儒者之清，当以白乃贞为上。清涧倒吊柳白兆昌旧宅，至今高悬“世德清风”，以彰后辈。据记，清代白氏出过四位翰林，先祖白乃贞，字廉叔，号蕊渊，又号憨斋，顺治八年中举，翌年殿试登进

士三甲 26 名，受翰林院检讨，入顺治大训纂修官。白氏后辈保存“钦赐翰林”门匾一块。康熙二年，白乃贞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择优取才，守正不阿，后遭权贵诬陷，罢黜归里，诗酒耕读。白乃贞工诗文，诗学白居易，真朴淡泊，著有《憨斋存稿》多卷，其中四卷付梓传世，《四库全书总目》载入。白乃贞先后为《清涧县志》《陕西延绥镇志》《延安府志》《米脂县志》作序。1679 年和 1682 年分别鉴裁重修《延安府志》和《米脂县志》。族人珍存白乃贞亲撰门联“勉学亲耕真事业，存心积德旧家风”，足见其清白风骨。

清涧的清，清于青草之香。霍家巷霍家大院，门匾隶书“慎行”。霍家翰墨书香，中医济世，自立“益生堂”药铺近一个世纪，名满乡间，有“功同良相”之誉。清涧人熟知的“霍四先生”，名致远，字静堂，兄弟四人，其排行第四，乃陕西名医，曾任县中医院院长，北关街上那座老中医院，常年药香四溢。霍静堂祖父霍承珍，精于痘疹儿科；伯父霍冀州、长兄霍瑞堂，均系清末秀才、本县内科妇科名医。百年之后，霍家大院颓败，十多孔窑洞，有的坍塌，有的新修，有的保持原貌，大多废弃不用。

两扇厚重木大门，左侧一扇完好，右侧一扇损坏倒地。院内一棵老槐树已经站了数百年，主干粗壮，树冠硕大，荫庇着一座老宅不老的生命气息。抚摸着那棵老树，想起母亲说过年轻时婚后身体不适，经霍四先生细心调理，才孕育了她的第一个女儿。那么，母亲来过这院子。心念母亲，泪水潸然，仿佛看见她带着喜悦的笑容和初为人母的娇羞，掀开帘子，从一扇木门中走出来，衣襟带着一袭草香，回家去了。我年轻英俊的父亲，正在等着好消息吧。当年，究竟有多少年轻父母从这座飘溢着药香的宅院中获得了天伦之乐的喜悦和幸福？

清涧的清，清于螺丝之织。清涧城南没有街道，秀延河潺潺而流，流过南坪，就到了石台寺，河中心端坐一座魁星楼，庇护着清涧学子金榜题名。当年，人们从城南邑南门进进出出，方便随性，说着独属清涧的方言，吃着饸饹、煎饼、韭盒、烙饼、枣果馅等清涧美食，过着每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南坪上早先年有一家丝厂，很红火，我至今保存着母亲留给我的两块大红被面。比起江南的丝绸，清涧的丝织品既有蚕丝的轻柔，

又有棉布的瓷实，似乎更贴近老百姓的日常温度。

清涧之清，清于清水之石。清涧河流域河谷深切，青石藏水，石材资源极为丰富，自古即以石板闻名于世。民谣唱“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漫长的地质构造中，岩石在凹陷和抬升中多次交替，一层一层叠加，构造出薄厚均匀的清涧石板，色泽青蓝，肌理细腻，如上苍赐予的一册册书页，供人翻阅，百读不厌。

山有青石，城有老树，走过清涧老城，遇见一棵百年老枣树，长得撑破了皮，主干枯了，却从内里生出两块新根，一般高低，一般粗细。仿佛一个父亲生了两个双胞胎儿子，父子相依，兄弟相亲。老树孕新根，恰如先祖赐予后辈绵延不尽的荫庇和滋养。

清涧，这是一个清清明明的词，清如山涧溪水，明如草上阳光。清涧的清，是山，是绿葱葱的笔架山；清涧的清，是水，是清凌凌的秀延水。清涧，这一脉清清涧水，滚滚红尘，难染你清澈见底的本色。

# 烟尘往事

◇ 岳 静

## 武装之外

1965年1月，最寒冷的季节，父母响应毛主席支援边区建设的号召，怀揣理想和热忱从北京来到了塞北榆林。他们蓬勃如朝阳，干劲儿冲云天，和农民一样日出顶着日头山里劳作，日落念着语录公社开会学习。早晚8点的两餐，大多是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清汤和黢黑的咸菜疙瘩，太阳从东绕到西，漫长而难耐等待。但即便是肚子空空，也丝毫难减理想信念的坚定和斗志豪情的飞扬。工地上红旗飘飘，人头攒动，他们扎着裤管，喊着号子，在田间山头挥汗如雨，奔沙埂塍畦负水烧畲。有时肠腹痉挛，咕噜噜地响动越来越大，腾不出手来抵住这闹腾，就放声高唱掩饰尴尬。母亲曾累得晕倒在打坝工地，父亲也有榆林

引种迷失方向被困沙漠整整三天三夜的艰险经历。十八九岁的父母从不会务农到行家里手只用了很短时间，他们得空就勤学苦练，手和脚上打起水泡，化脓结痂，痂落血流，疼痛钻心，都握不住锄头，他们挺了过来，经受住了考验。而“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最痛莫过思乡，离愁日渐沉重，他们心里的苦闷、困惑却无处诉说。

英俊聪慧的父亲与善良美丽的母亲相识于由京赴陕的路上，列车上的一路欢歌、休整时的朝夕相遇，彼此有了印象。次年，来自清涧的父亲和来自绥德的母亲，恰巧同批次在榆林社教培训。一份意外重逢和惊喜注定了姻缘，是母亲大胆示爱，和父亲开始了鱼雁传情，陕北黄土高原的溪堤柳岸、窑洞砭畔，都留下了他们异地情恋的身影……婚

后，母亲从绥德林业站调到了清涧。环境艰难，但甜蜜爱情淡化了心绪的愁苦和工作的重压，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不料新的政治运动轰轰烈烈扑面而来，颇有思想的父亲被强行划入“造反派”，相反，兼做播音工作的母亲被扣上了“保皇派”爪牙的帽子，“造反派”叫嚣要割了她的喉管。仓促之间，父亲带母亲从“大联合司令部”院墙翻跃而出，避开围追堵截，离开陕北，一路逃亡，历经重重艰险。在延安，他们遇到了岗卡的盘查，面对一个个荷枪实弹、黑洞洞的枪口，母亲惊慌失措，好在父亲提前编好了说辞，勉强混过去。不想，“造反派”一路追到了太原火车站，躲在树背后的母亲紧握着脱了帽的钢笔，做着最坏的打算。一切安静了下来，他们终于回到了故乡，可“近乡情更怯”，怕被逮个正着，就藏匿在父亲养母家——郊外青龙桥，这一住就是一年零八个月，不幸还是被人告密，遭拘一周后，双双被遣返陕西，无奈地割舍了刚刚出生不久的我。

父亲不堪后母虐待，13岁离家出走，他的养母收留了他。养母的丈夫生前为京剧四大流派创始人之一的程砚秋先生跑龙套多年，获赠了程先生海淀区青龙

桥处的宅第，她就守着这来来去去的10多间房子孀居数十年，带大了9个孩子和10多个孙子孙女及重孙。生我的时候，她大多的房产已被政府没收，我们一家三口和这一大家子拥挤却快乐着。

这里位于北京最西端，紧挨着京密运河，与皇家园林颐和园毗邻，宜居且远离政治中心。父亲幼时常从泄水口潜进园子或是跳进门前的肖家河打鱼摸虾，肖家河曾流经专供皇家山区用水的玉泉山泉，调节着颐和园用水和灌溉周围久负盛名的京西稻田，1966年改建为京密运河。运河里鱼虾品类繁多，母亲正需要营养，父亲几乎每天都去运河撒网垂钓，常常满载而归。有一次因一条大鱼，父亲和他的二哥险些被湍流卷进闸门。那条鱼太大了，撞破了网，父亲一路追游，抱住鱼肚，漂至闸口，危情在即，父亲一只手的手指死死抠住墙墩石缝，胸膛被鱼尾拍打得淤血一片……这条鱼被打上来的时候，整条街的孩子都跟在父亲身后欢呼雀跃。几十斤的大鱼被放在大洗衣盆里，头尾高高地翘在外边，身子翻腾挣扎，引来更多围观的人，父亲和八叔、九叔把大鱼卸开分送给前前后后街坊邻居们。那些日子，鱼很多，炸着煎着吃，没油了，蒸着煮着

吃，大碗大碗的鱼汤养足了母亲的奶水，养结实了我的白胖。

许多年后，当80多岁高龄的干奶奶再讲我父亲当年打鱼的惊险时，仍唏嘘不已。父亲一边有滋有味地尝着他亲手烹调的鱼汤，一边说，生活是条河，看似平静，其实暗流涌动，险象环生，一定要冷静地把握好方向，不能随波逐流，人生中有些东西，就像怀里的那条鱼，只要死死抓住不放，就不会失去。

心地善良与超然豁达给予了父母非凡的远见，从人人喊打、人人自危，身边人几乎都被洗脑的“武装”之外，他们坚守着自然朴素的信仰，安于经营自己难得的怡人自乐的一片小天地。坦然，正是父亲的一生所求。

### 血色黄昏

一直怕血，别人的血。缘于一个如血黄昏。

那时我四五岁，跟姥爷住在北京阜成门南顺城街大喜胡同51和53号，四合院东南两个门，大院落，六七户人家，中间的开阔地带砌了环形鱼池，浮游着大眼睛的金鱼和绿油油的水草。一个共用的自来水龙头，吸引着伙伴们玩儿水、

滋水枪。后院门外老槐的硕冠倾盖房顶，遮出整个街面的荫凉，鸟儿们进进出出，和聒噪的蝉对擂战鼓，树下蚁穴口进进出出，繁忙而拥堵，蚍蜉撼树终究是痴心妄想。拐了弯不远处是西养马营电影院，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带一定曾驻军扎营。总吵着让姥爷带我去看样板戏，或许是一票难求，很少有机会。供应站在街当间儿，要跑好远，买什么都得排老长的队，最烦快吃饭了让我去打醋或是酱油。

一个很平常的黄昏，斜对过儿关上了院门。几个穿白衬衣、绿军裤的人在胡同里持械斗殴，他们着一样的装，长一样年轻帅气的脸，却狠命地撕打对方，有的人满脸是血。突然，看见一把刀，匕首一样的刀扎进了一个男孩右肩下的脊背，霎时，鲜血顺着刀刃汨汨地往下流，醒目的鲜红，染透了白衬衣。

站在院门口跳房子玩的伙伴儿红莉被边奶奶喊回去洗手吃饭了，我依着院门颤栗地看着他们，那么多的血。我想回去，腿脚发软，迈不开步，也喊不出声，一下瘫坐在了门槛上。打架的人陆续散去，受伤的男孩倒在血泊中，他挣扎着用手够那刀，试了几次，都够不着，他挣扎着终于站了起来。环视周围，他看

见了我，并朝这边走来，我惊愕地张大了嘴。他一步步走近我，径直进了院门，赴向了自来水管，他洗脸，洗手，洗衬衣的前襟，血，依然横流……

四合院里的人，照旧做着各自的事。等小姨回家吃饭的姥爷，在八仙桌旁自斟自饮着小瓶二锅头，酒精浸红了他的脖颈，嘴里吐着难闻的气味；南屋的刘奶奶安详地给他老伴儿的玉米面饼抹着黄酱；北屋的边奶奶一边撮口吹气，一边往锅里下着两面的面条儿，窗台上一溜地摆着面码儿，心里美和红皮白瓢的水萝卜分外显眼；邢老三正给她的小闺女用仙粉色的玻璃丝和细铁丝扎发卡；总眯缝着小眼睛的望天儿，把他的酱紫色陀螺抽得疯狂地旋转……

男孩再次经过我身旁时，俯身扶着门框歇了一下，我听得见他沉重的呼吸。他无力地看了我一眼，身上的血水滴到了我泛着斑黄的白球鞋上。他有着和我一样无助的神情。我也想帮他，可是因为畏惧，因为力气太小，我无能为力。在我的仰望里，他踉跄地扶着墙，一点点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留下了两行歪歪斜斜的脚印。

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再看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死。地上，到处是湿漉漉的

血水，我就傻坐在那儿，用小手涂抹弄脏的鞋。为什么没有人来帮他？为什么姥爷还不喊我吃饭？为什么小姨这么晚还没有回来？童年无知，张着一双青涩而困惑的眼，看不懂世间。

常以为那是一段梦魇或是幻觉，可是，那天黄昏，透过槐荫斑驳的残霞和满世界的血色，是如此清晰而长久地投影在了我的心墙，始终剥离不去。

## 来去无常

那些年父母远在陕北，亲近的人走了又走，幼小的我过早地备尝着人间的孤独，体味着人生的来去无常。先是疼我的姥姥撒手人寰。姥姥给我最深的记忆是为我梳头。她每天起来先给我穿衣洗脸，然后拉我到床沿儿，等她蹑着小脚儿坐上床，盘起腿，便开始为我梳头。我的头发极多又硬，不好梳，姥姥怕揪疼我，总是在旁边放一小碗水用来蘸梳子，一边梳，一边还说着歌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啊？点灯，说话儿，吹灯，就伴儿，明早上起来给小小子倒尿盆儿。”喜欢姥姥干皱的手滑过我的脸，像触摸到了什么神经蛰一下，有点痒却很温暖、很

温柔。不记得姥姥得了什么病，忽然间就不见了她，好像再也没人给我梳头了，随后便剪了最短的娃娃头。

姥姥的五个儿女都不在身边。母亲用了三天时间从陕北回京奔丧，她一进门，我就爬上床去掀与我齐高的大木箱，找出孝箍，无言地递给母亲。听见小姨和母亲说，这丫头怎么懂得给你拿黑箍？她知道你是她妈么？

都说姥姥走了，可我老是觉得姥姥还在，无论我干什么，好像她都看着我，因为她的骨灰就搁在房子的顶棚。后来的日子，我一直很乖，很少调皮，我答应过姥姥，以后听姥爷的话。

然后是大舅。大舅家很远，像是在郊区，他的女儿、玲子姐年纪跟我相仿，他来看姥爷、姥姥，带零食和糖果给我。大舅是个活泼的文艺人才，国标舞跳得好，会说快板，在生产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的北京无线电厂搞工会工作。工会和文艺工作，动辄得咎，大舅人直，脾气又犟，得罪了人。在单位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竟猝然离世，留下了年轻的舅妈，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寡居至今。

偶尔能陪我的小姨又去东北继续“上山下乡”了，家里只剩下姥爷和我了。姥爷上班，没有休息日，天天锁我在十

几平米的小屋。不知东北在哪里，不知陕北在什么地方。再后来，姥爷也走了，我也离开了老屋。

幼年时经历生死离分还不能体会刻骨的痛，仿佛他们去了，还会再来。明白了与他们尘缘已尽的哀伤，疼痛的滴漏便始无止境，渗沁心肺。浮云聚尘，倏忽远去，而他们跳跃在昏暗烛光里的音容笑貌，忽隐还现，那是恒久的曾在。

### 小红皮鞋

小伙伴儿红莉有一双红色皮鞋，镂着菱形的金属纹饰，很漂亮，我也想要。姥爷带我去了很多家商店找，终于找着了，一试穿，鞋太小，翻了好久，没有我穿的号。但是我就要，哭闹着不给人家脱。姥爷宠我，就买了下来。皮鞋很贵，不知姥爷得省多少酒。穿上了，虽然夹脚，很疼，嘴上却不说，穿一会，脱下来揉揉脚，玩高兴了就忘了，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穿上新皮鞋就想出去显摆。喜欢去虎坊桥的大爷（大伯父）家与堂兄玩儿，堂兄有不止满满一柜子各式各样的摩托、汽车玩具。还有好多好多的小人书，太让人羡慕了。大爷很严厉，聪明

性倔的堂兄常常挨尅。大妈话语极少，一副厚厚的近视镜片背后的眼神难以捉摸，令人惶恐。在这样的环境里，几个疯玩儿的孩子会突然安静下来，相互示意，走路也蹑手蹑脚，生怕惹大人生气。大爷家厕所在室内，很神奇，水一冲，便池就干干净净，每次如厕都忙着一次次地放水，又非常地不安，因为水流很响，担心烦扰到大爷大妈。

当时中央多部委开办农场，称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分批去劳动锻炼，大爷也在其中。并不了解自己当时所处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内心迷茫，性情烦躁，现实使他们不敢多言。大爷工作得早，自己生活并不富裕，还要照料他的父亲、继母和三个未成年弟妹。大妈独生子女，但作为弟妹的长嫂，她常常接济在外工作的婆家各兄弟姐妹。尤其是我的父亲，年幼又过早地离家，支边结婚后，生活更加拮据，要钱要粮票都找他的长嫂。30多年后我才知道，大爷是中国印刷界泰斗式的人物，懂英日等多国语言，常出国讲学交流，他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毕昇奖”获得者，曾受过国家主席的接见。也见识了大妈的健谈，大妈是音乐教师，不仅钢琴演奏得好，高音也唱得非常棒，大妈说她从

小就喜欢唱歌、喜欢表演。而在我的童年里，没听她弹过琴，没听她唱过歌，甚至不记得没有笑容的她曾说过什么话。庭院深深，静如冷月，但幼小的我能感觉得到，他们是可以依靠的亲人。

还喜欢去姨姥姥家，她没小孩儿，每次做许多好吃的给我。姨姥姥是姥姥的亲妹妹，她身材窈窕，娉婷瑰玮，浑身透着优雅的韵致。爱美的姨姥姥喜欢穿旗袍，还描眉染唇，秀发烫着像要翻滚起来的大波浪。后来姨姥姥被当街揪着泼污水，剃阴阳头，她心爱的旗袍被剪碎了一地。从此，漂亮的姨姥姥每天不停地擦洗，洗自己，洗衣物，擦家具。家里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她的衣裳床单都被洗得泛了白，破了洞。都是些黑白的布料、黑白的服饰，像黑白分明而无光的眼神一样。压抑地笼罩着四周。黑白的静默里，姨姥姥常常子丫地倚在窗口瞭望，吐出一个又一个飘忽的烟圈，在她的凝望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窗外，充满了希望还是失望，美好还是污浊？

童年孤独而缺少色彩，甚至是无声的，幸好有双小红皮鞋在记忆里亮丽地闪过红光，在寂寞里踩出了令人分外享受的声响，清晰地穿过姥爷常常领我走过的月坛大街。道路两旁开满了一树树

的合欢花朵，一街勃郁的芬芳和毛茸茸的粉红，弥漫在那个人性偏激与缺失怜爱的岁月里，那是我常常回味的这世间最温情的暖色，像姥爷牵拽着我前行的大手，给了我走向未知最初的力量。

每次看到自己被挤压扭曲的脚趾，就会庆幸，还好，那不是一些思想或观念，我可以大声地说笑或是弹唱，随意地穿喜欢而适合自己的鞋子。

### 非常游戏

住在清涧蚕种场的时候，伙伴儿特别多，一群一伙地，所到之处山摇地动。有一次，平常的游戏都玩儿乏了，便猜好坏人，规则是推举一人说出某人名字，其他人立马判定“好人”或是“坏人”，判错了被弹脑门儿。我们罗织了辨识度极高的人名，都是从大人们嘴里听来的。正玩儿得起兴，场党支部胡书记走进来制止我们，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们说，你们的游戏太危险喽，不要耍！他还很快告诉了家长，无一例外，参与的孩子通通被训挨尅。

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但大幅标语仍岿然于许多建筑物的制高点，难怪小孩子简单的游戏也会被上纲上线。

其实，孩子们的游戏终是些没心没肺的娱乐，而大人们的游戏却充满了机心，步步险恶。险恶里，文学巨匠老舍沉寂在了太平湖底；险恶里，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盛着戏装自缢……张国荣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的许多情节深深刺痛了我。好在，好在话剧《茶馆》数十年经久不衰，国粹《玉堂春》仍不减穿越时光的华贵，《傅雷家书》和“傅译”挣脱土布床单撕碎的窒息绝情传世至今。

那个失控的年代，风强雨劲，一片萧杀。最为心疼的是那么多的大师，被无端地绞进暴力血腥的游戏机器，不仅殒销了性命，还使无辜的他们屈心抑志，忍尤怀辱。常常想，鲁迅先生年未六旬而早逝，真是件幸事，他缔造的高峰终不容颠覆。为华人赢得无限荣耀且深爱祖国的钢琴家傅聪的弟弟傅敏竟然也说，他母亲追随父亲而去走得好，否则所有的罪过和灾难都要归于善良如菩萨一样的她。

俯仰间，昔人已非，而遗踪点点的陈迹往事，恍若飘尘，时而轻抚如止水的心弦，若隐若现，如梦如烟，像静夜山色里的一溪碎月，一叶清风，一雪鸿泥。回首，依然一惊。

## 清涧石板巷

◇ 任 静

提到巷，许多人马上联想到江南，似乎这巷铁定就是江南的产物，恍若古代的少女躲在江南水乡僻静的深闺。其实不然，这样的小巷在北方并不鲜见。我的故乡清涧，就有几条时代久远、颇有盛名的巷子。每次回故里小住，我都要沿着稍门坡（北门）走进北大街（北关），踩一踩石板砌成的甬道，摸一摸石块垒就的城墙，凝视一星绿草在古老狭窄的石缝中，历经风吹日晒雨淋顽强地飘摇。

我信步走进的这条巷子，叫郝家巷，是明朝一位郝姓官员的府邸，一度曾经是明朝清涧城繁华锦地，人称郝半街。郝家族人聪敏勇武，历代人才济济。据

清涧县志记载：其先祖郝志义、郝明焕、郝允曜皆是明朝重臣，号称郝家三侍郎。郝家在明清两朝，享有功名整整十七代。其中，郝志义是明朝二甲二十一名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郝明焕是二甲四十八名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代理兵部尚书。由于其胆略超群，深得崇祯帝赏识，生前赐官服、牌匾，极享荣耀尊崇；卒后，追封兵部尚书，赐祭葬。郝家旧宅大门书匾：“郝氏宗祠”，现仍完好保存于郝家巷39号。

在清涧石板文化长廊中，我看到了一块郝志义神道碑，上书：郝志义，字宜之，郝家塬郝家上山人。明正德元年拜刑部右侍郎，卒后钦命立神道碑于石

嘴驿驿道旁。救命过此“文官落轿，武官下马”，以示敬仰。

顺着石板街继续穿梭于深深巷陌中，走进郝家巷北边另一条巷——府厅巷。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只有我一个人行走于幽静的巷中，犹如走向宁静的黄昏，耳畔只听见自己筓筓的足音。

府厅巷的原住户是师家，他们是清涧县闻名的中医世家。有一位师乐天曾经是县中医院名誉院长。在师乐天先生旧宅大门上挂一块书有“福禄善终”的牌匾。据说师家本姓杨，是东汉太尉杨震后裔。宋末遭奸臣陷害，遂潜入清涧改姓师。祖上也先后出过不少显赫人物，明朝光禄大夫师旌即其后裔。现在北稍门外老坟湾存有“挂印梁州总官赠”师公墓蛟龙石碑。

府厅巷以北有一条巷子是马家巷。传说这里曾经是明朝大户马员外的家园。后来，马家家道中落，巷子里陆续搬进来一些杂姓人家。

府厅巷以南便是石板巷。虽然清涧城所有的巷子皆由青色石板铺就，石头垒墙，石块建屋盖房，不知为什么偏偏这条巷子被命名为石板巷。巷中王泽林、

王泽义的先祖王之导为清朝雍正年进士，曾任直隶永年知县。旧时门庭显赫，有石狮守门镇宅，一推开大门，赫然一面硕大的风水屏照壁，旧宅现有牌匾题词“世业诗书”。取义“万石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诗书”一联，家中虽藏粮万担，可最重要的还是传承“孝悌”的家风，一个人要成就百年大业，最根本之处就是要读书。王家世代所秉承的家风，也正是中华几千年来弘扬和恪守的文化传承。

在清涧起义时，石板巷有很长一段时间，住着国民党军官石谦的家眷。在清涧众多巷子中，石板巷地理位置尤为险要，只要穿越深深巷陌，便可直通县城高地寨山，可谓进可攻退可守。

城关小学西边那条巷子叫周家巷，原名书院巷。周家在清代出过文武举人，是德元店的东家。周家旧宅大门书隶字“发祥”，月门书“太和”，从这两个牌匾，可一瞥主人赋予门庭光景的美好寓意。周家巷是经商开店的黄金地段，周家的德元店尤其有名。民国时期，周家巷商铺林立，聚集了很多优秀精湛的能工巧匠，市井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流，

应有尽有，刻章铺，银匠铺，做笼床（蒸笼）的，缙笊子的……清涧城虽不及北宋的都城开封繁华，但当年的周家巷绝对是一幅袖珍版的清明上河图。

周家巷隔街对面，便是霍家巷，民国时期享誉西北五省的老中医霍静堂霍四先生，在这条巷开馆问诊。霍静堂家学渊源，医术精湛，以内、妇二科闻名于时，尤精脾胃。被患者喻为“扁鹊再生”。霍家是中医世家，自霍静堂先生始，几代人中屡有执医者。霍家祖宅大门挂一隶书石匾，上书“慎行”。透过这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我们不难看出霍家一贯所秉持的高尚医德与严谨的医作风。

在小十字巷和大十字巷中间的南门里，有一条柴市巷。当年也是师家的地盘。先前这里只是一个卖柴禾的市场，到六七十年代，悄然演变为卖粮为主的黑市。听住在北关的朱文祥老先生讲，柴市巷师家老院当年的宅门别具一格，浮雕图案堪称一流，其上镂刻有麒麟石鼓、琴棋书画、飞禽走兽，有威武的石

狮蹲坐门前，房檐饰有五脊六兽，透过大门风格，可以想象到师家旧时门庭该有多么显赫。

终于走累了，我便斜倚着一堵墙壁闲眺就近的一条巷子，在这里可以清楚地领略巷子人家的烟火生活。两边伫立着石墙石屋石院人家，墙壁上是斑斑驳驳的苔痕，墙头的瓦盆里时不时会伸出一丛嫣红碧绿的花草，这些花草仿佛是从斑驳历史中延伸出来的一抹生机。有的院落里种满了奇花异草，给灰暗的石屋披上厚厚的藤蔓绿叶，这青葱掩映下的巷子，便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恬然、悠闲、宁静的气息，让人着迷沉醉。

夕阳轻洒余晖，仿佛有过往的旧事从小巷里影影绰绰逸散出来。我便沉浸在这泛着古风古意的古巷里，一遍遍驻足回望，古屋老巷，那留下千百年风雨的古旧痕迹，似乎透着岁月洗礼的宁静，散发出耐人寻味的沉香，隔世的风雅或者繁华，恍惚穿越了时光的长廊，悠然而至。

## 嫂子

◇ 刘桂莲

那年腊月十八，哥哥娶了婆姨。迎送亲队伍中，一个扎着双辫，穿着花棉袄的姑娘，在一片来看热闹的欢呼声中，被抱下了毛驴。那毛驴脖子上的铃铛摇的得朗朗响，在贴着红窗花红对联的窑洞门前，随着阵阵鞭炮声和村人贺喜的呐喊声，新媳妇和哥哥站在门槛外。站在窑洞门槛里面的一个人端着盘子，盘子里放着一碟肉一碟菜一个馍，我的母亲拿着一双红筷子，给这个新媳妇喂了一口馍馍一口肉，然后让夫妻背靠背坐在炕上，由一个长者来上头，说些吉利的词语，并祝福他们早生贵子。这意味着正式成了她家里的媳妇。姑娘斯斯文文踏进土窑洞门槛，十八岁的她，那天成了哥哥的新媳妇，成了我的嫂子。

嫂子是家里的老大，家里姊妹多，

那个困难年代，很多人都认为女孩迟早总是泼出去的一碗水，自然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都画不出来。

听母亲说嫂子和哥哥成亲唯一要的彩礼，是一件蓝色条绒衣服和一条涤卡裤子，这个要求现在听起来有点太落后，而那时只有新娘子和城里的工作人才敢有这想法，也许在嫂子看来，这身衣服那时候是多么的时尚，这也许是一个女人出嫁时唯一的期盼而又那么的奢侈！

我那时候不懂啥叫涤卡裤子，只听外面回来的人说过的确良和涤卡这些名词，到底这是个啥东西，我是一头雾水。其实母亲心眼里一万个想给自己唯一的儿媳妇穿身好衣服，可家里太穷，心有余力不足啊！家里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考虑再三母亲和嫂子的父母商量，

最终达成协议，给嫂子买件当时最时尚的条绒上衣，剩下的涤卡裤子，等嫂子过门有了钱，给补上。

成家后的嫂子和哥哥是一对恩爱夫妻，哥哥勤劳踏实，嫂子贤惠老实，只是埋头干活，转眼间添了四个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她从不多言多语。嫂子和哥哥一起挖地，一起担粪，一起挑水浇地。能住上新窑洞是嫂子对新生活唯一的希望。家里生活紧张，靠天吃饭的命运让人无可奈何，家里好吃的好穿的哥哥和嫂子从来舍不得。夏天我常常看到嫂子的衣服背后总是有些小花儿，我问嫂子这是什么花，她笑着说是盐花儿。后来长大点我才知道嫂子没衣服换，她的背后常常干了湿湿了干，那是汗花儿。家里孩子多，哥哥嫂子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常常用南瓜叶子和谷糠来充饥，贤惠的嫂子只知道节省过光景，无论吃穿都省下留给幼小不懂事的孩子们。嫂子性格腼腆，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争吵，对我母亲也很孝顺。

记得有一天晌午，太阳正晒，调皮的我，正爬在硷畔的那棵老枣树上摘枣子，突然听到有人跑到我家门口吼叫；快点，你家有人跑了。我妈妈顿时慌了神，拔腿就往坡下跑，才知道平时什么

都依着嫂子的哥哥，那天发了火，只见我哥哥手提着嫂子新做的一双黑色条绒布鞋，对着看热闹的村里人说；做一双鞋不容易，用了两个月时间做的新鞋，这么小让我咋穿？哥哥一个人承担着全家五六口的生活担子，本来就很难，加上人年轻火气大，一气之下拿了一把斧头，把嫂子辛辛苦苦做的新鞋砍成了两半。嫂子又要劳动又要给全家五六口人缝补衣服做鞋，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哥哥砍成两半，受了委屈的嫂子边哭边往娘家跑。而气头上的哥哥觉得鞋做小了，你还想跑？追着嫂子往回揪。哥哥和嫂子都在气头上，一个要走一个让回，相互撕扯，这下激怒了平时乖的像猫一样的嫂子，她哭着说啥都要回娘家。母亲为了让嫂子心里得到平衡，当着嫂子的面狠狠地打了哥哥，求得嫂子谅解。嫂子说看在母亲的份上原谅了哥哥，在母亲的逼迫下哥哥向嫂子道了歉。

从此以后，哥哥再也没有和嫂子吵过架。从不计较得失的嫂子，和母亲处的就像亲母女，从未有过争吵，村里人都无不为之羡慕。

记得那天我跟着嫂子上山砍柴，贪玩的我，钻在山上黄豆林子里，抓了一只小兔子和几只山鸡儿子，美美玩了一

个下午。等到嫂子叫我回家时，抬头一看，才知道天色已黑。一看嫂子砍了一大堆柴草，才恍然大悟自己一根柴没砍到。这时又下起了大雨，嫂子怕我被淋湿，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自己披了个蛇皮袋，回到家里嫂子淋的像个落汤鸡。那天我为自己的淘气贪玩十分惭愧，总以为没砍到一根柴，非被哥哥揍一顿不可。晚饭时躲在角落里生怕哥哥打我……那天嫂子替我说了情，哥哥饶了我。我也才真正理解了长嫂如母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必须承认她是一个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嫂子。

那年家里光景稍微好点，听哥哥说等到下个集会，要把欠嫂子那条涤卡裤给补上。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地里的庄稼被晒得叶子卷缩在一起，苦命的哥哥那天担水浇庄稼时从石崖上摔下，再也未能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抛下了嫂子和孩子们，那年哥哥才32岁。悲痛欲绝的母亲和嫂子，怀揣着无法言喻的心酸和无奈，每每走到有哥哥劳动过的地方，都会大哭一场，别无他法。

本来就很穷的家庭再度陷入了困境，就连孩子的温饱有了极大困难，嫂

子的涤卡裤子是彻底的泡汤了。嫂子和母亲带着四个幼小的孩子在艰难中度日，我那时还小，也成了家里的拖油瓶。瘦弱的嫂子像是扛起了一座大山，每走一步都是那么的吃力，繁重的劳动使得嫂子手脚关节都变得很粗，有的甚至变了形。

饥饿和寒冷都被嫂子远远地抛在身后，看着岁月在她眼角过早地刻下生命的皱褶，我也慢慢长大，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看着日渐衰老的嫂子，我常常心里暗自祈祷：祈祷嫂子平安健康，祈祷嫂子长命百岁！

艰难的嫂子如今不再年轻，背也有些佝偻，每当嫂子得知我要回家的消息就会喜笑颜开，我还没到村口，她就会提前几个小时给我熬好黄生生的小米饭等我。等我进入村口时，嫂子准会早早的站在那里望着对面的山梁，甚至跑下山坡来迎接我，我在她的眼里就是亲妹妹。

嫂子知道我喜欢吃老家东西，昨天电话那面的嫂子，让我回家吃老家的杏子，我对嫂子说；咱家还欠你一条涤卡裤，我这次替哥哥给你补上！

## 中秋情结（外一篇）

◇ 白东芹

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夏日的燥热还未来得及退下，晚风已送来了秋的丝丝寒意。又是一年月饼飘香的日子。

夜深却无眠，心中升腾起点点莫名的情愫。掀开窗帘，清辉填满了整个屋子，那些关于明月、关于相思的诗词断句，一行行一阙阙，载着红尘的呓语，也载着夜的静谧，悄然而至。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童年，中秋节，我们虽然没有精美的月饼，没有丰盛的晚宴，但是，好怀念与兄弟姐妹围坐在中秋月下，听父亲讲：“关于月亮里住着寂寞嫦娥的故事。”母亲在月下，一脸幸福的样子，不时将针在发间擦抹缝补着衣裳，此情此景，闭上眼睛，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喜欢中秋的意境，“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的明月醉了多少诗人的心。我心目中的月亮很慷慨，月光毫不吝惜地四处挥洒，馈赠给世间的每一个人，滋润世间的每一寸泥土。它每年都能给我带来新的感受，新的体验，新的收获。依稀记得那座山茆，那条小河，那棵挂满了红玛瑙的枣树，一轮干净明亮的中秋月。中秋后，庄稼陆续开始收获，妈妈会煮上一锅毛豆、蒸上一碗红枣、煮上几根嫩玉米给我们姐弟解馋，玉米爽滑甜糯，毛豆绵软劲道，红枣香甜可口。村子里飘荡着花生果子的甜香，夹杂着煮红薯的味道，一起组成美丽的乡村秋收图，醉了村子，醉了回忆。

时间的快车，将我载入了不惑之年的行列，岁月却将当年那个青涩的孩

童推上了中年的不惑舞台，将那曾经身强力壮的父亲催弯了腰，将那满头青丝的娘亲，染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中秋节的食品越来越丰盛，然而，中秋节的快乐和幸福感却越来越趋于平淡！蓦然回首……人生的历程宛如秋天的纷纷落叶，行走在秋日的街头，心中平添了几分惆怅和淡定。

成长的路途中，无疑是亲情、爱情、友情诸多情感交汇编织出精彩的生活。转眼间又临中秋，触景生情，离人的思念缩成一个节日，挂在中秋的月亮上萧瑟、凄凉。那是外婆的最后一个中秋节，夜幕降临之时，外婆全神贯注的站在那棵红枣树前凝视着月亮，只听见叹息声和咳声交杂。随后让我搬出几张椅子、凳子，摆放在院里。我依稀间记得那淡淡的月华，映照着奶奶头上的花白银丝，却显得格外耀眼。她说：“会有人来的，和我们一起看那又大又圆的月亮。”我一直很相信，因为外婆每次都说准了，须臾，果真来了许多人一起看月亮，唠唠家常，这些人是我极熟悉的邻居和发小。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声音还在耳边作响，触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我珍惜，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次相逢，天地间的每一份温暖，兄弟的每一声恳

切的激励，朋友的每一句知心的呼唤，还有老人郑重的嘱咐。我还珍惜每一个安宁与创造的白天，每一个和平与温馨的夜晚。惋惜，曾经推心置腹的小伙伴，曾经形影不离的闺蜜，即使各奔东西，形同陌路，我依旧祷告形同陌路终殊途同归。不是你我变了，是圈子、观念、经历、志向、眼光改变了我们，是社会和时间让我们疏远了。

前行的脚步中，我虽然收获了出乎意料的美丽，但总有未解的事宜阻塞。生活让我懂得感恩，每多念及有恩之人，有恩之物，怀一颗感恩心。以宽宏之心待人，懂得，思不停、情不断，在成长中懂得，言必行、行必果。懂得，花开花谢会有时，潮起潮落有定数，懂得删繁就简，将美好和豁达放在心中。日子犹如跷跷板，都要进退有度。把俗人的烟火、俗人的小庆幸、小满足经营的风生水起。

坚持的沿途，我对许多事物保持一颗探索和好奇的心，还有那漫无边际稚嫩梦想伴我走过人生崎岖的道路，犹如那些在春天开放，秋天飘落的花叶一样，虽然被阵阵秋风吹的七零八落，但是它带给我的记忆是化作泥土，并用最后的美丽和芬芳，孕育了自己成熟的情

怀，秋天是我们收获的季节，伴我成长，伴我进步。一路走来，收获了浪漫后的从容与淡定。

我愿在中秋的意境中，感受亲人的关爱，品味生活的哲理，体会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希望今年的中秋月更圆、更明，更祈望我的亲人愈加健康、家乡愈加美丽、富饶，期望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或许，这就是我中秋情结的渊藪。

### 怀念儿时的向日葵

随着科技信息的进步，网络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赏微友的朋友圈一组“向阳花”照片，让我不由感慨万千，真想插上记忆的翅膀飞回童年。

记得小时候地垄到处都是向阳花，时值葵籽成熟的季节，和爸妈去地里随手摘一个，坐在那里乐呵呵得磕，油生生的别有一番滋味。爸爸讲向阳花是非常容易成活的植物，不求水肥，不择土壤，只要播撒在土层里，就会生根发芽，向上生长。勤劳的爸爸，每年总是在路边、河沿、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犄角旮旯，充分利用闲余空地栽种上向日葵。在春雨的沐浴下，向日葵生根发芽了，悄悄地顶破泥土，慢慢长出一条柔嫩的

细茎。接着，它们就开始你追我赶，踮着脚尖使劲的长，每年到了盛夏时节，随处可见一朵朵灿烂微笑的向阳花。

周末悠闲之余，来到后川的葵花园子，儿时的画面跃然眼前，夏日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气温不断攀升，没有凉风，只有高温伴着炽热的阳光，只觉迎面扑来一股股热风，让我感受着夏日的火辣。路两边的苗儿草儿耷拉着脑袋，它们也难耐炎热的酷暑。唯有那鸣蝉在枝头吱吱的鸣叫，似乎不知夏日的酷燥。宽大的叶子上不声不响地长出一个个黄黄圆圆的花盘，在微风的吹拂下舞动、摇曳，泛起朵朵金色的浪花，仿佛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骄阳下成片怒放的向日葵高昂着头，绽放出生命的力量，使我钦佩不已。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朵朵葵花镶嵌其中，它们不畏惧骄阳的炙烤，一脸的灿烂、一脸的微笑，目光追赶着炎炎的夏日，灵活的脖子随太阳旋转。

我微俯身躯，轻轻地捧起葵花，一股淡淡地芳香拂面而来，顿觉神清气爽，感受葵花的魅力。一朵朵葵花犹如一个个孩子可爱的笑脸，似如一个个可爱乖巧的娃儿载歌载舞，发出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正如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的一段描述：“向日葵葵盘，就像一座

精美绝伦的音乐大厅，那一粒粒粉黄的花蕊，宛如一个个座位。太阳一出来，整个音乐厅里就会上演辉煌壮丽的阳光交响乐。”静静地聆听一朵朵向日葵花开，就像在聆听一首辉煌的音乐，那是何等的一种美轮美奂呢？我陶醉于葵花海中，不由得拿起手机拍下每个美景。

向日葵又叫朝阳花，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望日莲，因花朵常朝着太阳环绕而得名。向日葵大概分两种：一种是籽粒小、个子低矮的油葵，每年选择好了生长期，能收获两茬，主要用来榨油，含油量极高，味香可口，成为烹饪中最健康的油类选择，做出来的菜肴香味浓厚。一种是可以与房屋试比高的大籽向日葵，收获后，既可榨油的同时，还可以做色香味俱全的五香瓜子，嗑上一把，满嘴香，逢年过节、结婚宴请的必备食品。

平生酷爱吃原味葵花籽的我，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拮据，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有香喷喷的瓜子吃。平时嘴馋的时候，也只能回味过年时吃瓜子的感觉。

现在长大了，父母也相继失去劳动能力，虽然市场上的瓜子种类越来越多，可依然偏爱妈妈炒的原汁原味的葵花籽。特别是刚出锅的，那种独特的香味，让人回忆起小时候艰苦而幸福的岁月。

我爱葵花，无论顺境逆境，都要坦然面对。美丽的葵花，有着阳光的外表。一心向着太阳，永远温馨开心，让人感觉永远没有烦恼，从日出到日落，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细雨蒙蒙，始终绽放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在喧嚣中，独守一片真情，在浓郁中，默守一份平淡，正如花开花落的悠闲。

人生，恍然如梦，岁月蹉跎，虽然再未吃到父母亲手栽培的葵花籽，我却对向日葵情有独钟。她虽然没有玫瑰花的浪漫、百合花那么清纯，但他阳光、明亮、永远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启迪人类，做人也要向向日葵一样，坦坦荡荡，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面对这整片向日葵，是一种无尽的希望，也是一种默默的期待。

## 家乡的变化

◇ 白小兰

五月的一天，我坐上儿子的小轿车回清涧老家办事。蔚蓝的天空，偶尔会有一两朵云去留无意地移动着。空气里蒸腾出一种烟味和草味，这味道混杂起来，仿佛凝聚成浓郁的鲜牛奶。

汽车顺着山路盘旋，道路两侧栽着密密麻麻的柳树和洋槐树，它们的树冠几乎连成一片。一条小溪在山谷中流淌，清澈见底，甚至可以看见水底的碎石子在颤抖。到了家，一排排整齐的窑洞映入眼帘，每家每户的窑檐上都有用砖头砌成的图案。烟囱里冒出来的炊烟在蔚蓝的天空舞动，似乎是一幅迷人的乡村图景。

三婶住在我家的坡底下，每次回家，我都会先去三婶家落落脚。

走进那干净的院子，大红公鸡伸长脖子喔喔地叫着，母鸡带着小鸡不停地戏耍打闹。石磨底下的小阿黄没有吠叫，温顺地摇着尾巴。院子的侧面，新

盖起两个不大的小平房，房顶上安放着太阳能热水器，不用问就知道是有了独立的澡堂。孩子们扎着小辫子，在硷畔的花丛中走出来，烫着卷发的弟媳妇，穿着时尚的衣裳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不知是由于听到了我们的说话，还是看到了孩子们的嬉闹，揭开镶着黑边的红门帘走出来。白白胖胖的脖子上带着绿油油的和田玉项链，耳朵两侧挂着明晃晃金灿灿的耳环。她伸出一双手腕上戴着金镯子的手，从儿子手里接过提包，笑嘻嘻地把我们迎进家门。

进门后，让我吃惊的是原来的土窑洞装潢的竟然跟城市的楼房相差无几。当看到墙壁上挂着一张醒目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中的拐子三叔两手放在膝盖，布满皱纹的脸上堆满幸福的笑。

看着三婶家装饰一新，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记得有一次，县上通知农民退耕还林。拐子三叔听说要在庄稼地

里栽树，紧锁着眉头坐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抽烟，怎么也想不明白：春种一面坡，秋收一袋粮，老祖先留下的地，不种正经庄稼却栽树，树能吃？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是村里光景最不好的人家，住的是一孔老先人留下的土窑洞。由于住的时间太久，门窗黑的犹如被煤炭染了似的，高个子进门时还要低头弯腰，窑洞里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对带着图案的油漆木箱和几口水缸。尽管水缸上面盖着高粱秸秸盖子，但因为潮湿，水缸里时不时会舀出些鞋底虫。他们家几乎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洋芋红薯无论是炒菜还是蒸的吃，从来没去过皮。贤惠的三婶总是把洋芋和白菜洗干净切碎煮开水锅，把案板上擀好的面条下进锅里，煮熟后端起瓷碗给拐子三叔和儿子各捞一碗，自己则吃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煮菜。儿媳妇验家时，拐子三叔拿出十块钱在代销点买回几袋瓜子和水果糖来招待客人。为了这，婚姻拆散不说，村里人嘲笑，这家穷成这样能娶回来媳妇，狗头上都能长出鹿角。人们的白眼、人们的热嘲冷讽，使拐子三叔的心如六月的冰。他脸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像一锅煮沸的水极不平静。拐子三叔的命运很悲惨，他拼命过光景，半夜里河水下来时去河边捞河柴被河水冲走，尸体也没找到。

三婶一边抱着小孙女坐在热炕头逗

乐，一边和我东一句西一句地拉家常。三婶指着正在泡茶的儿媳妇说：“你三叔走后那年底，把她娶进门。虽然退耕还林后，我们拿到了国家的补贴，你弟还腾出时间打工，但是日子过得比较紧巴，生了个儿子后嫌负担重，就再也没生。前两年正好赶上了国家扶贫政策，我们家被评选上贫困户，我也吃上了低保，每月领到低保金补助金不算，村干部还给贷了五万元的无利息贷款让发家致富。你弟拿这五万块钱买了几头牛和几个猪娃，没想到我们家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短短几年不但脱了贫，还奔上了小康。”她说着小女孩脸上美美地亲了口，接着又说：“这不，上面让放开生二胎，他们又生了这个女孩。人常说一儿一女活神仙，想不到我们能过上如此幸福的日子。”

说话间，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大门里开进来。一个穿着西装留着中风头的中年人，提一桶刚从牛奶厂挤出来的鲜牛奶从车窗里钻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个棕色的小皮包。副驾驶位置上，钻出来一个穿着花格子衬衣，登着一双白色名牌运动鞋的小伙子，和他父亲兴致勃勃地说笑着朝我们走进来。

看着他们的幸福溢于言表，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乡亲们的生活真好，家乡的变化真大！

# 吴堡黄河大同碛

◇ 王振权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陕西府谷“雄鸡一唱听三域”的莲花辿进入晋陕大峡谷后，有两处著名的天险。一为偏北的陕西吴堡县与山西临县之间的黄河大同碛。黄河由北奔腾而来，湫水河从东蜿蜒而至，在两河交汇处紧靠吴堡一侧的黄河西岸，千米河槽的明石暗礁间翻腾奔驰着滔天巨浪，下游开阔处宛若虎口大张，将一河激流吞噬而下，形成了“虎啸黄河，龙腾二碛”的壮丽景观，这就是万里黄河中的大同碛天险。另一为偏南的陕西宜川县与山西吉县之间的黄河壶口瀑布。黄河激流从高约三四十米的岩崖俯冲而下，瀑布的大起大落，映射出晴空洒雨、潭底腾云、声如雷吼、虹

似龙飞等奇特景观。于是，人们就有“黄河一险壶口瀑，黄河二险大同碛”之说，并把大同碛称之为“二碛”。

## 虎啸龙腾碛壮观

大同碛是闻名遐迩的天然景观，东岸是山西临县的碛古镇。据当地老乡介绍，大同碛有四个特点。

一是峡隘。由于湫水从东面冲来大量的泥沙、石头，把黄河水挤迫到西岸的石崖下，河道宽度由上游的三四百米猛缩到不足百米，形成了落差约十米，长约千米的狭窄水道。远处望去，碛道宛如一条狭长的水槽，激流由北向南，狂奔呼啸而下。近处观看，对岸的石头，

近若咫尺，要不是激流阻隔，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步行到达彼岸。

二是岩危。大同碛的西岸，是高大的岩崖，崖顶是宽阔的石台，台后是高约百仞的石山，崖险岩危，层层相叠，十分壮观。东岸则是乱石险滩，石头有大有小，形状奇异，有如人之站立，有似兽之蹲卧，忽如穿行之龙蛇，忽似展翼之飞禽，千姿百态，蔚为壮观。两岸危岩乱石，河中流水奔腾，一静一动，展现出两种不同的境界，令人感慨系之，浮想联翩。

三是浪急。由于黄河水道宽度猛缩，顿时水流湍急，时而高峰崛起，时而低谷陷落，惊涛翻滚，骇浪怒吼，宛若一条腾跃的巨龙，向下游急驰而去，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波，明石暗礁，险恶异常，令人震撼不已。据说船只进入大同碛，犹如入了龙潭虎穴，稍有不慎，则船会被打破，甚至沉没，因此，艚公中极少有人敢放船过碛的，于是人们又称它为“虎口碛”！从前货物至此，须由水运转为旱运，绕过险碛。

四是声巨。到过大同碛的人，都晓得“碛吼”！在春季上游河冰解冻及秋季雨涝水涨时，黄河大同碛就会发威、

咆哮，每当夜阑人静，它的吼声，虽十公里之外，亦能听到。大同碛的波浪，近听如虎啸，远听似龙吟，夜静如放歌，白日似奏乐，由于时空的转换，可以欣赏到各种不同的美妙声音。著名的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摄影作品《大河号子》等鼓舞人心作品的创作，就是与这里捕捉到的灵感分不开的。

峡隘、岩危、浪急、声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缔造出了一幅险要奇异的大同碛胜景图，使人们领略到了黄河天险的本色。大同碛确是一个旅游好去处，它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观光，正可谓“未观壶口焉知险，如到大同方见奇”。

### 革命途中红渡口

吴堡黄河大同碛天险及其附近的川口、拐上、下山畔、李家沟、宋家川等渡口，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这里流传着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碛附近的渡口与对岸临县的碛口等渡口，是西北与华北的主要运输通道，为支援边区经济，解决八路军所需物资发挥过重要作用。岸头一位老者说，碛口古镇一度被日军

占领，野蛮的日寇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妄图乘船西渡黄河，占领陕北。八路军河防游击队沉着应对，将敌人诱进大同碛，结果日寇在激流暗礁中船毁人亡。两岸军民拍手称快，民心士气为之大振。一名日军大佐惊呼：“中国黄河乃天险也！”从此日寇望河止步，终未敢越过黄河天险！

解放战争时期，大同碛附近的渡口不但为我党我军运送物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把一大批从延安等解放区转移来的部队及工作人员送过黄河，前赴东部各处参加并领导解放战争。1947年3月，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以及叶剑英、杨尚昆等五千多人就是从这里的渡口东渡黄河的。

1948年3月23日上午1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来到大同碛上游7公里的川口渡口。下午1时许，毛主席乘坐木船，离开西岸渡过了母亲河，在东岸碛口镇的高家塔渡口上岸。毛主席站在岸边，望着对岸的陕北大地语重心长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然后又几经辗转，到达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现在东西渡口岸头均立着高大的纪

念碑，川口碑刻“毛主席东渡纪念碑”，高家塔碑刻“毛主席东渡黄河纪念碑”。

## 挑战激流多壮举

大同碛虽然是吞噬人的虎口，然而，古往今来，却有一些不畏艰难险阻的勇士，勇敢闯碛，挑战天险，展现出一种矫健自强的阳刚之气魄。

据河畔附近的老乡说，曾经有过驾技高超、熟悉水性的老艄公掌舵驾船流过二碛，行话称此为“跌碛”。“跌碛”既万分危险，又极为刺激，船只在千米长碛的激流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忽而被推上浪顶，忽而又被甩进浪窝，老艄公那种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的拼搏精神，令人十分敬佩！“跌碛”成功的老艄公，不仅因取得胜利而感到自豪，而且会受到沿河一带远村近邻的敬仰。

1987年4月4日至9月25日，由北京、河南、安徽马鞍山青年组成的黄河漂流探险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无动力全程漂流母亲河的活动，完成了全长5464公里、落差4831米的黄河探险漂流，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实现了中华儿女在中国江河漂流史上征服黄河的壮举，

谱写了一首气冲霄汉的时代壮歌！在这次活动中，勇士们就有惊无险地漂流过了大同碛天险。

时至当今，大同碛天险对于富有冒险精神的漂流爱好者来说，是最具刺激性和吸引力的漂流胜境。举世瞩目的“首届吴堡黄河大峡谷国际漂流公开赛”于2017年7月21日至22日，就是在毛主席东渡的川口渡口至大同碛举行的；2018年8月23日至25日，又在这里举行了“第二届吴堡黄河大峡谷国际漂流公开赛”。漂流高手们不但为近十万现场观众献上了惊心动魄的漂流表演，而且通过荧屏向全国、全世界广为传播。

### 旅游开发锦添花

在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的今天，黄河大同碛已成为吴堡县旅游开发的焦点，尤其是陕西沿黄公路的建成与通车，更为大同碛的开发带来了新的机遇。

由河西岸沿黄公路向南进入大同碛人工景区，一块高大的迎客石矗立在人们的面前，欢迎五湖四海游客到此观光。石上“黄河二碛”四个阴刻行书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的书法。旁边是观

景廊，廊边石崖下就是奔腾翻滚的大同碛激流。

迎客石南面是景区广场，一座雄伟的石牌楼耸立于正前方。2017年夏，吴堡县曾在网络上公开为黄河大同碛牌楼前后两面征集对联。笔者撰得两副对联投之，其联即是：

#### 其一

峡隘岩危，古碛有惊听虎啸；  
风翔水舞，激流无畏驭龙游。

#### 其二

巨浪高扬，腾飞应有千寻志；  
激流勇进，驰骋犹怀万里情。

牌楼后面正中央是1987年6月在黄河漂流探险活动中英勇献身的雷建生、郎保洛、张宁生、朱红军、杨浩、汤立波、张建安七勇士雕像，群雕以“黄河之子”为题，再现了七勇士搏击浪涛、奋勇前进的生动情景，集中展示了他们大无畏的勇气和执着进取的精神。

雕像旁边是吴堡黄河奇石馆，这里摆放着近三千件形态各异、造型奇特、形象生动的黄河奇石。奇石馆分为地质古生物化石展区、风景动物奇石展区、

人物文字奇石展区三大板块。这些都是吴堡早期地质古生物化石和天然奇石，浓缩了吴堡黄河石文化的精髓与历史，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为人们观赏、体验、挖掘、解读吴堡黄河石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

奇石馆左侧步行经过78级石砌台阶，便到了造型典雅、别具一格、宏伟壮观的“黄河二碛观景塔”。塔呈平面八角形，高四十多米，底层直径约二十米。地下一层，地上五层，塔身底层南北各开一门，游人由楼梯逐级攀登，可达顶层。二至五层每层各有四门，门外为环周阳台，设平座栏杆，凭栏远眺，黄河二碛及河东碛口古镇，尽收眼底。塔顶八角攒尖式，上立铁刹。塔周围栽满枫树、红月季，如同为观景塔系上了一条彩裙。

黄河二碛旅游风景区建成后，吴堡县将围绕“观二碛胜景、赏黄河奇石、品民俗文化、闯虎口险碛”等主题，努

力把黄河大同碛打造成晋陕峡谷沿黄旅游经济带上重要的观光、漂流、摄影、写生、采风、休闲、服务等基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示范带动全县旅游文化产业持续向好，助推吴堡县域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大同碛自然景观的险要与神奇，本来已经万分震撼，现在又加上人工景区的巧构，更是十分吸引人。大同碛，不仅给观光游客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与刺激，而且带来了无穷的幻想与期望，游人无不叹为观止。笔者赋诗一首，以赞其景。

#### 吴堡黄河大同碛观感赋

峡隘岩危负盛名，长河一泻势恢宏。  
 腾飞固蓄千寻志，驰骋犹怀万里情。  
 乱石有惊听虎啸，激流无畏驭龙行。  
 中华儿女多英杰，敢战汹涛达远程。

（栏目责编 朱合作）

## 留世事留下个人爱人（信天游）

◇ 郑光前

黄土地上陕北人

走南闯北美名扬

土窑洞洞柳木板门

信天游唱得崖洼洼响

遍山二洼高粱红

小姨子大嫂听得醉洋洋

小米捞饭南瓜汤

女子们赶集上会瞅女婿

甜心心红枣当干粮

绣花花袜垫有秘密

槐树林林蜂箱箱

后生价戏场里会情人

柠条梁梁五花花羊

麦秸堆沓晃抱住亲

猪头肉捣蒜下酒的菜

粮囤满，排秧歌转灯闹红火

客人来了尽心待

老天爷挡不住受苦人的乐

绥德米脂榆林城

**妹妹爱哥哥称心心**

风味小吃卖了个红

马茹茹结籽点点红

木匠柳匠毛毛匠

妹妹爱哥哥称心心

花生剥皮白仁仁  
咱们俩相好海样样情

石榴花开一盆火  
哥哥出门莫忘了我

一颗麦籽生九根  
海誓山盟妹妹还不放心

一声孤雷四十天旱  
盼哥哥盼得妹妹心里好烦乱

想哥哥想得泪汪汪  
手蘸吐沫画你的人样样

千里传书报佳音  
哥哥的买卖闹了个红

又打电报又发信  
丰收喜讯说给哥哥听

盼只盼哥哥早回来  
杀猪宰羊过个团圆年

树上的花喜鹊连声叫  
称心心哥哥回来了

哥哥妹妹亲个嘴  
一肚子冰疙瘩化成水

哥哥做生意妹持家  
好光景像芝麻开花花

### 交朋友好比接喜神

硷畔上瞭哥哥坡底底迎  
交朋友好比接喜神

四只眼流泪袄袖袖揩  
搂住心肉肉丢不开

妹亲哥哥哥亲妹  
心魂魂飞进云雾里

石榴开花火样样红  
小妹妹爱哥哥最真心

二月里香韭扎把把  
爱妹妹胜过兰花花

那一回赶集见了一面  
心上就拴了一根勾魂魂线

半崖上掏雀摸了一把翎  
玻璃丝掉线线急死人

拔起沙蒿带起根  
哥哥你掏走妹妹的心

想哥哥想成通天路  
上天入地咱跟着走

想妹妹想成一轮月  
死死活活咱一搭里来

妹等哥哥心似铁  
心肝花肠子往断撅

咬破嘴唇挣破网  
石头开花咱配成双

天上的日月人间的缘  
有情有爱赛神仙

### 换上个活法从头来

天上的日月地上的河  
人生在世该怎样活

不是事事无端由  
心里话憋着说不出口

山圪梁梁上唱一嗓  
听见院子里门轴响

谁家的妹子硷畔上站  
寻不下个伴伴解心烦

灰雀雀落在树圪杈  
一辈辈死守个山旮旯

沙蒿林林折翅翅鸟  
可怜不过单爪爪

山嘴嘴挡眼望不见个天  
人世间再有谁可怜

风吹茅草哗哗个抖  
山鸡木鸽也风流

茅草丛丛燕雀也多情  
活人最难觅知音

麦茬茬地里种玉米  
不嫌二婚咱配夫妻

走一回“西口”下一回“海”  
换上个活法从头来

山羊上树蛇褪皮  
新天新地我和你

### 天上雨滴滴沟底底流

天上雨滴滴沟底底流  
打过惊蛰种豌豆

豌豆结荚荚豆棵棵稠

人和人相爱有缘由

母鸽子爱喝山泉水

谁叫妹妹小曲曲唱的美

花灵子爱落梧桐树

谁叫哥哥科学种田夺魁首

十八村的俊后生数不完

想哥哥想得端不起碗

一对对山雀雀草窝窝落

心疼我的心肉肉红崖子沟

偷毛杏后生踮着脚尖走

妹妹我爱哥哥就不怕害羞

漫天的星星树荫荫稠

情哥哥情妹妹手拉手

毛卜楞子沙柳遮挡住

嘴对嘴心贴心亲热个够

留世事留下个人爱人

真想把哥哥囫囵吞

人为名利瞎忙活

不抵开开心心交朋友

雨过云开满天彩

今生今世咱永相爱

### 妹妹爱上搬船汉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九十九道弯里水漂船

一声号子十八道滩

小妹妹爱上搬船汉

黄河风紧浪头大

搬船哥哥走天涯

小妹妹岸上把哥哥喊

泪花花涨满钻浪的船

小妹妹本是黄河浪

哥哥你是水中的船

哥哥搬船妹涨水

龙潭虎穴走来回

小妹妹伴哥哥闯险滩

踩平风浪九十九回难

号子喊沸黄河浪

天蓝日红呈吉祥

九曲黄河流不断头  
小妹妹爱哥哥天长地久

### 妹妹跟哥哥闯世界

阳畔上圪针背畔上艾  
天底下我就把哥哥爱

哥在坡底底妹在院  
探不上亲口笑上一面

妹看哥哥哥看妹  
眼睫毛动弹打主意

风走旮晃云走空  
妹妹跟哥哥出远门

寻下个窝囊汉常受气  
寻下个好男人笑嘻嘻

水地的萝卜旱地的瓜  
为爱哥哥我挨过打

坡坡上糜子圪梁梁上葱  
为交哥哥我坏名声

土窑洞洞竹皮皮席  
四两水酒结夫妻

人生路上九十九道坎  
妹妹就爱你二婚汉

哥哥人穷志不衰  
拉起工队走青海

哥哥妹妹两双手  
过不了二年样样有

妹妹跟哥哥闯世界  
挣不下大钱挣一口气

花雀雀落在莜麦洼  
至死不说草鸡话

### 日满月圆天心顺

路畔畔蒺藜沟渠渠水  
五十里山路探妹妹

脑畔上瞭来村口口望  
想哥哥想得泪汪汪

苜蓿蓿芽芽苦苦菜  
酸甜苦辣咱一搭里来

香瓜瓢瓢甜来瓜蒂蒂苦  
咱二人相爱喜又愁

墙头上栽葱难扎下根  
紧绑日月多咎得宽松

一方水土一方人  
黄土地里埋金根

葡萄藤藤土里头埋  
枣芽子果苗子满坡坡栽

哥哥脊背背汗水水稠  
孬妹妹泪蛋蛋肚里流

纺织鸟儿夜不眠  
月落日出苦中甜

霜寒露冷铁定心  
果园就是命根根

头顶上蓝天脚底下路  
梨果子堆天喜丰收

大红枣儿甜心心  
日满月圆天心顺

金木水火土生金  
双手挖金又抓银

日满月圆星斗转  
小两口赛过活神仙

## 雨丝丝飘来雨丝丝洒

雨丝丝飘来雨丝丝洒  
胶泥湾地里种芝麻

花狗花花开来花狗花花香  
钩魂魄的酸曲乍唱开腔

一对对鸟儿线杆杆落  
张开你的小口口叫一声哥

十八村的俊后生数不完  
睡梦里想哥哥无由端

山雀雀爱喝山泉泉水  
谁叫妹妹歌场夺头魁

花灵子爱落金桑林  
谁叫哥哥花会扬了名

芝麻结籽棱荚荚稠  
男女心事有缘由

哥哥是妹妹的心肉肉  
妹妹是哥哥的花朵朵

雨丝丝洒在花心心  
恩恩爱爱活一回人

# 清涧颂歌

◇ 张文彦

我们站在城西笔架山巅  
俯视山下的秀延河水  
河水清且涟漪  
倒映着清涧的美丽倩影  
从城南的魁星楼  
到城北的九座花园  
从霓虹闪烁  
到金碧辉煌  
涌动着一幅幅  
流光溢彩的动人画卷  
  
抚今追昔 思接百载  
百年清涧是百年中国的缩影  
历史早已远去  
可历史的回声

余音绕梁 犹在耳畔  
那是城南石台寺村庄上空  
飘扬起的第一面党旗  
在血雨腥风中猎猎作响  
那是城头打响的闹红第一枪  
划破了西北地区如漆的夜空  
那是城东黄河之滨吟诵的湘音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从这里发出  
那是城北枣林则沟村  
召开的中央会议结束后  
一簇伟岸的背影奔向全国  
响起的嗒嗒的马蹄声

百年清涧 凤凰涅槃  
当沧桑的土地羽化为  
红色的土地时  
1881 平方公里的土地  
像神奇的息壤一样  
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今日清涧  
公路到村到户  
阡陌交通 如织如网  
高楼鳞次栉比  
高耸入云 成林成片  
人民安居乐业  
物阜民丰 道不拾遗  
荣膺区域幸福之最

饮水思源 慨生万端  
力挽狂澜  
化腐朽而为神奇  
聚沙成塔  
启明灯以照前途

清涧的百年沧桑巨变  
连结着中华一统的血脉根系  
沐浴了党的光辉的再造之恩  
是的，五千年前  
是黄帝炎帝让我们入列  
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五千年后，党的引领召唤  
是头顶的太阳心中的灯塔  
照耀着指引着我们  
和千百兄弟一道  
筚路蓝缕 劈荆斩棘  
挽手并肩 昂首阔步  
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今天  
我们以清涧儿女的名义  
凝聚在您镰刀铁锤交织的旗帜下  
紧握右拳 庄严宣誓  
传承红色基因  
永葆赤县本色

## 在人间（四首）

◇杨 贺

### 静静的午后

立冬。陕北的天空清澈而明净  
万象宁和。我的父亲  
仍然寡言少语，一个人  
望着心事出神  
他的单薄与疲惫  
就像一头年迈的耕牛，悄无声息地  
守着院落  
其实，我的父亲擅长农事  
多少年来，在他挥汗的地头  
一茬一茬的作物郁郁葱葱  
而这时候，我敬爱的父亲  
在人民医院综合内科的病房里  
成了一株被别人经心的庄稼

这是一个静静的午后

阳光很好

父亲说，感觉很好

### 秋风中

树叶很快地败落  
一个个摇摇欲坠的末代王朝  
几缕细若游丝的白发  
拽也拽不住  
父亲越来越苍老。这满目萧瑟  
已令他不能招架  
母亲的担忧越来越细致  
劝也劝不住  
我的女儿写下一生中的第一行字

画出了第一幅画  
画上的大耳朵娃娃左手放风筝  
右手提着一个袋子  
女儿说里面装了可多好吃的  
要不耳朵娃娃玩饿了该怎么办  
妻子学会向银行预存幸福  
并开始牵挂基金的大盘指数  
她脸上的红晕一圈圈地荡漾开来  
掩都掩不住  
我的一件内衣被她搓了好久  
终于被扔进另一个洗衣盆  
妻伸了伸腰，扭过头来望着我  
她说：“十年以后……”

## 蜜恋

情之起，一往深，而至挚

——题记

像一片雪，轻轻飘落  
像一簇火苗，在沉寂的午夜蓦然闪现  
昏黄的街灯下，一个熟悉的微笑  
一声久违的问候。两个人  
从此，握手言好

这是倦鸟归来  
这是他乡遇故知  
这是良辰美酒张生崔莺莺  
像一朵莲，静静绽放  
像一缕祥云，腰肢柔软  
欢畅地舞蹈。而你  
仿佛策马飞奔  
仿佛在高原的民歌里长大  
仿佛倒映着唐古拉山脉的纳木错湖

## 十年之间

一棵树的向上和挺拔  
一介书生的寒舍和万卷破书  
一把剑的磨砺和锋芒  
一名复仇者的隐忍和烈焰  
一条井绳的逶迤和突袭  
一面石壁的冥思和觉醒  
一只渡船上的初见和离别  
一盏孤灯的江湖和夜雨  
一位故人的生死梦境和茫然  
十年之间，我与你  
我与你的陌路和重逢

## 怀念野草（外一首）

◇王文涛

脆亮的，鲜活的，该是  
一片一片生命  
比如艾，比如蒿草又比如  
那种常见的开着小花的一种  
我还来不及想出名的野草  
都不见了踪迹

有半人高，或是一人高的模样  
像一排排妙龄少女，像一排排健壮青年  
绽放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舒展着铮铮响的筋骨

再毒的阳光，从来不曾怕过  
再狂的风，从来不曾躲避过  
一场雨后，依然玉立亭亭  
依然健壮如初

爱情，不是神话

像野草一般的爱情啊  
的确不是神话

### 另一种野草

沉沉的夜色啊  
淹没了所有的景致  
村庄，也便渐渐地逝去  
门外的墙，或者野草  
似乎不再和谁有关了

半瓶白酒  
烧疼了一双生就的水泡子眼  
夜色越来越沉  
越来越深

城外，是一座又一座大山  
郁郁苍苍的是树

是满山的野草，是我至今叫不出名儿的  
野花，以及旧的、新的坟

山下，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河  
似乎总在为哪个不幸的人唱着

挽歌  
歌声，幽幽怨怨  
如泣如诉

魂来兮，野草  
魂去兮，我至爱的野草

## 留守老人

◇贺志勤

托着黝黑黝黑的烟锅  
依偎在家园的阳圪崂里  
那张写满沟沟岔岔的脸  
就像一页页的历史  
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丛草横生里  
拾不起青春的脚印  
残垣断壁前  
闻不到亲人的笑语

门口那棵枯萎的老枣树  
再也不能避雨遮阳

挪不动的步子  
在庄稼地里长满了荒芜  
看不见的眼睛  
在黄土高坡织上了面纱  
远离的亲情  
在留守家园里种下许多惆怅

## 清涧（外二首）

◇ 刘 龙

在一条叫秀延河的眼泪里  
在一块叫青石板的胸膛里  
在一首叫道情的陕北故事里  
你扭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秧歌  
宛如冬日里飘洒的一场  
迟迟绽放的雪片

在眼泪里  
忧伤的船乘着母亲的叮嘱  
多少次出门和归来  
在石板上  
父亲把生的希望燃烧  
村庄里最古老的旧事被提起  
母亲和父亲  
于是将苦难和幸福唱进  
流传了百年的陕北道情  
我把温暖写成一封信  
在腊月的早晨

如雪片般降临在村庄的屋檐下

清涧呵 故乡  
一曲弯弯的黄河  
扭来扭去将我甩掉  
在村庄外的路上  
我几十年走在回乡的民歌里

### 无题

—  
面对土地  
向日葵的头颅在秋天里  
朝我微笑  
拔节作响的玉米  
如水的音乐在午夜蔓延  
只有父亲 把那长满铁锈  
仍然锋利的镰刀 挂在墙边

擦了又擦

二

苜蓿花开在路边  
牵牛花生长成风景  
天空传来响雷  
你走在雨中的路上  
思念泛滥成河水  
成灾的村庄把镢头给你  
你种下了成片的麦子

三

黑夜里你睁大的眼睛  
白天里你敞开了胸怀  
母亲走在回家的路上

四

成片成片的麦子躺在场上  
发绿的碌碾走在上面  
来来回回 反复无常  
夏日的午后 用木锨  
扬成一道道彩虹

五

种一亩玉米地  
父亲撑起麦场  
母亲捧着簸箕  
种子生根开花结果

## 故乡，黄河

盖了几孔窑洞  
面朝黄河  
潮涨的时候  
打捞了鱼儿、木棒等物什的  
乡民们从黄河归来  
走过窑洞  
脚步甩得犹如扬在半空的牛鞭  
黄昏的村口  
响成如水的交响曲  
黄河 从窑洞前走过  
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史  
被乡民看作一枚枚硬币  
春秋夏冬 一粒粒如种子般  
撒进松软的土地里  
春天里的梦想  
就这样深深地埋了进去

黄河、窑洞  
在我的眼里于是生长成一种植物  
流浪的脚步  
踩着黄河的雄脊  
思考的情愫  
归宿在朴素的窑洞里  
想起黄河 窑洞  
就好像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 虚构一场雪（外一首）

◇ 秦 客

在冬天写下  
虚构一场雪的到来  
划掉了末尾的三个字  
雪还没有到来之时  
无须过多地抒情  
天气阴沉  
市民沉闷  
鸟们低处缓慢飞行  
没来得及结冰的水面  
偶尔冒着几个气泡  
虚构天空、鸟、人、湖泊  
看起来快要下雪了  
如果还不够  
那么，要从一只猫开始  
那只虚构的猫  
在客厅的沙发上眯了一小会  
懒洋洋地开始在房间不停地走动  
从客厅走到阳台  
借助阳台一高一低的凳子  
一跳一跃上了有着护栏的阳台

侧着身体看到  
窗外正飘着几片鹅毛  
雪啊

### 冬日风景

太阳当空  
阳光铺洒下来  
总有照不到的地方  
比如山阴到处是积雪  
还没有来得及融化  
山阳的雪早已不见踪影  
其实，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冬天死人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多是年老的人  
他们在冬日里抵挡不住吹来的寒流  
等不到南移的阳光  
比如我看到  
儿孙披麻戴孝  
排着长长的队伍

将老人送上山  
将黄土埋成土堆  
插上用彩纸做的花圈

远远望去  
好像在冬天盛开的一朵  
硕大无比五颜六色的花朵

## 秋天的野火（外一首）

◇ 白建平

秋天，圆月将至  
野地里着了火  
天地一片通红  
父亲是最后的巫师  
踩着祖先的脚印  
匍匐在大地上  
孤独地舞蹈

野火烧着山野  
烧着祖先的血脉  
父亲没有伙伴  
红透的脸庞上藏满家族的秘密  
所有的舞步都踩在千年之前  
父亲有儿子，有孙子，还有过驴子  
他们都已然忘掉了祖先的舞蹈

秋天，野火燃烧  
圆月通红  
照在父亲暗红的肩头上

父亲坐在山头  
看着野地孤独地燃烧  
烧在父亲的心头  
没有儿孙的山野  
只有孤独的野火

### 树与鸟窝

门前有一棵小树  
日晒雨淋  
终于长成大树  
乌鹊在树上垒了个窝  
藏在茂盛的枝丫中  
孩子们从树下经过  
常常发出惊叹：  
看，那里有一个鸟窝  
从没有人说  
看，那里有一棵树

## 追蒲公英的孩子（四首）

◇ 李 博

### 夜的独白

疾驰如风  
我在触摸着黑夜的深度  
无休止地奔跑  
血脉偾张的理由  
是青黛的野马肆意张扬  
星星如豆  
照不亮我前行的每一寸脚步  
伸出不屈的五指  
撕破  
夜幕的面纱  
  
循着隐者的青灯  
沏一壶苦茶听听琴瑟之音  
任凭那凛冽的寒风  
肆意吹着北方冬月的心

河水早已冰封

山丘也已冬眠

若是黑夜给人以微笑

我不想铺一张白纸

用最鲜艳的色彩

涂鸦

而是用最鲜艳的色彩

呢喃

### 追蒲公英的孩子

我们都是率性的人

煮酒谈天论地

忘了一路上是如何走来

追蒲公英的孩子

蹒跚学步

稚嫩地追着轻风吹起的蒲公英

一时兴起，一时木讷

眼神里充满好奇

这轻盈的羽翼

何以自由地飞翔

那么弱小

却可以到达他人无法企及的地方

它是那么去留无意

像是蝴蝶躲躲藏藏

孩子追着蒲公英的梦想

父亲呵护着孩子的脚步

飞舞吧，花朵

带着种子飞翔

也许前方就是落脚的远方

## 念头

念从哪儿起头

啄木鸟说我翻遍了年轮的胎记

也没有找到心坎上的痛楚

萤火虫说我照亮了整个柴垛

也看不清自己前行的路

倒是那安静的河流

老马识途

而我爱你的念头啊

像极了炕头针线筐里的乱麻

是千头万绪的喳喳耳语

也是着急忙慌的错误连篇

姑娘 请借我你心爱的云簪

捋清这样不合时宜的天真

而那念头是否连着两个心头

是耿耿于怀的蓄谋已久

是念念不忘的初心涌动

不必言说军令状

如果它会短暂地久长

我想把这一遭富丽堂皇的梦想

轻轻地刺在我的心上

## 行空

我用夜的幕布蒙上天地

等待黎明画师的到来

虫鸣得意窥探着漫天星辰的惬意

微风急切地拂动着这一袭神秘的面纱

东方既白的娓娓道来

铺就了宣纸素净的期盼

温柔的笔触勾勒出天地曼妙的曲线

晨鸟的歌声如同那光谱的视野

在犹抱琵琶的云雾中欲说还休  
浓墨重彩的风  
掀开了水墨遗香的基色  
打翻朱砂的热情只为兑现七色彩云的  
诺言

画板上演绎着此时彼刻的翻腾

静与动的心思早已被回转的笔锋猜透  
我越阡度陌涉水而来  
如农夫肆意地收割庄稼  
合十的双手已变得荆棘丛生  
目光里流出天地上的两条大河  
抽出最后两根还未长成胡杨的肋骨  
蘸着死海的咸水摹了一只自由飞翔的鸟

## 幸福的声音

◇李嘉懿

清晨  
俏皮的阳光如影子  
悄无声息地伸入屋里  
铺洒出童话般金色的梦想  
此刻，幸福的声音响起  
洗漱的声音  
拖地的声音  
说话的声音  
切菜的声音  
女儿琅琅的读书声  
懵懂儿子玩玩具的撞击声

在家的角角落落里充盈荡漾  
摒弃浮躁和麻木  
用心灵聆听  
锅碗瓢盆的交响乐  
用味蕾品尝  
油盐酱醋的调味剂  
这幸福的声音  
是家的味道  
这种味道在流逝的岁月里  
越来越浓

## 坐在高墙上吹夜风（外一首）

◇ 杨 宛

深秋的夜晚是属于流浪者的  
所谓悲凉也不过是心底暗藏的风  
一个人坐在高高的墙头  
再不去奢望所谓人情温暖  
风吹过来 秋水微漾  
思念的轮廓开始重影  
又逐渐变得清晰  
小城匍匐在我的脚下  
且为我献上最华美的夜景  
我不说一句话 只是微笑  
任何回忆 假想或者未来  
都抵不过一个此时此刻  
张开双臂 拥抱夜风  
不怕空旷的胸腔唱起哀歌  
只要扬起高傲的头颅  
我就是这座小城最大的王

### 在日子的裂缝中歌唱

谁在暮色苍凉的深秋歌唱寂寞  
谁在晨露习习的破晓赤足行走  
清浅的脚印何等凌乱  
谁哭了 谁痛了  
谁黯然了

梦中的形象却更多的是荒芜  
不似想象，恣意放肆，为所欲为  
想春天就绿意盎然  
想秋天就硕果累累

揣着一颗空虚的心  
在寂寞的季节流浪  
岁月戛然作响地在残垣上开裂  
裂成了无数不规则的缝隙  
谁能在这个伤口上欢快吟哦

（栏目责编 霍竹山）

## 暖 春

◇ 胡 图

### 人物小传——

陈丽萍：女，46岁，漠北市计生协会会长，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服务群众，被誉为“最美守护天使”。

赵建国：男，35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漠北分公司总经理，年轻有为。

李大成：男，50岁，憨厚老实，早年离异，起早贪黑，辛勤劳动，一人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在一次回家途中，遇车祸不幸身亡。

秀英（成年）：女，27岁，本科生，毕业后返乡创业，带领村民发展养殖业，共同致富。

小美（成年）：女，25岁，大学毕业放弃了城里优越的工作，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和秀英一起创业。

秀英（少年）：10岁，聪明懂事。

小美（少年）：8岁，好学乖巧。

七叔：李家沟村主任兼计生协会会长，热忱计生协工作，对李大成不幸遇难深感难过，主动联系市、县计生协会告知情况。

### 1. 黄土高原 日 外

雄浑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

### 2. 书桌前 黄昏 内

落日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了屋子。

屋子陈设简单，桌子上放着一些书本。

秀英翻阅着几近褪色的日记本，小美在一旁安静地陪看着。

旁白：十年了，每次翻开它，就感觉爸爸还在身边一样。

秀英若有所思的看着摆在书桌前的一面镜子。

### 3. 屋子 晨 内

李大成照着镜子给秀英和小美梳着

头发。

李大成：怎么样，漂亮吧？

秀英 小美：漂亮。

李大成：走喽，去上学了。

李大成牵着秀英和小美的手走出院子。

旁白：我们不止一次地问过爸爸，妈妈在哪？她什么时候回来？

#### 4. 乡村道路 晨 外

李大成蹲下来整理秀英和小美的书包及衣服。

李大成：妈妈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玩去了，或许累了就回来了。

秀英：哦。

父女三人向学校走去。

#### 5. 校园操场 日 外

秀英、小美和几位同学坐在一起聊天。

同学 A：他骗你们呢，你们就没有妈妈。

同学 B：你妈妈是不会回来的。

秀英：你瞎说，她一定会回来的。

小美：我爸说了，我妈妈只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同学 A：傻瓜，不陪你们玩了，我们走。

同学们离开，秀英和小美怅然若失坐在原地。

旁白：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问过妈妈的事。

#### 6. 山头 黄昏 外

映衬着落日的余晖，李大成扛着锄头走在前头，秀英和小美跟在后边。

#### 7. 屋子 夜 内

屋内灯光昏暗。

秀英和小美坐在简陋的书桌前做着功课。

李大成从炕桌上取来一本破旧的书，略显尴尬地坐在了两人的旁边，像模像样地看起书来。

秀英扭头看了一眼李大成，又看了看他手中破旧的书本。

李大成紧张：你老看我干嘛呀，这样很容易分心的。

秀英 小美：反了。

李大成：反了？……什……什么反了？

秀英看着李大成一本正经的样子，干脆放下自己手中的笔，然后手伸过去将李大成手中的书本给正过来。

秀英：你书拿反了。

李大成糗样：哦……我这习惯了都，但你们不能学爸爸这样，这不是个好习惯。

小美：倒着看书对眼睛不好。

李大成指头：对对对，而且还伤脑筋。

秀英和小美转过头继续做功课，做着做着不由地笑出了声。

李大成也好像释怀一样，跟着笑了

起来。

旁白：爸爸对我和妹妹都很好。

#### 8. 院子 日 外

秀英、小美还有李大成三个人在院子里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 9. 屋子 日 内

一家三口包着饺子，虽然奇形怪状，但其乐融融，李大成将面粉抹在秀英的鼻梁和小美的脸蛋上，姐妹俩也与李大成互动玩耍。

#### 10. 院子 日 外

一家三口在院子里玩丢沙包、跳绳。

旁白：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 11. 院子 夜 外

李大成和姐妹俩在院子里放鞭炮和烟花。

秀英和小美开心至极。

旁白：我们渐渐长大了，可爸爸的背却弯了，头发开始发白。

#### 12. 村头 晨 外

秀英和小美背着包走在前面。

李大成略弓着腰走在后头，面容沧桑。

到了村头的公路边停了下来。

秀英：爸，你先回去吧，我和小美等着就行了。

李大成气喘：没事，爸心里头高兴。

小美整理父亲衣服：我和姐姐去城里上学了，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

李大成：家里都好好的，你们专心

学习，不要让爸爸失望。

说话间，一辆客车驶过来，秀英和小美恋恋不舍走上了客车。

秀英和小美透过窗户看着面容沧桑的李大成，眼泪流了下来。

车子离开，李大成眼眶湿润，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离开。

#### 13. 集市 日 外

乡镇繁荣的集市。

计生协会人员在集市上打着横幅宣传，不少群众围观。

李大成凑上前。

一宣传员递给李大成一份宣传单。

宣传员：老乡，了解一下计生保险。

李大成看了眼宣传单，不屑地离开。

李大成：都什么年代了，还组团忽悠。

李大成离开，计生协宣传继续进行中。

#### 14. 屋子 午后 内

李大成坐在书桌前，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木制小盒子，从盒子里取出一张一家四口的合影，李大成用手摸了摸。

李大成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家三口的合影，脸色凝重。

电话响起。

李大成：喂……好，我这就过来。

#### 15. 村委会 午后 内

村委会坐着前来开会的人们。

七叔：今天叫大伙来的主要事情是

统计咱们村的计划生育家庭成员情况。现在计生协会有一笔资金，专门为所有的计划生育家庭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你们都是咱村的计划生育家庭，我希望你们考虑考虑。

村民 A：保险和我们没多大关系，有什么意义？

村民 B：除非天塌下来，不然人老几辈子谁还知道保险？

李大成：我看也没什么必要，天天就那样劳动生活，能有什么危险？

其他村民也纷纷议论。

七叔：大家不要吵，我是这么想的，一来不需要我们掏钱，二来买了保险对我们又没有什么影响，说句不好听的话，万一有个什么，好歹有个保障。

村民 A：你要这么说倒也对。

村民 B：那就都买吧，有备无患嘛。

村民们都开始响应，李大成若有所思。

村民 C：你就帮我们报上吧，地里头还等着呢，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七叔：忙去吧。

村民们陆续报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三三两两在议论声中离开。

李大成站起身子向门外走去，走几步停了下来。

李大成：七叔，给我也报上吧。

说完话后李大成离开。

七叔看着李大成及村民们的背影。

三个月后……

## 16. 建筑工地 日 外

组合镜头——

李大成吃力地抱着砖块。

李大成推着载满混凝土的独轮车。

李大成扛着沉重的钢管，汗流浹背。

通红的晚霞。

## 17. 黄昏 日 村头

李大成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家里走去。

一村民路过。

村民：大成，小美回来了。

李大成喜悦：真的？

村民：看你高兴的，赶紧回去吧。

李大成面露笑容，加快步伐。

## 18. 大门口 黄昏 外

李大成拍打着身上的泥土，整理了一下衣服，向屋内走去。

## 19. 前屋 夜 内

李大成刚准备向后屋走去，听到小美在打电话。

小美：姐，我不想上大学了，爸爸一个人太辛苦了，我们两人的学费负担太重了……

李大成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愧疚的表情。

李大成向院外走去。

## 20. 建筑工地 夜 外

李大成走进工地。

工友：大成，你怎么又来了？

李大成：我想再加个夜班。

工友拍李大成肩膀：辛苦了。

工友递给李大成一顶安全帽后离开。

李大成开始干活。

### 21. 办公室 日 内

经理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钱。

经理：大成，这是你这两个月的工钱。

李大成：经理，还没到发工资时间呢，怎么……

经理：一个人供两个大学生，不容易呀，拿着吧。

李大成：谢谢经理。

经理：去吧。

李大成离开。

### 22. 公路 日 外

李大成高兴地合不拢嘴，拍打着手中的钱。

（闪回）

小美：姐，我不想上大学了，爸爸一个人太辛苦了，我们两人的学费负担太重了……

（闪回结束）

李大成暗自欣喜，刚走到马路，一辆小轿车疾驰而来将李大成撞飞，他倒在血泊中。

### 23. 后屋 日 内

小美手中电话跌落，失声痛哭。

### 24. 洗衣间 日 内

秀英端着的一盆衣服撒落在地，泪流满面。

### 25. 后山 日 外

李大成墓前焚烧着纸钱。

秀英和小美哭成个泪人，村主任七叔和村民硬是将秀英和小美拉着离开。

秀英和小美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 26. 村委会 日 内

村委会坐着上了年纪的长者。

七叔抽着早烟来回走着。

秀英和小美红着眼睛安静地坐在一边。

老赵：我说老七，你别晃悠来晃悠去的行不行，倒是想想办法呀。

七叔：我这不是在想嘛。

七叔继续走着，看着坐在一边的秀英和小美。

七叔：哎，我知道了。

### 27. 计生协会 日 内

办公室人员忙碌，座机电话响起。

计生协人员：喂？……是的……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核实，一会给您答复好吗？……好的，再见。

电话挂断后，办公室人员随即进行核实。

### 28. 办公室 日 内

陈丽萍办公，敲门声响起。

陈丽萍：请进。

计生协人员走进来。

计生协人员：会长，刚接到李家沟

村民反映，一位购买了我们的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的村民发生了意外。

陈丽萍：赶快与保险公司联系，让尽快核查情况，做好相关工作。

### 29. 中国人寿走廊 日 内

赵建国带领相关人员赶赴市计生协会开会。

### 30. 中国人寿 日 外

中国人寿大楼。

赵建国等人从楼上快速走下来，坐上了停靠在门口印有“中国人寿”字样的专车离开。

### 31. 计生协会会议室 日 内

坐市计生协会与保险公司相关人员（8人左右）

陈丽萍：今天请同志们来，就是商议李家沟村计生协主任李大成意外身故保险赔付事宜。请保险公司的同志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

赵建国：接到报案后，我们开通绿色通道理赔通道，迅速进行核查，李大成同志确是漠北市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对象。经核算，应赔付意外身故保险金6万元，按人均算，实际应付他的亲属保险金2万元。

陈丽萍：李大成家庭不仅是我们的投保对象，更因为他家是双女户，而且十几年来一个人拉扯2个女儿长大，非常艰难，所以，也是我们计生协会的重点关怀对象。鉴于他家的特殊性，我建

议在正常赔付外，我们再予以人文关怀与后续帮扶。

赵建国：同意。我们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现在就可以出发。

### 32. 乡村公路 日 外

计生协会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两辆车行驶在弯曲的乡村公路。

### 33. 李家沟村委会 日 外

七叔和三两村民站在村委会门口张望着。

秀英和小美分别站在七叔左右，表情沉重。

七叔：孩子，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的生活就有希望。

村民A：来了，来了。

七叔直起身子。

两辆车停靠在村委会大门口。

陈丽萍、赵建国一行人从车上下来。

七叔上前：陈会长你好，一路辛苦了。

陈丽萍：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向赵建国）这位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赵建国经理。

七叔：赵总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快来，屋里坐。

一行人向李大成家走去。

### 34. 李大成家 日 内

秀英给陈丽萍、赵建国等人分别端来了热水。

陈丽萍 赵建国：谢谢。

七叔：这两个孩子命苦，小时候父母离异。他爸爸一个人拼死拼活挣钱供她俩上学，一个正上大学，一个正准备上，谁知道……

陈丽萍：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也很痛心，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为这个家庭送来关怀与希望，我们要为她们的将来保驾护航。

秀英和小美眼泪汪汪地站在一边。

七叔：谢谢，谢谢。

赵建国从包里取出一叠现金。

赵建国：根据保险条款协议，我们共需给你家赔付人民币2万元。

赵建国将这笔钱递到秀英手里。

秀英和小美泣不成声。

陈丽萍递上一个信封。

陈丽萍：这是我们计生协的一点心意。

七叔欣慰。

秀英和小美流着泪看向陈丽萍和赵建国。

秀英和小美双双跪地。

秀英 小美哭泣：谢谢叔叔阿姨。

陈丽萍和赵建国赶忙上前扶秀英和小美。

陈丽萍出于母性，紧紧搂住两个哭成泪人的孩子。

秀英和小美好像在母亲怀抱一样，紧紧抱住陈丽萍。

现场的都被这一幕感染，潸然泪下。

陈丽萍：孩子，听阿姨说，上帝为我们关上了一扇门，但同时一定会为我们打开另一扇门。你们一定要坚强，要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告慰你父母的在天之灵，报答亲人和组织的关爱之情。

小美：我和姐姐一定会努力学习的。

陈丽萍擦拭完秀英和小美的眼泪。

陈丽萍：（向七叔）两个孩子失去最亲的人，你们就是他们的亲人了，今后有困难一定要给我们打招呼，昂？

七叔：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她们的。

陈丽萍：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我们还会来的。

七叔：让你们操心了，路上注意安全。

### 35. 村委会大门口 日 外

七叔、秀英、小美和村民目送车子离开。

七叔：共产党好啊。

旁白：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中更加刻苦学习。

### 36. 教室 日 内

秀英和小美在学习。

蔚蓝的天空。

### 37. 大学教室 日 内

成年后的秀英和小美坐在宽敞的教室里学习讨论。

### 38. 大学校园 日 外

秀英给小美讲解着知识。

### 39. 图书馆 日 内

秀英和小美分别在认真地翻阅着书籍。

旁白：转眼，毕业的时间到了，小美在城里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而我选择了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

#### 40. 乡村公路 日 内

秀英坐在客车里，望着窗外。

车子径直向村子驶去。

#### 41. 村委会 日 内

七叔等村民团团坐在村委会商讨着。

七叔：秀英，大伙都到齐了，你说说你的想法。

秀英：我想在咱村搞养殖，然后将对应的肉食品和土特产通过电商的渠道销售出去。

所有人都大眼瞪小眼，纷纷摇头。

村民A：你说的太专业了，我们没听明白。

秀英：就是我们在村里建养殖专业合作社，村民都是社员，养羊、养猪、养驴，来增加我们的收入，让家家脱贫致富。怎么赚钱呢？两个渠道，一种是传统的方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第二种就是我前面说的电商，通过网络销售，我们的交易量和面临的市场是无限大的，这样大伙都有钱赚，也不用担心天阴下雨。

七叔：你这么说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事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难呀。

村民B：就是秀英，而且这得花不少钱，哪去找这么多钱？

秀英：这些年我和小美利用业余时间打临工，积攒了些钱，我知道大家都有难处，剩余的钱我再想办法。

七叔：你这是何苦呢？咱村条件又不好，不如去城里找一个体面的工作。

秀英：叔，常言说的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和小美能有今天离不开国家的好政策，更离不开你们这些年的养育与栽培，我想为村里和这个社会做点自己该做的事。

村民们纷纷点头称赞。

七叔：秀英，你长大了，叔为你感到骄傲，你能有这份心，我们已经很高兴了，不是村里不支持你，摆在眼前的困难就克服不了。

秀英：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村民C：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行？

陈丽萍：她能行。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大门口，陈丽萍和三位随同人员走了进来。

秀英站起来。

秀英：陈会长。

秀英与陈丽萍握手。

陈丽萍：你刚才说的我们都听见了，这是好事情，我们计生协会全力支持你。

众人鼓掌。

秀英：谢谢陈会长。

一年后……

#### 42. 屋子 日 内

秀英在简易的办公桌前整理着材料，一只手撑着腰。

七叔走进来看见秀英劳累的样子。

七叔倒了杯水给秀英端了过去。

秀英：谢谢叔，叔你知道吗？现在有好多个客户和我预定咱的羊肉和鸡蛋呢。

秀英不亦乐乎。

七叔：秀英你也别太拼了，你还年轻，身体要是累出个毛病，你让我们怎么向……

秀英：叔，我没事，身体好着呢。

七叔：我们也帮不上你什么忙，要不让小美回来吧。

秀英：我不想让小美再跟着我吃苦了，宁愿自己累点、辛苦点。

七叔：可这……

小美：姐……

小美的出现让秀英和七叔都很惊讶。

秀英：小美？

小美：姐。

秀英和小美拥抱在了一起，七叔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旁白：小美回来的第二天，正好是爸爸十周年的祭日。

#### 43. 后山 日 外

秀英、小美、七叔三人来到李大成

的墓前。

秀英和小美跪在李大成的墓前，七叔将一些吃的喝的洒在墓前饭桌上。

秀英：爸，我和小美来看你了。

秀英和小美眼眶湿润。

七叔：大成，孩子们现在都出息了，你安心吧。

七叔刚说完，不远处腾空而起的烟花在天空中绽放。

#### 44. 村口 日 外

“李家沟村电商运营成立大会”和“漠北市计生协生育关怀创业示范基地授牌仪式”隆重举行。

（秀英宣布李家沟村电商运营成立；赵建国代表保险公司捐助10万元资金；陈丽萍代表市计生协授牌）。

随后，锣鼓喧天，陕北大秧歌活跃着现场的气氛。秀英和与会的陈丽萍、赵建国等人加入秧歌队伍，与村民互动着……

旁白：或许在爸爸眼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也永远是需要佑护的，养殖业和电商开展的一直很顺利，李家沟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 45. 书桌前 黄昏 内

秀英将日记本合上。

（栏目责编 许 艳）

## 致敬路遥

◇ 党虎虎

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路遥

在当代著名作家路遥先生的笔下，世界是美好而明亮的，人性是光辉而温暖的，劳动人民平凡而伟大，生活充满希望而未来可期，几乎没有龌龊的坏人和令人绝望的事情，即使有少数人犯了错，但其本质上还是有救的，除了极个别腐败的当权者和“古风铃”一类的流氓文人外，先生痛贬的对象(角色)很少。

路遥先生及其著作始终围绕着平凡的世界，他关爱并尊重身边的每一位普通劳动者，包括弱者。

路遥离开人世间多年了，但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人

生经验：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守望相助……

我们学习并传承路遥先生“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文学创作精神，学习并传承路遥先生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热爱劳动人民的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但千万不要把他似是而非的神化了，更不能形而上学地虚化真实生活。因为那样对待一位真切且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对先生的一种侮辱，也是对厚重的黄土地和淳朴的劳动人民的一种羞辱。

路遥，首先是一个出身于陕北黄土高原山区乡村的有血有肉的穷人家的孩子；再者他也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才最终实现了心中的梦想。他同样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失

败，也有悲伤和缺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需要有识之士的真诚而友好的帮衬。是的，路遥先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举步维艰。优秀的他渴望被关注，渴望被尊重，渴望成功，渴望荣光，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认可和众人的包容相助。他的文章无不赞美劳动者的诚实正直和博大胸怀。

尽管路遥先生的文章源自并兴盛于贫瘠之地上“受苦人”的艰苦奋斗和积极进取，甚至局限于土地和劳动，但人世间谁能离得开大地母亲，离得开自己脚下的这片厚重的土地？没有世人的辛勤劳动，大家还怎样生活？还奢谈什么事业与爱情？仅此两点，就足以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一生，何况还有根植于希望田野上的动人心魄的纯洁爱情和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呢！

生活是现实的，不是吹嘘所能应付的；生活也是客观的，不是主观臆断的。无论如何，有理想是好的，但诗和远方不能凭空想象，我们应该懂得：土地不肮脏，劳动不丢人。

有一种精神世界的高大上，源于劳动，根植于土地；见于山川，存于心间。这就是我们普通劳动者耗尽一生所拼搏的尊严与自信，也是“路遥”的魅力所在。

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里的很多人还是来自遥远的乡村。每一个繁衍生息了成百上千年的村庄，都有许多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流传在曾经希望的田野上：那里有说不完的春秋，忙不过的日月，流不尽的汗水，忘不掉的炊烟……这一切早已渗透到当代农民工的骨子里，即使现实中数不胜数的乡村正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但对于当代的游子们来说，故乡依然是大家最后的守望，那里有大伙割舍不下的生活情结，是我们内心深处永恒的眷恋。

生活，因为不舍让人铭记；爱情，因为美好令人称赞。当你离开家乡和亲人，辗转在繁华城市的道路上，漫长的旅途或许难以停下前行的脚步。回眸故乡的原风景，无论怎样，老天不会垂怜任何一个退缩不前者，岁月也不会一直平静如初。

当今社会，不管你蕴含了多少激情昂扬的新希望，市场经济的本质永远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在这个竞争激烈、唯利是图、充满功利性的新时代，许多原本根植于土地上的美好情感和美好事物正在逐渐变质，原本产生并依存于自然劳动的纯朴善良、正直无私、勤劳勇敢等等，也因为离开了厚重土地而变得轻

描淡写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向路遥先生学习，努力奋斗，迎难而上，绝不可自暴自弃、自甘堕落。

我的老家也在黄土高坡。那里同样山连山，沟挨沟，悬崖峭壁到处有，羊肠小道无尽头，生活艰难出头……

打小起，我就听着鸡叫声跟随父母上山劳作，看着日落西山再背上庄稼或柴火回家，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家乡。那时候，乡亲们生活可以说也是简单的“三点一线”，即白天忙于田间劳作——晚上栖身于古老的窑洞——除了必须方便于厕所。我经历了“农业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巨变和市场经济以及亲人的远离。尽管离开家乡快三十年了，但家乡的每一个角落我还是熟悉在心。

每逢佳节倍思亲！

尤其到了每年的清明节，回老家上山扫墓祭奠先人却成为身在远方城市的农民工的“奢望”。因为不少村庄人走村空，田地荒芜，原本守望相助的乡亲们渐行渐远。远在他乡的游子们只好遥祭自己逝去的亲人，寄托那份难舍的哀思。可惜没有如果，即使是我们活着的亲人也难以再见，何况先人！

有道是：“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

美！”同样的黄土地可以孕育出高贵的灵魂。每当看到纪念著名作家路遥先生的文章，就会想起家乡黄土高坡的山川河流，想起艰苦奋斗、锲而不舍的父老乡亲，想起我们路遥艰难的一生；就会像路遥一样审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以及人生的意义？

路遥先生塑造的人物，大都是陕北劳动人民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群体代表。他赞扬的每一个不屈不挠的奋斗者，都有他自身努力拼搏的身影。无论何时，奋斗者最美！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苦难的路遥在经年累月的艰苦奋斗后终于功成名就。先生身上闪耀着三个不朽的“光环”：1991年3月，路遥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广大读者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先生“改革先锋”；2019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授予他“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的光荣称号。

从路遥先生艰苦奋斗的生命历程，从困难日子到平凡的世界，直至辉煌的人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何

时何地，不管生活多么难堪、如何卑微、怎样困难、怎么难过，我们都应该正视它，正视自己，相信明天会更好！即使困难重重，我们也要坚强自信、勇敢地活下去，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更不要羡慕嫉妒恨别人。因为生活的乐趣在于奋斗不息，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也许，恰恰在你最得意之时，空虚无聊的你才是最贫穷的，你的精神世界也是孤寂的。

社会地位有高低之分，家庭生活有贫富差距，但个人的出身是不可选择的，区别就在于谁能正视生活、自我认可和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拼搏。路遥先生“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就来自于家乡贫瘠的黄土高坡，贫苦的他没有任何优先条件可言。不为别的，仅仅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地和经历，大伙就应该到路遥墓前去祭拜。因为他是高原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不仅照亮了高原儿女前行的道路，而且为广大劳动人民树立了艰难人生的奋斗榜样。虽然路遥的一生过得非常辛苦，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也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

路遥先生的一生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他克服了人生无常的种种困难，

踏实工作，沉稳自尊，只要土地上还有劳动人民，他的奋斗精神就绝对不会成为绝响！

黄土高坡，四野茫茫，北风潇潇，有的是厚重的土壤，缺少的是风调雨顺。尽管有人嫌弃它，但它却是我们高原人民奋斗的根源，就像我们的路遥，他是高原儿女的优秀代表，虽然先生过世多年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怀念与日俱增，他的著作也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因为他的爱是博爱，他把自己最真挚的情感献给了自己深爱的土地和家乡父老，直至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路遥，一个伟大的生命，就诞生在黄土高坡并成长于此。正是这片贫瘠而又充满奋斗精神的土地和众多淳朴而又充满热情的受苦人养育了他。没有他们，当然就没有路遥，更没有他的著作以及后来者的仰望。路遥的精神世界从来没有离开过黄土高原及其劳动人民，他把自己通宵达旦的写作看作是普通人的正常劳动，他的写作并不比陕北老农在土地上的耕作轻松，他满怀劳动者的赤诚而苦苦拼搏：“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生活是劳动

人民创造的，只有成为他们中间一员，才能使自己的劳动有一定价值。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都不会成功。”

路遥走了多年，但他留给世人的念想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因为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他一样始终围绕着自己热爱的土地和劳动人民进行创作。他塑造了高原上一个又一个劳动者的光辉形象，平凡的世界深深地镌刻在世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是一个群体的奋斗史，一个时代的缩影。他赞美黄土高坡上的受苦人。他用文字记录家乡父老的艰辛与痛苦，还有我们的向往和追求。路遥先生的作品无不鼓舞平凡世界里的凡夫俗子一定要好好活着，努力工作，认真学习，尽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尽可能地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普通劳动者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路遥先生鼓励我们勇敢地走向世界，在为祖国的建设和家乡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同时，充分实现个人价值。难能可贵的是，取得人生巨大成功的路遥先生并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独特”行为，他一如既往地情系土地，情系家乡，情系劳动者；他始终面对现

实，面对生活，面对未来；他从不抱怨，不气馁，不叛逆；他以自己艰难的一生造就了伟大的平凡！

是的，路遥先生自始至终歌颂平凡的世界，赞美劳动人民。每一个奋斗者都能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先生的思想深度与人性温暖。他充满了人文关怀的作品是当代艺术与中华传统美德的最佳融合。他对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思考、对人生及爱情的感悟，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和大格局。

路遥之美，在于长久！

古往今来，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举不胜举。但客观地说，像路遥先生一样的还真是不多。他是一位值得后人敬仰的作家，也是一个值得大家欣赏并学习的大写的人，因为他从不随意丢弃真诚与信任。有人说路遥先生的文笔不是最好。但那又怎样，只有高贵的人品才是一个人永不磨灭的精神印记！

铭记路遥先生的教诲：“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感恩土地！感谢劳动者！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啊！

因为生活，致敬路遥！

## 忆路遥

◇ 姜茂林

1992年11月17日，一颗当代文学的巨星陨落了——42岁的路遥英年早逝。噩耗传来，三秦大地震惊了，文坛震惊了，海内外震惊了，无不为其早逝悲痛。

我与路遥没有很深的交往，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对他公开发表的作品几乎全部读过，对《在困难日子里》《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不止读过一遍。《路遥文集》就放在床头，一有空翻开看看，他笔下的高加林、少安、少平常常激励着我、鼓舞着我。

1983年秋天，当时我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路遥的《人生》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随着同名电影改编拍摄的巨大成功，有关高加林、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反响更强烈。一天，路遥要来我们学校讲授《人生》有关问题的消

息公布后，我们在第一教室上课的同学唯恐下午没有座位，下课后就把书包放下占了位子。刚吃过午饭就去了，学生越来越多，不到下午上课时间，教室就挤满了，连走道以至窗外都站满了学生。

下午两点半，路遥来了，上身穿一件黑皮夹克，戴一副大框眼镜，大脸盘，略胖，但看着很精神。由于人太多，从门口到讲台，路遥都是侧着身子用力走上讲台的。刚进门就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路遥站着向大家微笑点头，掌声停了，他才坐下。举目环视教室的学生，他右手慢慢伸进皮夹克的口袋里。大家静静等着，以为他从口袋里拿讲稿，不料他拿出一包烟，抽了一支，大家都笑了，他也笑了。接着他用商量的口气跟大家说：“今天我先讲几句，然后大家提问题，我来解答。”他先简要地讲了《人生》故事情节、创作过程以及目的，还

特别指出,《人生》创作的成功,应该感谢柳青和秦兆阳两位老前辈。柳青的《创业史》他认认真真读过七遍,一段时期随身携带,随时阅读。《人生》写好后,他向全国几家大型刊物寄出稿子,都被退了回来,不料寄给《收获》后不久,秦老写来一封热情的信,肯定了作品的成功之处,并提出几点修改意见,他赴京做了修改后发表了。路遥说:“我以为青年人要有理想、甚至可以有幻想,但是在追求的时候,千万不要追求那些不着边际、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有同学问到,《人生》是否是自传体小说?他说,不是,但有他的影子。《人生》中所发生的事情,有些的确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有些是他看到过的,也有些是听朋友说的,他从中做了些艺术加工。他还说《人生》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也许有诸多不如意之处,或者说不“漂亮”,但他还是很喜爱它的。

有同学问到,德顺爷爷有没有原型人物?他说有,在他青少年生活的家乡,确有一位邻居光棍老汉,对村前庄后、左邻右舍的娃娃很好,有几株枣树,枣一红就分给娃娃们吃。他说,导致高加林悲剧结局的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于社会环境和体制问题。对于高加林以后的命运应该如何?路遥说,加林的命运应该不会太坏,因为从骨子里看,他是一条

有血有肉、有志气、有恒心的陕北汉子,他不会因此消沉下去。

有同学说,路遥老师能否续写《人生》,让高加林与刘巧珍再续前缘?路遥回答,是否写续集,他还没有考虑。他还说,刘巧珍在他的笔下永远是一个高尚者,因为在他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没有新衣服穿,裤子屁股上开一个洞,上黑板做算术只好靠着墙走上讲台,一只手按住破裤子,一只手做算术。是一位善良的小妹妹拿着针线,羞羞答答用很不熟练的手法为他缝好了裤子的破口子。尽管缝得皱巴巴的,但那种纯情存在,刘巧珍就是千千万万农村善良女子的缩影。

后来《平凡的世界》和《早晨从中午开始》发表以后我才知道,他当时正在为巨著《平凡的世界》做准备工作。之所以当时不向外宣布他在着手写《平凡的世界》,我想是他不愿在事情没成之前就出去,这也是陕北汉子的共同个性吧。

路遥在授课和回答问题时,先是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有时又用陕北方言解答,后来夹杂着清涧的方言,我周围几位外地的同学有时听不懂,我就给他们当“翻译”。路遥给我们讲课已过去几十年了,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现在他已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是他的作品永存、精神永存。

## 霍竹山与信天游 PK 骑手与黑马

——读霍竹山诗集《无定河》

◇ 李 犁

我是以学习的态度来读霍竹山用信天游民歌形式写成的诗集《无定河》。因为代表本土诗学根系和本质的信天游对当下的诗人来说越来越陌生。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复兴之时，年轻的诗人对西方诗学趋之若鹜，一蜂窝地追求现代性和现代化，对民族化的诗学很不屑，甚至以弃之如敝履为荣。现在看来不仅是过激，而且是无知。前几年当新诗临近百年之际，回顾和深思新诗得失，很多诗人和批评家一直认为根植于民族心理、性格、文化和审美习惯的本土诗学不能缺失，也缺失不了。事实是即使在很先锋的诗人那里，虽然呈现方式变化了，但透视出来的价值观以及精神和性格还是本土的，也就是服饰花枝招展，

里面的身体和心胸还和原土著一样——血脉这个东西太强大了！

本人意识到这点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于是在2017年写了一篇名为《呼唤与重建本土诗学的精神与特质》的文章：“在诗歌的审美和语言越来越趋于共和的今天，重提本土诗学并非是复辟，而是要在现代性和世界性的进程中，努力保存恢复和巩固我们自己诗学的精神和特质，让这些曾支撑和辉煌了我们诗歌中的风骨和精髓，继续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核心与血肉，让日渐萎悴的诗歌重新丰满和康健起来。”与此同时我也例举了一些具有我们民族性格的诗歌，但这些都是些变种的本土文本，当时还没能找到内外都相宜，又很葱茏的民

族化作品。

所以看到霍竹山这本诗集，有点激动，这是原装的信天游，形式和气质都是独一无二本土的，只是装的内容是当代的，并且注进了当下的观念和思想。这正是我要找的具有本土诗学的风骨和精髓的文本！而且他的这些作品能自动催逼我们的嘴唇开合，吟咏或者歌唱。诗歌在他这里回归了声音，随着声音漾开，诗中那些人的音容和性情在眼前晃荡着，历历在目。这样，诗歌就从玄学、道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中重新回归真实的大地，回归耳朵和口唇，回归表情达意的一种文学体裁。

需要强调的是，信天游这种形式又不同于当下那些同样具有可视性、故事性，一听就懂的口语与叙事的诗，信天游自带形式感和独立的审美特质，诗人可以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和才情丰富它、深化它、美化它，但你无法篡改它、变种它。这就让这种形式具有了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避免了当下诗坛那种从别人的文本里寻找自己的灵感，互相模仿，诗歌作品犹如近亲结婚，出现了千人一诗，或者千诗一面的局面。而且信天游让诗歌本身肌体康健，血肉

丰满，犹如春天的麦地，绿油油、水灵灵，一片葱郁，生机勃勃，鲜活而湿润。

具体来说，首先信天游这种形式激活了霍竹山的灵气，让他的诗里充盈奔涌着一股浩荡气息。那是诗人的生命之气，包括诗人的激情、充沛的精力和想象力，同时也是诗歌活跃的生命力。前者是因和隐，后者是果和显。也就是诗人的呼吸在奔泻，并带出诗歌的形态和节奏，具体就是抑扬顿挫，连绵起伏，就是我们常说的气脉。正因为这强有力的气息或气流，让《无定河》这首长诗虽然两千多行，人物众多，事件跨越四十年，但几乎一气呵成，而且气息充足，一灌到底，且波澜起伏，有劲有趣。这也促使这部长诗局部像小品，整体是一个连续剧，而且是生动的轻喜剧。其形态像一个人在长长地呼吸，有轻有重，有强有弱，有舒缓也有急促。长诗也因此构成了情节的高潮与缓冲、柔和与绵长、对峙与和解。远观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有浩浩荡荡的气势；近看，河水清澈，水下有茼草又有游鱼。所以，整首诗散发出来的气息是清静有氧的，用孟子的话来形容，就是浩然正气。这是这首长诗的精神底气，同时也贯穿始

终，让这首诗雄浑磅礴，又气象万千。

究其原因，除了诗人自身的元气和正气之外，就像前面说的，还得益于信天游这种形式。信天游这种自足的艺术就像漫山遍野的野草，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来自大地的真气和浓郁的芳香，沁人肺腑，令人生津。譬如华成娃追求屈彩英这段：“萝卜缨缨调苦菜，/你妈妈生你人人爱。//山桃儿开花九卷卷，/你妈妈生你花眼眼。//灶火烧柴我给你扇，/缸里没水我给你担。//沙枣涩来油枣甜，/就怕咱二人没有缘！//清水河鸭子浑水河鹅，/就怕妹妹你看不上我。//一眼能化开黄河的冰，/两眼看不透妹妹的心。//丝溜溜东南风满天云，/你道是有晴还是无晴？”正因为信天游先比兴再说心思，同时又有可说唱的节律，把一个小伙内心的真诚坦率又焦急无奈给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一股没有污染的山野气和生机让诗中的人物可感可视，让诗本身有了盎然，有了生动的形象。也让读者沉醉在信天游整体烘托的气氛里，忘了具体的言辞。

所以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就是说好的文和诗，就像急湍的河水，词语不过是河面上的漂浮物。

气有时具化为情感、情绪，而感情猛烈爆发之时，会冲垮读者的心灵，让人记住内心被感动和震撼的感觉，而忘了具体的言词。就像此刻，我们被有情趣的细节打动，记住的除了被摇撼的感觉，还有眼前摇晃着的小伙子和村姑娘的音容。当然具体是什么样子，每个读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审美来深化和美化他们。所以，有生命之气鼓荡的信天游不仅让诗旺盛，更让诗有了精神，诗中的人和物也有了神采。

诗有神，正是我要说的信天游这种形式给诗歌带来的第二个特点。有神之一就是传神，就是前面举例说的，用蓬勃的感觉写出立体的人与物，神形兼备，深入人心。有神之二就是霍竹山能熟练运用信天游必有的格式和修辞，寥寥几句，进入并端出诗歌的核心和精神，即意境。从宏观上看，意境是整首诗创造的一个理想的世界，微观上几乎几句甚至仅仅两句就有一个令人深思和陶醉的小意境。我理解的意境简单来说，就是诗人创造的一个氛围，它可能是实，也可能是虚，更可能是虚实交织的。有时它在诗里仅仅是一个时空点，有时又深不可测，犹如浩瀚的星空。总之这个时

空点是美的、妙不可言又带有巧遇性质。就是不经过苦思冥想，主观、客观、诗三者不期而遇，无缝融汇到一起，让读者思维受到冲击和启发，思想得到升华，情感和心灵得到洗涤，从而深深地陶醉在里面，无言但由衷对艺术感叹并浮想联翩。

我们随手拿来这段为例：“水绕着山转山绕着水，/隔沟二注就想哥哥你。  
//你身上的妹妹在梦里，/我身上的哥哥在心底。//你身上的妹妹知冷暖，/我身上的哥哥一座山。//两圪塔黄土和一团泥，/你中有我来我中有你。//哥哥哪一天生病哩，/妹妹的心上擂鼓哩。//哥哥哪一天梦梦飞哩，/操心妹妹把你拴住哩。//沟里一条河水等你哩，/哥哥不来嘴嘍得老高哩。//前院一棵杨树等你哩，/哥哥不来脖子伸得老长哩。//沙梁一朵云彩等你哩，/哥哥不来毛眼眼淌泪哩。  
//听见哥哥口哨响，/梳洗打扮换衣裳。  
//看见哥哥翻过了墙，/一舌头舔烂三孔窗。//梦见哥哥门前站，/泡米捣糕铺棉毡……”

前面那段是小伙子华成娃追求女孩的心情，这段是写女孩屈彩英被感动了，开始盼望心上人快点来。每一句都相思

得真挚，焦急得动人。尤其最后几节，我们似乎看到翻过墙来，焦急得恨不得“一舌头舔烂三孔窗”，而梦见心上人真来了，又故作镇静，去泡米、捣糕、铺棉毡，用不停的劳作来按下内心的激动——这就是传神，就是诗意！而整体的诗意就是诗人用精致的比喻，甚至夸张的修辞给我们创造一个情境，让我们陶醉在爱情的真挚和美好，神秘和激动之中，并准备一头扎进去，不愿意出来。而且这个情景很可能并不存在，但我们的心理和愿望都希望是真的，并满怀期待——这就是意境。

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诗人，能对古老的信天游这么娴熟，这么精辟，不得不让我们敬佩。刚才说的是宏观大意境，其实每一段都有一个小意境，也就是唯美的、巧妙的、又能冲击和洗礼人心灵的诗意之点。仅以前面引用的其中两段为例：“前院一棵杨树等你哩，/哥哥不来脖子伸得老长哩。//沙梁一朵云彩等你哩，/哥哥不来毛眼眼淌泪哩。”他不写妹妹想哥，而写杨树和云彩想，这就是旁敲侧击，指桑说槐，修辞上叫借代，也是借喻，效果就是把诗意给折叠和掩盖起来。而且哥哥不来，杨树的

脖子伸老长了，云彩的毛眼眼淌泪了。拟人、夸张、隐喻都不是目的，而是让静止的动起来，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让实的变虚，不仅人的思维得到了开发，人的心愿和客观的物也合二为一了，让人心旌荡漾。于是，虚境变成了情境，直至意境。

这就是信天游的优势，每句都有好看看的意象，每两句都有一个对称的互喻，有时是完整的情境，有时是意境，至少是一个很撩人的意思。而不论诗的着落点在哪儿，信天游都不直说，拐点弯，或者巧妙地遮掩一下，让语言有了魅力，有了让人咀嚼的味道。

有味道就是大境界，它不只是指意义掩藏得深，需要读者慢咀嚼品，更多时候是诗的效果，是诗已尽而味无穷。就是读完了文本，脱离了具体的词和句，诗激起的余波还在你心里回旋。其实就是回味，就是难以从诗的震撼和意境中脱离出来，并从中悟出更多的人生之味。古人称这种艺术之味为“韵味”，就像宋代范温说的：“概尝闻之撞钟，大音已去，始音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

其是之谓矣。”古人对此称之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其实就是由此及彼，浮想联翩，心难以平静。这与古人解释的意境就是意外之境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强调脱离原型，在眼见的形和象之外，滋生出一个意念的情感的心灵的，同时又虚化美化升华了的境地和味道。

于是味道在霍竹山这里具化为意味、情味和趣味，我统称为诗味。霍竹山能写出这么多的味道，除了他自身的敏锐和直觉，更主要得益信天游自带的神韵，比如“十个指头不一般长，/支书你眼睛又没装裤裆！”“一个人不声不响灰塌塌，/嘴噘得能拴二十四匹马。”这种先抑后扬，先做个鞘，然后再快速出剑，直指咽喉的言说方式，正是信天游的精髓。也是这本《无定河》审美的第三个特质。

所以，霍竹山找到信天游，就像一个骑手找到了合适的马，也许信天游就是一匹寂寞的黑马，在熙熙攘攘的诗人中挑选适于自己的骑手，然后和他一起向诗歌深处驶去。

# 吃穿二字

◇ 庞春燕

## 天下食材

食物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史前人类的“基因工程”驯化了动植物，华夏大地的先民们从渔猎采集进入了农耕社会，由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在此过程中，不只是人改造了食材，食材也同时塑造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先秦：从茹毛饮血中开启农耕

今天的人类已占据了地球食物链的顶端，然而，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人类获得霸主地位的时间却极为短暂。

在人类诞生以来的 200 多万年间，99% 的时间里，食物几乎完全依赖自然——采集植物、捕捞鱼类、追杀小动物，跟在强大的食肉动物后吃剩下的腐

肉，甚至为了吃到骨髓，人类还发明了石器，所谓“生吞活剥”“茹毛饮血”，正是这种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大约 30 万年前，对火的利用让华夏大地进入了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在火的帮助下，食物的范围不断扩大——先民们很容易就能把难以通行的丛林变成原野，然后在冒烟的余烬中找到烤得香酥美味的动物、坚果和块茎。但总的来说，由于环境、季节和气候的变化，食物来源仍然很不稳定。

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先民尝试圈养动物，把野兽驯化成家畜，把野禽驯化成家禽——甲骨文的“家”即为“屋”中有“豕”（猪），反映了野猪向家猪驯化的历史。同时，先民们也开始收集种子、播种植物，如野生稻米的

驯化发生在一万年前的我国长江流域。

由此，华夏大地逐渐开启了农耕文明。

通过对作物产量、营养、口感及环境适应性的反复观察，先民们越来越倾向于几种特定作物的种植——商周时期《诗经》《尚书》中的“百谷”，逐渐变成了春秋时期《论语》中的“五谷”。粟（小米，早期北方最重要的主粮）、黍（糜子，早期主粮之一）、菽（各种豆类的总称）、麦（原产西亚，商代传入我国，后期逐渐成为北方主粮）、稻这“五谷”成为人们最重要的食物来源。

此时，中国人以粮为主、蔬菜和少量肉类为辅的饮食结构已基本形成——从《诗经》看，当时马（交通工具）、牛、羊、鸡、犬、豕等禽畜已普及，再加上鱼类，构成中国古代的主要肉食。受农耕社会生产条件的制约，饮食中肉类比例很小，即使被称为“肉食者”的统治阶层也不可随意吃肉，如《礼记》中就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士无故不杀犬豕”；蔬菜品种丰富，既有流传至今的葑（芜菁）、菲（萝卜）、薇（豌豆苗）、韭、菹（黄花菜）、茆（莼菜），也有野菜如芹（水芹）、荠（荠菜）、蓬（蒲公英）、杞（枸杞叶）、蒿（青蒿）共 30 余种。

### 汉唐：食材大爆发

很多历史研究者都怀疑张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吃货——他凿空西域后，回国车队中装载的葡萄、石榴、胡瓜（黄瓜）、西瓜、蒜、旱芹、胡荽（香菜）、胡桃（核桃）、胡豆（蚕豆）等，两千年来一直是蔬菜界、坚果界和水果界的领军食材，至今活跃在我们的厨房和餐桌。

基于强盛的国力，汉唐时期中外交流盛况空前，众多食材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了长安城，然后传播至全国各地。张骞系列食材之外，汉唐传入的食材还包括胡麻（芝麻）、豌豆、胡椒、大葱、巴旦木、开心果、莴苣、菠菜、椰枣（波斯枣）、孜然等。

此外，恢弘开放的社会风尚，也使得中国人的美食创造力爆棚：西汉刘安发明的豆腐已被科学证明是人类上千年来发明的最佳营养食品之一；原产我国西南地区的茶经药用、食用发展到饮用，汉代开始推广，至唐代已普及全国，“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封演《饮茶》），成为中国人不可替代的最佳饮品，并从此风靡全球、历久不衰；热爱美食的中国人不断制造出新奇的味道——此时的调料

已从先秦时期的盐、酒、梅发展到酱油（汉代称为“清酱”）、豆豉、醋（汉代称为“酢”）、糖等。可以说，中华饮食发展到唐代，中国人没吃过的食材和味道已经不多了。

这一时期，主粮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魏晋南北朝之后南方的逐渐开发，稻米取代了粟（小米）的首席地位，并通过隋代开辟的京杭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从此“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同时，汉代推广的石磨，使得口感更好的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与粟并驾齐驱，并在后代取代了粟，形成了“南稻北麦”的主粮结构。这一时期，雕胡（又名菰米，其根为茭白，其籽实即雕胡）因美味、营养、产量低而成为主粮中的“贵族”，频频出现在众多诗人的美食记忆中，如李白的“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杜甫的“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王维的“琥珀酒兮雕胡饭”……遗憾的是，这么美好的食材竟然失传了——大约在晚唐时期，随着黑粉菌的入侵，菰不再抽穗、结实，却在根茎部不断膨胀，于是雕胡饭消失了，我们的餐桌上从此多了一种蔬菜——茭白。

宋代：占城稻与第一次农业革命

北宋天禧二年（999年）十月的汴梁，宋真宗赵恒召集群臣“观刈稻”（即观摩割稻子），众臣一头雾水地来到皇宫内苑，只见一片两亩见方的园子中，没有奇花异草，却种植一个新的水稻品种“占城稻”（相传来自今属越南的占城国，唐末五代时经海上丝路传入福建）。皇帝为何亲自种植水稻？这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宋真宗即位后发现，在粮食主产区的苏皖浙赣一带，稍有旱情水稻就面临减产甚至绝收，而此时北宋人口正在“井喷”，吃饭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之后，他发现福建种植的占城稻适应性强、耐旱、生长期短，于是在皇宫试种之后，“取占城稻三万斛”在全国推广。这使得过去“稍旱即水田不登”之地，亩产可从约60公斤提高到100公斤以上。此外，占城稻“不择地而生”，以往难以种植水稻的南方丘陵地区和北方旱地皆可种植，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占城稻生长期短，可使江南的粮食生产从一年一熟变成一年两熟。

占城稻的推广，极大促进了宋代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从此“苏湖熟，天下足”。偏安一隅的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破亿的朝代，远远超过

了国威远播、疆域广大的汉唐时期——汉代人口峰值不足 5800 万，唐代为 8600 万，而宋代达到了 1.2 亿。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羊肉被公认为贵重佳肴，北宋宫廷“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猪）肉”。至南宋，即便地处较少产羊的南方，宋高宗也傲气地表示宫中主用羊肉乃祖宗习俗。流风所在，猪肉一直被富贵人家瞧不上眼。苏轼被贬黄州时，因买不起羊肉，便研究猪肉的烧制：“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

明清：美洲作物与第二次农业革命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在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的福建老秀才陈振龙决定干一件大事——将西班牙人从美洲移植到吕宋岛的一种神奇植物偷运回中国。这种植物，后来被叫做番薯，每年两季亩产总量可达 6000 多斤，相比于国内亩产两三百斤的小麦（北方种一季）和水稻（南方种两季）来说，无疑是一种超级农作物。

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国情怀，让

陈振龙决心拼死也要将番薯带给“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谨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的家乡父老。虽然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并在海关层层盘查，但陈振龙最终历尽艰辛，把番薯藤绞入汲水绳混过关卡，将其带回福州并试种成功。

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事件。此后，美洲作物玉米、马铃薯、辣椒、花生、向日葵、番瓜、西红柿、菜豆、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烟草等近 30 个物种先后传入我国，并掀起一场农业革命，填饱了亿万中国人的肚皮，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壮大可谓居功至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高产、适应性强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

清朝建立后时局逐渐安定，随着康熙帝“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帝“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中国开始了狂飙突进的人口大爆炸——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的 1.5 亿，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的 3.13 亿，再到道光三十年（1850 年）的 4.3 亿。

这迅速增加的近 3 亿人，显然不是小麦、水稻等传统农作物所能供养——人口繁衍、土地日窘，无数饥民开始四

处垦荒，他们惊奇地发现，在小麦和水稻难以存活的山地，低处可种喜暖湿的番薯，高处可种耐旱的玉米，更高处可种“耐地气苦寒”的马铃薯，并且产量颇高。于是山区的土地也倍显珍贵，不仅内地在以往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种上了农作物，多山的西南地区也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随着雍正帝对云、贵、川、桂等地实行“改土归流”，番薯、玉米、马铃薯，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全国的各个角落。

稳定而充足的食材，永远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文明才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今天，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巴西的大豆、挪威的三文鱼、菲律宾的水果、泰国的大米等，正源源不断地丰富着我们的餐桌。在食材空前充裕之时，或许我们更需要看清其本质——从史前时代至今，食材并不仅仅让人填饱肚子而已，它关乎社会转变、经济扩张、军事冲突和国家兴衰。一句话，食材关乎我们的命运。

## 神州女装

古代女人穿什么？且让我们穿越时光，在泛黄的画卷、斑驳的壁画、精美

的文物和古老的诗词典籍中，一睹它们的本来面目。

深衣：最早的连衣裙

古代女服虽有百千姿态，但基本形制只有两种——上衣下裳分制和连制。深衣便是后者，这种从春秋战国开始流行的服饰，堪称中国最早的连衣裙。

标准的深衣什么样？《礼记》中有专门的记载：其长度“短毋见肤”，露出肌肤失礼，“长毋被土”，拖到地上蒙垢；袖口圆形如圆规，象征举手抬脚都有规矩，方领如矩，象征品行方正；剪裁以12幅为准，应一年12个月；色彩“尚素”，不同的身份用不同的颜色和镶边。

对现代人来说，穿个衣服还有这么多规矩，实在乏味。然而考古发现，在深埋千年的衣箱、描摹生动的帛画和仪态万千的陶俑中，深衣并非想象中那样刻板，而是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流动着美的旋律。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女性墓主随身有8件袍服，从其上衣下裳分裁后再缝为一体的形制来看，这便是传说中的深衣。然而，这些深衣却在长度、剪裁、色彩上完全不合《礼记》的规定。研究者此后更加惊讶地发现，深衣风靡

了近千年，却至今也没有出土一件完全符合规定的深衣。专家推测，或许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开始，深衣就开始从礼仪的载体变为美学的创造；或许《礼记》中记载的深衣只是先哲的理想，并未在实际生活中普及。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是直裾深衣，“裾”是指衣服的大襟，直裾即下摆垂直剪裁，大襟在身体的侧面，衣身呈方形。不过从考古来看，当时最流行的是曲裾深衣，即把上衣的右襟接长为三角形。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中，女子长长的衣裾绕到身后，再以腰带紧裹，显得体态修长、纤腰袅袅，远观则大袖翩翩、长裙曳地，充满了泽国水乡的飘逸与浪漫。

据专家考证，曲裾的出现可能是为了遮羞，因为当时还没有裤子，只在小腿套上裤腿，直裾深衣容易在肢体动作大时扬起下裳、春光乍泄，于是就用缠绕到身后的衣裾压住裙摆，既避免了身体的暴露，也让行走更加自由。

然而，这如诗般动人的曲裾一经出现，便注定了并非仅仅为了实用。西汉时期，曲裾甚至被接到了难以置信的长度，一匝一匝地缠绕在身体上，露出螺

旋状美丽的镶边，愈发显得身材修长、婀娜动人。此外，领口也是修饰的重点，深衣的交领往往开得很低，一层层露出内衣的领子，时称“三重衣”。西安红庆村出土的汉代女俑身上，衣领重重相叠，曲裾层层缠绕，曳地的裙摆如喇叭花般伸展开来，当真婷婷袅袅，人比花娇。这是极度的含蓄，身体被层层包裹，充满着礼的内涵；也是极度的性感，缠绕的曲裾和层叠的衣领流淌着动人的旋律。即便在今天，也有研究者认为，曲裾深衣才是最美汉服，尽显东方女性古典、含蓄、轻盈、飘逸之美。

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深衣的变体——袿裳，其上半身与传统的深衣相同，下摆的衣裾被剪裁为上宽下窄的三角形，穿时层层相叠，参差垂下如燕尾，并饰以长长的飘带。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洛神就身着华美飘逸的袿裳，与曹植相会于洛水之畔。南朝沈约有诗曰“开燕裾，吹赵带。赵带飞参差，燕裾合且离”，这飘扬开合的衣裾和飘带，完全因美而生，无关实用。

当魏晋风流和南朝金粉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绮丽的袿裳也成为古画中的记忆。随着两汉时期内衣的完善，人们

无须担忧暴露身体，于是长长的曲裾缩短了，简洁、方便的直裾深衣流传后世，长的称“襜褕”，短的称“短褕”。

在有关汉代之前的影视剧中，庄重而飘逸的深衣是女服的标配，之后，由深衣发展出唐代的直裾袍、宋代的褙子、元代的袄服，以及外搭的轻薄披衫、厚重斗篷，甚至在今天大行其道的袍、裙、大衣中，都有着深衣的影子。

#### 百变衣“衫”

衬衫、运动衫、羊毛衫、夹克衫……“衫”几乎包揽了现代人的上装。同样，“衫”在古代也演化出衫、襦、袄、半臂、褙子、马甲、斗篷等各种款式。

衫，亦名衫子、衫儿，是古代女性最常穿的上衣。盛夏之时，女子的罗衫宛如蝉翼，五代的花蕊夫人“薄罗衫子透肌肤”，宋代的李清照则“薄汗轻衣透”。罗衫有多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长128厘米，宽48厘米，看尺码并不小，重量却只有49克，加上丝绸极佳的透气性，其轻薄凉爽可想而知。《礼记》教导人们“劳勿坦，暑毋褰裳”，即无论多热都别裸露身体，却终究无法阻止人们热天脱衣服的本能。在繁荣开放的唐代，最时尚的夏装

就在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仕女们宽大的罗衫轻如烟雾，行走时衣袖飘飘、雪肌微透，尽显“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风采。美是女性永恒的追求，此后连虔诚的敦煌女供养人和高雅的雍正帝后妃，也穿起了罗衫。

除罗衫之外，还有在春末秋初穿的单衫，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以及有夹层的“襦”，如《陌上桑》中的罗敷“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衫子在功能上也有区分，如唐代演出用的“幔衫”，宋代女性劳作时穿的“便裆”，明清富贵人家的正装“补子衫”等。

由衫演变而来的褙子堪称古代女装的“显瘦王”，备受宋明女性的青睐。在钱选的《招凉仕女图》中，褙子为对襟、窄袖，两侧开叉，短者盖臀，长者过膝，多罩在其他衣服外穿着，颇似今天的长款开衫。仕女们身着修长适体的褙子，显得腰身纤细、体态轻盈，两侧的开叉设计也使得行走时摇曳生姿，平添飘逸之美。

作为常服的衫，如何抵御严寒？通常是外搭袄服或斗篷、鹤氅等长外套。

袄服比袍短，比襦长，类似今天的棉袄，区别是内层夹丝绵，轻便又保暖。在棉花没有普遍种植的明代之前，温暖而轻柔的袄服属于奢侈品，“袄子”之名就源于汉文帝在立冬时赐予大臣们“披袄子”，明代朱元璋制定了贵妇的袄服制度。斗篷等长外套更是御寒利器，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雪天的诗会上，黛玉穿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宝琴穿贾母赐的凫靥裘，湘云穿貂鼠脑袋面子黑灰鼠里子大褂。此时棉花已进入千家万户，珍稀、昂贵的皮草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被追捧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奢侈品手袋。

### 唐人的半臂与现代人的马甲

与现代人穿的短袖不同，初唐流行的“半臂”是套在襦衣外的罩衫，“衣长及腰际”“长不掩肘”，因为便于劳作、骑射，汉魏之际在民间颇为流行。之后，由于隋唐皇室对“胡风”的倡导，整个社会广受熏染，窄衣、窄袖等盛极一时。女子穿窄袖紧身襦衣，外套半臂，显得既婀娜又飒爽。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都曾规定，宫人着半臂、襦、裙，劳动人民的工作服就这样变成了贵妇的时装。中唐之后，随着生活富足、以胖为

美，半臂加紧身襦衣的装扮，显然不再适合仕女们丰腴的身姿，就此慢慢退场，之后演变为明代的比甲、清代的马甲。

马甲至今依然是最具群众基础的上衣，这种无袖、对襟的服装式样简洁、舒适方便、美观保暖，后传入了蒙古和朝鲜，并演变为满族人的全民爆款——马褂。“潮流不贵，全靠搭配”，明代女子扮靓的重点在于比甲与衫、裙的搭配是否和谐，如《金瓶梅》第十一回，“潘金莲和孟玉楼在八月中秋乍寒还暖季节，二人家常都穿着白纱衫儿，银红比甲，挑线裙子”。至清代，马甲发展出琵琶襟、大襟、一字襟和人字襟等多种款式，并从女装变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服饰。

服装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从半臂到短袖，从比甲到马甲，证明了方便、利落、保暖的服装，无论何时都能引领时尚。

### 纠结的裤子

古代女子为什么只穿裙，不穿贴身保暖、简洁方便的裤子？有学者认为，“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圣王制定衣冠礼仪，由此“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穿裤子显然不

合礼制。

从出土文物来看，古代女性通常为上衣下裙，为了御寒，裙内还有“胫衣”，即在小腿上套两条裤管，想必保暖效果并不好。如果说贵族身份地位之所系，必须坚守衣冠之礼，那劳动人民呢？据沈从文先生考证，曳地长裙是上层女性的服装，早在东周时期，劳动妇女已经在短裙里面穿上了从胫衣演化而来的“穷裤”，腰部连属、上有分裆、裤筒扎紧，不过这种裤子是开裆的，方便上厕所。

沈先生还考证，连裆裤普及于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胡汉杂处，传统的深衣和袍服已不能适应社会生活，胡女上衣下裤的装扮渐成主流。这种裤子名“袴褶”，腰间束带，裤腿宽大，从出土的北齐陶俑看，形似今天的阔腿喇叭裤，既舒适方便，又风度翩翩，故而备受欢迎。

直到唐人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万国衣冠，裤子才开始普及。从现存的雕塑、绘画、陶俑来看，无论权贵庶民、男女老少，穿裤子的人物比比皆是。之后，裤子再次成为内衣，至宋明时期出现了“膝裤”，类似今天包裹小腿的袜子。

可以说一直到近代，裤子才真正成为中国女性的常服。

遥想 20 世纪 80 年代，时髦青年们喜爱穿喇叭裤，却因为裤腿宽大而遭到无数指责，甚至被视为痞子、流氓。由此观之，古代女性的裤子从胫衣到膝裤、从开裆到连裆，形制的改变只在尺寸之间，演化的过程却历经数千年，这实在令人诧异，却又在情理之中。

#### 风云起落一袭裙

窈窕淑女，岂可无裙？然而，在第一次吟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春秋时期，没有裙而只有“裳”——一种遮掩下身的围布，如《郑风·褰裳》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即想我就提衣趟过溱河吧。据研究，裳由七片布幅制成，三片相连为前幅，四片相连为后幅，前后分开，故而系在腰间两侧各有一道缝隙，需要另用“袂”遮掩。

“裙”字最初为“帮”，意为联接裙幅。考古发现，目前出土的西汉之前文物中，很少见到裙或穿裙人的形象。最早的裙是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两件素绢单裙，均以多幅绢布相连，上窄下宽，穿着时围在腰部以带系扎，正合“帮”之古义。沈从文先生认为，早期的裙可

能作为深衣或裳的衬裙穿着，东汉之后，外穿的裙才逐渐增多。《后汉书》记载“献帝建安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类似今日女装的提高腰线，这显然能优化东亚女性腿部偏短的身材比例。南朝庾肩吾诗曰“细腰宜窄衣”，紧身短小的上襦搭配高腰喇叭形曳地长裙，给人以修长柔美、风流飘逸之感，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就印证了这一时尚。

此后，这种高腰裙迅速流行开来，至隋唐时期，甚至出现裙腰束到胸上的“齐胸衫裙”。《簪花仕女图》中，仕女们内穿曳地的齐胸衫裙，外搭薄透罗衫，“粉胸半掩疑晴雪”，大气飘逸又雍容华丽，彰显着大唐的盛世芳华。此时，紧窄的上襦已不适合仕女们丰腴的身材，“褒衣博带”的传统再次回归，“裙拖六幅湘江水”，裙幅由汉代的四幅增加到六幅甚至八幅。裙色以鲜艳的深红、绛紫、月青、草绿为主，尤以石榴红为最。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时，就给高宗李治写下了情书“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中唐之后，随着纺织业的发展，花裙开始流行。莫高窟壁画中就有一位晚唐供养人，米色衣裙上满是红色、紫色的花朵，蓝色、绿色的叶子……

如此“花枝招展”，着实前卫。

时尚是一个轮回。五代之后，女裙逐渐从宽大、华丽走向利落、方便：腰线从胸上降至腰部，长度也从曳地到及地甚至更短，宋代还出现了贴合身体的“褶裙”和类似裳一样分成两片、方便骑行的“旋裙”。

明清至民国时期，流行由“旋裙”演化而来的马面裙，由两块两边光面、中间打褶的布片重叠缝在一起，穿上后前后光面、两侧打褶。明代的马面裙风格简洁淡雅，褶大而疏，旋转起来宛若月华，又称“月华裙”。清代则多用刺绣装饰光面部分，褶子更加细密，讲究华丽精致。至今，马面裙的元素依然保留在苗族、侗族等民族的服饰及戏剧舞台上。

数千年的女服，沉淀出繁复美丽的万种风情：深藏身体的深衣，展现着礼法的内涵；轻薄通透的罗衫，传达着含蓄性感；简洁保暖的马甲，代表着不变的时尚；变化多端的裙装，承载着对美和自由的追求……中华女服，展现的是服章之美，更是礼教与时尚并存，含蓄与奔放交织的中国精神。

（栏目责编 朱合作）